

共和国儿童文学名著

金奖文库

「孙幼军 著」

小布头奇遇记



X I A O B U T O U Q I Y U J I

孙幼军创作活动年表

- 1961 年 12 月 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63 年 3 月 幼儿童话集《萤火虫找朋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64 年 5 月 幼儿童话《过春节》和《橡皮小鸭洗澡》在《儿童文学》丛刊总第四期上发表。此后终止业余文学创作 15 年。
- 1979 年 6 月 童活《神笔和笔帽儿的故事》在《儿童文学》丛刊复刊第十期上发表。从此恢复业余文学创作。
- 7 月 短篇小说《湖畔奇人》刊载于《北京文艺》第七期，此后又陆续写了几篇为成人看的小说。
- 12 月 系列童话集《玩具店的夜》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0 年 5 月 长篇童话《没有风的扇子》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5 月 《小布头奇遇记》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
- 6 月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 1981 年 3 月 译自日文的童话集《不不园》（日本中川李枝子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82 年 2 月 译自俄文并经改写的长篇童话《童话国的小客人》（巴西蒙太罗·洛巴托原著）由新蕾出版社出版。
- 5 月 短篇童话集《吉吉变熊猫的故事》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11 月 短篇空话集《怪雨伞》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3 年 12 月 译自俄文的中篇童话《一只聪明的小狐狸》（捷克约瑟夫·拉达原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4 年 3 月 中篇童话《神奇的房子》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5 年 2 月 《孙幼军作品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5 年 9 月 译自俄文并经改写的中篇童话《小狐狸米克》（瑞典杨·艾克霍尔姆原著）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6 年 2 月 中篇童话《云里国历险》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6 年 6 月 译自俄文并经改写的中篇小说《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苏联安·涅克拉索夫著）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 1986 年 11 月 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 1987 年 3 月 长篇童话《铁头飞侠传》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7 年 5 月 为表彰在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北京市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荣誉证书”。
- 1987 年 11 月 译自日文的童话集《木马的小白船》（日本立原惠利香等著）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88 年 4 月 长篇传奇《仙篮奇剑传》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 1988 年 4 月 童话《小狗的小房子》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1988 年 11 月 被选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
- 1988 年 12 月 中短篇童话集《亭亭的童话》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9 年 2 月 到北京作家协会任“合同作家”。
- 1989 年 4 月 幼儿童话集《萤火虫找朋友》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89 年 4 月 应约写短篇小说《打赌》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是第一次

- 尝试写儿童小说。
- 1990 年 5 月 中短篇童话集《亭亭的童话》获 1982—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
- 1990 年 9 月 作为安徒生文学奖候选人，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读物联盟（IBBY）在威廉斯召开的第 22 次代表大会，领取作品荣誉证书并作了发言。
- 1991 年 4 月 短篇童话集《孙幼军童话新作》由明天出版社出版。
- 1991 年 6 月 中短篇童话集《影星娃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 1991 年 12 月 大型图画书《贝贝流浪记》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91 年 12 月 中篇童话《噜噜的奇遇》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91 年 12 月 系列童话《怪老头儿》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1992 年 3 月 译作《日本童话精选》由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
- 1993 年 1 月 结束前后两期共四年的“合同作家”生活，由北京作协转回外交学院。
- 1993 年 2 月 应两家刊物之约写《三代男子汉》和《那时候，我爱“玩儿课”》，开始尝试儿童散文创作。
- 1993 年 2 月 系列童话《怪老头儿》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1993 年 3 月 《怪老头儿》获 1989 年—1991 年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大型图画书《贝贝流浪记》获二等奖。
- 1993 年 4 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该社选自报刊的中短篇童话集《西瓜房子》。
- 1993 年 5 月 台湾《民生报》“联经儿童”出版童话集《小狗的小房子》。
- 1993 年 7 月 “联经儿童”出版童话集《冰小鸭的春天》。
- 1993 年 8 月 应邀赴日本参加在福岡宗像市召开的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并作大会发言。

小布头奇遇记

有那么一个小布头……

小布头？小布头是什么哪？

小布头，嗯——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布娃娃。我现在就来讲他的奇遇，也就是说，讲他遇到的许许多多新奇的好玩儿的事情。这个小布娃娃……

这个小布娃娃有名字吗？

有呀！当然有名字！“小布头”不就是他的名字吗！对的，他就叫小布头。这个小布娃娃……

这个小布娃娃干嘛起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呀？他怎么不叫胡小燕，怎么不叫陆梅，怎么不叫豆豆呢？

那是因为……因为……

唉呀，孩子们，要是你们老是这么插嘴，我的故事就要讲得乱七八糟了！现在轮到我讲，你们就别说话。我从头讲起，一定把小布头的奇遇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我讲完了，还有什么没讲明白，大家再问。你们看好不好？

好！大家都同意，那我可就开始讲了。你们听着。

一 新年的礼物

新年快要到了，幼儿园里好热闹呀！

大家都在忙。小朋友忙着练唱歌，练跳舞，还排练一个歌剧——《小白兔种麦子》。在除夕〔xī〕的晚上，小朋友要演出，要请爸爸妈妈，老爷爷老奶奶，都来看呢！缝纫〔rèn〕组的阿姨也在忙，忙着给小朋友赶做新衣裳。炊〔chuī〕事员伯伯也在忙，忙着给小朋友做好吃的东西。老师就更忙啦：她们要教小朋友唱歌跳舞，还要给小朋友做新年的礼物。

新年的礼物已经做出好多好多了，都摆在一张大桌子上，上边盖着一张大红纸。红纸上写着五个大字：

新年的礼物

盖在红纸下边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小朋友谁都不知道，老师不让他们看见。到了新年那天一拿出来，小朋友准会高兴得叫起来：“哎呀！……”那多有意思呀！

你们也不知道红纸下边盖的是些什么吧？哈，我可知道！那天我到幼儿园去，偷偷掀〔xiān〕开红纸看了一眼。赫！真好啊！你们猜〔cāi〕是些什么？猜不到？让我小声告诉你们吧！

是玩具！

对啦，红纸下边盖着好几十件玩具！有小黑熊呀，长颈鹿呀，胖小猪呀，小猴子呀，洋娃娃呀，还有小汽车，小火车头，小拖拉机，喷气式小飞机……哎呀，我都说不过来啦！那些玩具可漂亮啦！那些小动物就跟真的一样，是用阿姨裁〔cái〕衣服剩下的布头做的。还有，那些汽车、飞机，好像自己会跑、自己会飞似的！

除夕的晚上很快就到了。

除夕，就是说，第二天就是新年啦！那些玩具就要送给小朋友啦！

“明天就是新年啦！”有一位老师说，“咱们做了多少件玩具了？对！我得数一数！”

这位老师就是小老师。她干嘛叫“小老师”呀？这是因为：第一，她姓萧〔xiāo〕，“萧”和“小”，声音差不多；第二，她是幼儿园里最小的老师。她的年纪，比三个六岁的小朋友加在一起少一岁。你们说，她多大？对啦，她十七岁。

小老师说完，就数起来：“一，二，三，四……”

数完了，小老师高兴得一边拍手一边跳。她的辫〔biàn〕子也高兴得一跳一跳的。

“哎呀，九十九个！差一个就一百了！差一个就一百了！”

“一个也不差了！”戴眼镜的徐老师说。

小老师问：“怎么不差呀？咱们幼儿园，不是有一百个小朋友吗？”

徐老师笑着说：“对呀！可是你忘了，咱们的书架顶上，不是还摆着一只小哈叭狗吗？就是让孩子们弄坏了一点儿，缝一缝，还是满好的！”

小老师说：“对啦，我忘了小哈叭狗啦！”

别的老师也说：“满好，满好！九十九加一，等于一百。”

老师要回去吃晚饭了。吃了晚饭，她们还得快点儿赶回来。要知道，除夕晚上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呀！不光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来，爸爸妈妈们，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也都要来。大家都要来参加联欢会，看小朋友表演《小

白兔种麦子》。老师赶回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她们要给客人预备茶水；要招待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老爷爷，老奶奶；在联欢会上，她们还要给小朋友分点心，分水果，还要徐老师招呼小老师一同走，可是小老师没走。小老师心想：“给小哈叭狗缝一缝，补一补，这倒很容易。可是这是件旧玩具呀！孩子们早就玩腻〔nì〕了。哪一个小朋友分到了他，都不会欢喜。要是九十九个小朋友都快活，只有一个小朋友不快活，那该多不好啊！对，不管怎么样，总得再做一件新玩具，好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快乐！”

小老师到处找做玩具的材料，可是材料全用光了。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到处转，一会儿拉开抽屉〔tì〕，翻了个底儿朝天；一会儿拉开衣柜〔guì〕的门，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她又跑到书架跟前，把每一本书都打开来，看看里边是不是夹着什么可以做玩具的东西……

窗子外面飘着鹅毛似的大雪，天气很冷。小老师可忙得满头大汗。

找来找去，小老师才找出了一丁点儿东西：一片很小的葱绿色的布头，还有一片也是很小的桃红色的布头。葱绿色的布头，是做一个大洋娃娃的裙子剩下的；桃红色的布头，是做那个大洋娃娃的脸蛋儿剩下的。

“唉！”小老师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他说，“我干嘛把那个大洋娃娃做得那么大呀！现在，剩下这么一丁点儿布头，不够做一个布娃娃的了！”

小老师坐在桌子前面想了一会，忽然笑咪咪他说：“好啦！我就做一个小不点儿的布娃娃吧！当然喽〔lǒu〕，他很小。可是我特别用心做，把他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可爱。不管谁看到，都会喜欢他。”

小老师就盘算起来：“桃红色的布头，做小布娃娃的脑袋和身子；葱绿色的布头，给小布娃娃做件小上衣；小布娃娃的裤子……小布娃娃的裤子……唉！小布娃娃的裤子用什么做呢？”

小老师皱〔zhòu〕着眉头发愁了。她一边想，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走到衣柜的前边，看见大玻璃镜子里也有一个小老师。

小老师一站住，大镜子里的小老师也站住了。

小老师张开两只手，歪着头问镜子里的小老师：“怎么办呢？”

镜子里的小老师也张开两只手，歪着头问：“怎么办呢？”小老师捋〔lǚ〕〔l〕辫子，使劲儿想。镜子里的小老师也持持辫子，使劲儿想。

“喂，有啦！”小老师忽然高兴了。她看见镜子里的小老师，辫子上扎着两条白色的缎〔duàn〕带。这两条闪闪发亮的缎带，是小老师为了过新年，刚从百货大楼买来的。

“怎么早没想到呢！”小老师赶紧把缎带解下来。“用它做一条小裤子，该多美呀！”

小老师回到桌子旁边，又坐了下来。她找出一盒蜡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布娃娃。这是个男孩子，大大的脑袋瓜儿，圆圆的脸儿，小小的身子。他的光光的脑袋瓜儿上，还有一撮〔zuó〕歪毛，这是头发。他穿着绿色的小上衣，白色的小裤子。哎哟！这个小布娃娃可真好玩儿呀！

画好了，小老师就照着画儿做起来了。她先缝了一个桃红色的小口袋。别看这是一个小口袋，只要塞〔sāi〕了棉絮〔kù〕，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布娃娃啦！可是……棉絮在哪儿呢？小老师刚皱起眉头，一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花棉衣，就变得笑咪咪的了。她拿起针来，挑开花棉衣的一个角，从里边揪〔jiū〕出一小团儿雪白的棉絮来。她把棉絮一点儿一点儿地塞进小口袋里，桃红色的小口袋就渐渐鼓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布娃娃。这小布娃娃模样

儿跟画在纸上的差不多，只是还没穿衣服，还没有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巴。

小老师就给小布娃娃缝衣服。不一会儿，小布娃娃就穿上了一件美丽的葱绿色的小上衣，一条漂亮的雪白的裤子。脑袋瓜儿上的一撮歪毛也做好了：小老师剪了一小段黑毛线，把毛线弄成一丝儿一丝儿的，再用胶〔jiāo〕水粘在小布娃娃的脑袋瓜儿上，就跟真的头发一模一样。

现在就剩下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已了。小老师拿起画笔，特别细心地画。她忘掉了回家吃晚饭，忘掉了挑开的棉衣角儿还没缝好，忘掉了外边天已经黑了，还在下着鹅毛大雪……

黑黑的、水灵灵的眼睛画好了。啊！多么活的眼睛啊！连小老师自己都惊奇了。那双眼睛在望着她笑，好像对她说：

“谢谢你，阿姨！你把我画得多好啊！”

小老师接着画：两道短短的有趣的小眉毛，一个小小的好看的鼻子，还有两片红红的小嘴唇〔chún〕。

都画好了，小老师舒〔shū〕了一口气。她把画笔放在桌子上，跳起来说：

“哎呀呀！哎呀呀！多么好玩儿呀，我的小布娃娃！多么招人爱呀，我的小布娃娃！”

小老师一边拍手，一边笑，还一边跳。她捧起小布娃娃，笑眯眯地望着他。小布娃娃睁大了眼睛，也望着小老师。

小老师想了一下，对小布娃娃说：

“对啦，我再给你做一顶小帽子。你看，外边下着多大的雪！明天，你要跟一个小朋友一同回家去。有了帽子，你就不会感冒了。”

小老师从大洋娃娃的衣袋里，取出一块鹅黄色的小手帕来。才一会儿，一顶尖尖的小圆帽子就做好了。小老师把黄帽子给小布娃娃戴好。那一撮歪毛，现在只露出一丁点尖儿了。

小老师拿起小布娃娃，亲亲他的小脸蛋儿，对他说：

“好啦！现在你就更加俏〔qiào〕皮，更加可爱啦！”

这时候，外面热闹起来。朋友都吃过晚饭，和妈妈爸爸，和老爷爷老奶奶，一同到幼儿园来了。走廊里有人在踩〔duò〕脚，有人在拍打衣服，他们身上大概落了不少雪花吧？

小老师笑眯眯地对小布娃娃说：

“你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我最用心做的一个。我最喜欢你。明天，你要跟一个小朋友到新的家里去啦！要好好听话，要做一个好孩子。让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对啦，你是用最小最小的布头做成的，你的名字就叫‘小布头’，吧！记住啦，你叫‘小布头’！”

门忽然开了，一个小朋友探进头来说：

“萧老师，小朋友请您去参加联欢晚会！”

小老师笑着答应说：“好的，我就去！”

她掀开大桌子上的红纸，把小布头摆在玩具堆里，就蹦蹦〔bèng〕跳跳地出去了。

二 小布头的心事

门轻轻地关上了，玩具们都一声不响。屋子里静极了，连雪花打在玻璃窗上的沙沙声都能听见。

可是才静了一会儿，屋子里马上热闹起来了。

最先忍不住的是小布猴子。布猴子一个斤〔jīn〕斗，从玩具们中间翻了出来，把红纸也掀落在地上。他冲着门做了个鬼脸，扭过头来对大伙儿扬扬手说：

“喂！活动活动吧，朋友们！她走啦！”

玩具们一下子嚷起来，七嘴八舌的。

“我的腰都坐酸〔suān〕了。”小黑熊站起来，粗声粗气他说。

“哎哟哟！我躺了这么半天，躺得头都昏了。”大洋娃娃娇声娇气他说。她挺费劲地坐了起来。

玩具们都换了个最舒服的姿势。这一下，他们全高兴了。

小布头坐在那里，抬头一看，哟！对着他站着的是一只小老虎。

小老虎浑身是黄的，还有许多黑道道儿；尾巴竖〔shù〕得笔直，像一根旗杆；头上有一个“王”字，硬硬的胡子像刺一样。

小布头心里很害怕，抖抖〔dǒu〕瑟瑟〔sè〕地问：

“你……是小老虎吗？”

“一点儿也不错，”小老虎说，“我是一只小老虎。”

小布头一听，赶紧站起来朝后退了两步，眼睛还盯〔dīng〕着小老虎。

小老虎说：“你不要害怕，我不咬人。”

小黑熊说：“对啦，他是只很乖的小老虎。所以，他不咬人。”

小布头说：“不咬人，那你干嘛把眼睛瞪〔dèng〕得那么大？”

小老虎咕哝〔gūnong〕着说：“这我可没办法！他们就是把我的眼睛画得这么大……”

布猴子看小布头还不放心，就跳过来说：

“没关系，我保证他不咬人。你看，我就不害怕，我还敢揪他的尾巴呢！”

布猴子真地揪住了小老虎那根竖得笔直的硬尾巴，他使劲扯了一下，还做了个怪相，把大伙儿都逗〔dòu〕乐了。

小老虎的尾巴叫布猴子揪得好疼。他很生气。可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很乖的，他就不发脾气〔pí〕气了。

大洋娃娃看了小布头一眼，撇撇〔piě〕小红嘴唇说：

“他胆子多小啊！真是一点儿不勇敢，一丁点几也不勇敢。”

小布头有点儿不服气。他说：“我勇敢，我的胆子才不小呢！”

话刚说完，外边“劈劈〔pī〕拍拍”一阵响。联欢晚会开始啦！小朋友放起爆竹来啦！这声音可真大，吓得小布头一下子钻到了长颈鹿的肚子底下去。

爆竹声停了，大伙儿找不着小布头，一看，小布头在长颈鹿的四条长腿中间躲着呢！大伙儿忍〔rěn〕不住笑了出来。

大洋娃娃说：“看看，胆子小吧！还是个男孩子哪！”

小鸭子说：“可不，一点几也不像个男孩子！”

布猴子跳到小布头身边，说：

“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男孩子。”

布猴子一把揪掉了小布头的尖帽子。光光的脑袋瓜儿，一撮黑黑的歪毛，这一下子都露出来了。

“嘻嘻，是个男孩子！”“哈哈！……”

大伙儿都大笑起来。

小花猫说：“没羞〔xiū〕没羞！男孩子胆子还那么小！”小布头低着头，心里挺难过。小鸭子很同情小布头，就说：“没关系。等他长大了，他的胆子就大了。”小鸭子摇摇摆摆走过去，用扁嘴衔〔xián〕起帽子，替小布头戴好。他安慰〔wèi〕小布头说：

“你的小尖帽子，有多好看哪！”

“当然好看啦！”大洋娃娃撇撇小红嘴唇说，“那是用我的小手帕做的。小手帕本来放在我的衣袋里。真没羞，用人家的手帕当帽子。”

小布头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他哭了。

小黑熊看见小布头哭了，生气地挥挥滚圆的小胳膊〔gēbo〕，对大伙儿说：

“别吵了！别吵了！谁再欺负〔qīfù〕小布头，我可就不客气了！”

大伙儿都静下来。因为小黑熊是小老师最先做出来的，他是老大哥，大家都很尊敬他。大洋娃娃不作声了，布猴子、小花猫他们也挺后悔〔hu〕。

小黑熊说：“咱们说点儿别的吧！你们没听说：明天，咱们就有一个新的家了！”

“对啦！”小花猫说，“明天一清早儿，咱们就要分给小朋友了，每一个玩具要跟一个小朋友回家去呢！”

这时候，在隔壁开联欢会的小朋友唱起快乐的歌来，还有钢琴“丁丁冬冬”地伴奏。多好听啊！玩具们都静下来，侧〔cè〕着耳朵听。

小鸭子羡慕〔xiànmù〕他说：“我将来一定要学会唱歌。”

“那可以把你分给一个会唱歌的小朋友。”布猴子一本正经他说，好像明天是他给小朋友分玩具似的。

“对啦！”小鸭子高兴他说，“我要找一个唱歌唱得最好的小朋友。”

“你哪，小花猫？”布猴子又问小花猫。

小花猫说：“我要分给一个最爱清洁的小朋友，让他每天给我洗两次脸。不！每天洗三次！”

布猴子说：“好，那就把你分给一个女孩子。她们就是爱洗脸，洗完了，还抹〔m〕点儿什么胭脂〔yānzhī〕粉儿的。你哪，小老虎？”

小老虎说：“我顶好跟一个男孩子去，女孩子不好。”

“女孩子怎么不好？”大洋娃娃不同意，“我就不喜欢男孩子，他们顶讨厌〔yàn〕啦！”

小花猫说：“对，男孩子顶讨厌！”

布猴子本来想装得很公平，可是这时候忍不住了。他对小花猫说：“你瞎胡说！还是男孩子好！”

“不好！”

“好！”

“就不好！”

“就好！”

别的玩具也跟着吵起来了。

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听见书架上有谁在喊：

“男孩子不好！”

奇怪！这是谁在说话呀？大伙儿一齐抬起头来看。长颈鹿先看到了，因为他腿长，脖子也长。他小声告诉大伙儿说：

“是一只小哈叭狗。他在书架顶上。”

一听说是哈叭狗，小老虎生气地问：

“哈叭狗，你说，男孩子为什么不好？”

小哈叭狗瓮〔wèng〕声瓮气他说：“男孩子顶淘〔táo〕气了！女孩子跟我玩儿的时候，总是把我抱在怀里，还拍我睡觉。可是男孩子呢，哼，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拖着我满地跑，弄得我浑〔hún〕身泥土。哼！还有……哼！还有……”

“还有什么！”布猴子打断他的话，“别在这几瞎嚷嚷啦，还是治治你的感冒去吧！你的鼻子塞得太厉害了。”

“才没感冒呢！”小哈叭狗接下去说，“还有，他们老是揪我的鼻子，老是揪，老是揪。好，揪吧，把我的鼻子尖儿都给揪掉了！”

大伙儿仔细一瞧〔qiáo〕：真的，小哈叭狗的小鼻子尖儿果真没有了。怪不得他说话瓮声瓮气，好像感冒了似的。

主张男孩子好的，这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只有小老虎咕哝着说：“揪揪鼻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

小老虎当然不怕喽，他的鼻子是用笔画上去的。

小黑熊摸摸自己的小黑鼻子尖儿，他的鼻子尖儿可是缝上去的。他小声说：

“当然喽，揪揪鼻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揪。”

大洋娃娃看布猴子、小黑熊他们都没话可说了，就得意洋洋他说：

“怎么样？还是女孩子好吧？”

小花猫马上接上去：“就是好嘛！”

小鸭子也说：“就是好嘛！”

这一来又把布猴子弄恼火了，他生气地嚷着说：

“女孩子反正不好！就是不好！”

大洋娃娃哼了一声说：“就说不好吧，可没揪人家小哈叭狗的鼻子。”

小猴子说：“那是你们女孩子胆子小，看见哈叭狗就吓哭了，吓得连路都不敢走。男孩子可勇敢，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敢揪哈叭狗的鼻子，还敢爬树，还敢上房，还敢……”

“对啦！”小熊喊。

“对啦！”小老虎也喊。

这一下子，主张男孩子好的又都高兴起来。

小鸭子和小花猫可慌了。大洋娃娃没慌，她想了一想，就说：

“得啦，得啦！男孩子也不全是勇敢的。小布头的胆子多小呀！他不是男孩子吗？”

“对呀！”小鸭子叫道。

“对呀！”小花猫也叫道。

布猴子、小老虎、小黑熊他们一听，全都变得垂〔chuí〕头丧〔sàng〕气的了。

这时候，小布头多难过呀！他低着头，一声不响，差点儿又要哭了。他一点也不怨〔yuàn〕小花猫、大洋娃娃他们，都怪自己的胆子大小了。真的，

不勇敢多不好呀！不光他自己叫人家给羞了，连小熊、小老虎、布猴子他们都不光彩。

小布头一个人想了好久好久。后来，联欢晚会都开完啦，幼儿园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老爷爷老奶奶，都回家去了。玩具们玩儿困了，也都睡着了，只有小布头一个人还在想。

后来，小布头下了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勇敢的孩子。

明天，他就要跟一个小朋友回家了。要是个男孩子，会不会笑他胆子小呢？要是个女孩子，会不会像大洋娃娃那样瞧不起他呢？

这天夜里，除夕的夜里，小布头没睡好。

三 苹苹得到了小布头

第二天一清早，雪停了，天晴了。

幼儿园的小朋友坐着儿童车来到幼儿园，给阿姨、老师和炊事员伯伯拜年。天很冷，孩子们的脸蛋儿冻得通红，红得像大苹果。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怕冷，全都欢欢喜喜、蹦蹦跳跳的。

老师、阿姨、炊事员伯伯都站在大门口，笑嘻嘻地迎接他们。小朋友一下车就唱起来：

老师新年好！
阿姨新年好！
伯伯新年好！
你们一年辛苦了。
培养我们快长大，
建设祖国立功劳！

小朋友唱了一遍〔biàn〕又一遍。阿姨、老师和炊事员伯伯都哈哈大笑，拍着手，把小朋友领到屋子里。屋子里生着一个大火炉，暖烘烘的。太阳光从玻璃窗子射进来，亮堂堂的。小桌子和小椅子摆成了一个大圆圈儿。桌子上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糖果和饼干，还有许多玻璃杯。小朋友都坐好了，老师给他们的杯子里倒上热气腾腾〔téng〕的茶。

小朋友又喝茶，又吃点心。正在这热热闹闹的时候，小老师和徐老师走进来了。哎哟！她们抱了一大堆什么东西呀？小朋友一看，都跳起来了：

“咦！小老虎！”
“还有长颈鹿！哈！还有大洋娃娃！”
“哎呀，小汽车！小花猫！布猴子！”

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一件玩具。大家快活极了，拍着小手，又唱起来：

谢谢好老师！
谢谢好阿姨！
给我们发玩具！
给我们做新衣！

小老师说：“孩子们，应该谢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咱们的快乐，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

小朋友看着墙上毛主席的相片，拍着小手，笑嘻嘻地唱起来：

谢谢共产党！
谢谢毛主席！
我们的生活多快乐，
都因为有了你！

小老师坐下来弹钢琴，大家一齐唱《社会主义好》。不光小朋友唱，老师阿姨也唱；不光老师阿姨也唱，炊事员伯伯也唱。

大家都很高兴，只有一个小朋友不高兴，他叫豆豆。豆豆为什么不高兴呢？他分到的玩具大小啦，是一个戴着小尖帽子的小布娃娃，只有豆豆的小手儿那么长。你们一定猜到了：这个小布娃娃就是小布头。

小老师看见豆豆不高兴，就走过来问他：

“豆豆，你怎么啦？”

豆豆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小东西，一句话也不说。

小老师又问：“你不喜欢这个小布娃娃，是吗？”

豆豆点点头。

小老师笑了。她说：

“这个小布娃娃多好玩儿啊！我最喜欢他了。你看，你不喜欢他，他都难过了！”

豆豆不说话，眼睛老看着旁边的苹苹，苹苹抱着一个大洋娃娃，那才漂亮呢！可是他自己的，才这么一丁点儿。

苹苹看豆豆老是盯着她的手瞧，心里想：“豆豆一定是喜欢我的大洋娃娃。老师告诉过我们，要帮助小朋友。爸爸也说过，好孩子要先想到别人。”

苹苹就对豆豆说：“豆豆，这个大洋娃娃，给你吧！”

豆豆使劲地摇摇头。

小老师知道豆豆是不好意思，就说：

“豆豆，苹苹乐意给你，你就跟她换吧！”后来，豆豆就和苹苹换了。后来，豆豆就快活起来了。豆豆捧着大洋娃娃，和小朋友一同唱歌，一同跳舞，一同快活地笑起来。

苹苹也很快活。虽然小布娃娃很小，可是苹苹帮助小朋友了呀！

小朋友和老师阿姨玩了一会儿，都回家了。因为这一天是元旦〔dàn〕，幼儿园放假。小朋友要回家去，和爸爸妈妈一同过新年。

现在，小布头就跟苹苹一同回家了。小布头分给了豆豆，豆豆不喜欢他，使他难过得差一点儿哭出来。后来一想，那么多小朋友看着他，哭鼻子多丢人哪，小布头就没哭。

当然喽，苹苹是个女孩子。

小布头本来想找个男孩子，好向他学习勇敢。可是，苹苹不是也很勇敢么？上儿童车的时候，豆豆还要伯伯抱上去，苹苹就不用，她胆子大，一跳就跳上去啦！

苹苹还多么爱小布头呀！

在回家的路上，苹苹坐在儿童车上，对他看了又看，一边看一边笑，还用暖呼呼的小毛手套裹着他，问他说：

“你冷吗？不要紧，一会儿就到家了。到了家，先给你烤烤〔kǒu〕火，再请你坐火车。那小火车才好哩！不用推它，它自己就会跑。那时候，你就是火车司机啦！”

四 当上了火车司机

苹苹真的有一个自己会跑的小火车头，不光有一个火车头，还有三节漂亮的客车车厢〔xi āng〕。车厢涂着绿色的油漆〔q ī〕，开着一排窗洞，窗洞下边还有一道黄杠儿。每一节车厢都有挂钩，三节连在一起，挂在黑色的火车头后边，就成为真正的旅〔l 〕客列车了。

火车得在铁轨〔gu 〕上跑。苹苹有铁轨吗？当然有！这是用银白色的铁皮打成的，也是一节一节的，像真的铁轨一样。这些小铁轨有直的，也有弯的，连接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小火车就可以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在小铁轨上不停地跑。

这一列小火车，这一圈儿小铁轨，都是爸爸亲手给苹苹做的。爸爸原先是机器厂的工人，他的手可巧啦！他还会做自己会跑的小汽车。汽车的鼻子上有一个小洞，把钥匙〔yàoshi〕插进去拧〔n ǐng〕几下，汽车放在地上，就自己飞快地跑了。

苹苹一进门，就对爸爸嚷：

“爸爸，我有了一个火车司机！”

“什么火车司机呀？”爸爸放下报纸，奇怪地问。

“你看！”苹苹举起了手里的小布头。

“哦，一个小布娃娃。”爸爸说。

“对啦！这是老师送给我的新年礼物！别叫他‘小布娃娃’，人家是有名字的。”

爸爸笑了：“哈！真不简单〔j ī n d ān〕，还有名字哪，该不是叫‘苹苹’吧？”

苹苹说：“他叫‘小布头’，萧老师告诉我的！”

爸爸抱起苹苹，把苹苹放到自己的膝〔x ī〕盖上，又接过苹苹手里的小布头，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真是可爱的小布娃娃呀！”爸爸说。

苹苹看见爸爸也喜欢她的小布头，心里非常快乐，就说：

“爸爸，你给接上电线吧！我答应了小布头，要请他坐火车。”

爸爸点点头说：“嗯，要是答应了，就应该办到。好吧，我给你接电线。”

爸爸打开柜子，拿出一个黑色的小铁盒子来。苹苹趴在地板上，把一节一节铁轨接成了一个大圈儿。爸爸把小铁盒子上的电线接在铁轨上。

苹苹仰起头来问：“接好了吗？”

爸爸说：“好啦！”

苹苹把三节车厢挂在火车头后边，一同摆在铁轨上。她拿出积木来，在铁轨旁边搭起了两座非常漂亮的车站：一座是红墙黄顶的天安门，一座是又长又宽的长江大桥。苹苹说：“这一边是北京，这一边是武汉。”

一切都安排好了，苹苹拿起小布头，对他说：

“小火车司机，现在，火车停在北京站上。旅客们都上车啦，他们要到武汉去。可是火车不能开呀，因为司机还没来。司机是谁呢？就是你，小布头。懂了吗？现在，你就坐在火车头上。”

苹苹把小布头放在火车头里。火车头很小，小布头也很小，刚好能放进去。苹苹很高兴，可是她看出来：小布头有点儿害怕。

“不要害怕！”苹苹安慰小布头说，“你会开得很好的。将来苹苹长大

了，也要学开火车，也不害怕。爸爸，你说是吗？”

爸爸说：“当然喽！苹苹将来一定是一个勇敢的火车司机，什么困难都不怕！”

苹苹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铁路旁边。她把小铁盒子摆在膝盖上。小铁盒子上有好几个电钮（niǔ）。苹苹先按第一个电钮，火车慢慢地开动了。

“呜——”

苹苹替火车叫了一声，又按第二个电钮。火车就开得飞一样快。

小布头坐在里边，心里特别害怕。虽然苹苹说他会开得很好的，他还是特别害怕。他还是第一次开火车呢！火车越跑越快，铁轨迎面扑过来，一直从他身子底下滑过去。他吓得差一点儿叫出来了。

还好，又长又宽的长江大桥就在前面了，武汉快要到了。苹苹又按了一下电钮，火车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住了。

“武汉到了，请旅客们下车吧！”苹苹大声喊。

苹苹把小布头从火车头上拿了下来，快活地对他说：

“哎呀，小布头，你开得多好呀！你真是一个好司机。你的胆子还有点儿小，可是，以后你会变成一个勇敢的孩子的。”

小布头听见苹苹夸奖他，心里非常高兴。

苹苹仰起头来问爸爸：“爸爸，小布头是个好司机，对吗？”

“当然喽！”爸爸说，“小布头真是个好司机。”

爸爸笑了，苹苹也笑了。小布头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心里说不出的快活。

就在这时候，妈妈走进来了，她双手沾（zhān）满了面粉。妈妈正在厨房包饺子呢，她听见苹苹又是叫又是笑，就皱着眉头走进来说。

“苹苹，你闹什么呀！别妨碍（fǎngài）爸爸工作。”

爸爸笑着说：“没关系，今天过新年。让我和苹苹好好玩儿一会吧。”

可不，爸爸往常忙极了。他不光在厂子里忙，回到家里也忙。一到家，他总是坐在书桌前面写呀，念呀，想呀……爸爸现在是机械三厂的副厂长，他的工作多着呢！

今天没关系，今天是元旦，爸爸也应该休息休息。他陪苹苹和小布头玩儿了好久好久。一直玩儿到妈妈端出热气腾腾的饺子来了，苹苹才觉得肚子有点儿饿。

“爸爸，”苹苹问，“要请小布头吃饺子吗？”

爸爸说：“当然喽，应该请他吃。他第一天到咱们家里来，他是一个小客人。”

苹苹让小布头坐在桌子中央，在他面前摆了一个小碟（dié）子。

“请吃一点儿吧，不要客气！”苹苹夹了一个饺子，放在小布头的碟子里。

爸爸也对小布头说：“请吃一点儿吧，从今以后，你就是咱们家里的人啦！”

五 漂亮的新外套

电灯亮起来的时候，小布头该睡啦！苹苹把小布头放在台灯的座儿上。台灯有一个绿色的灯罩（zhào），好像一把漂亮的小伞，对小布头这么小的布娃娃来说，简直就是一间小屋子了。

苹苹拿积木给小布头搭了一张小床。床上放着一条淡黄色的小毛巾，还有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装着棉絮的小布袋。

苹苹对小布头说：“这儿就是你的小房间了。这是小床，这是被子，这个小布袋是枕头。”

苹苹把小床铺（pū）好，摆上枕头。她让小布头躺在小床上，给他盖好被子。

“好啦，”苹苹说，“现在，你可以休息啦！要好好地睡觉，明天清早儿，要早点儿起来！我给你洗脸，带你上幼儿园去。”

小布头躺在小床上，觉得非常幸福。现在，他有了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好玩儿的家了。他喜欢苹苹的爸爸，也喜欢苹苹的妈妈，他们都对他那么好。当然啦，他特别喜欢苹苹。苹苹是个女孩子，可不是个平常的女孩子。她不大喜欢什么花儿粉儿的。她有不少带机器的玩具，都是男孩子最喜欢的玩具。她和小布头一起，还做了不少只有男孩子才喜欢做的游戏。这些都很合小布头的胃口。因为，他虽然是个小布娃娃，可到底是个男孩子呀！

小布头这一天过得很快活，可是也很累（lèi）。昨天夜里，他又没睡好，现在躺在又温暖又软和的小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小布头很早就醒了。他要跟苹苹一同上幼儿园去呢。幼儿园里有许多朋友，小黑熊啦，布猴子啦，小老虎啦，分别了一天，他真有点儿想念他们。可小布头也有点儿担心，只怕他们又说他胆子小。还有，家里多暖和呀！外边的风可大哩，吹得树枝“呜呜”地叫。

苹苹真关心小布头，她早就想到了。快要出门的时候，她问爸爸说：

“爸爸，冬天穿着单衣服出门，不是太冷吗？”

爸爸叫苹苹给问糊涂（hú tu）了。苹苹身上不是穿得够暖和的吗？后来看见苹苹手里的小布头，爸爸就明白啦。

“对啦！”爸爸点点头说，“冬天穿着单衣服出门，大概有点儿冷！”

“爸爸，你给小布头做一件外套吧！”

“我吗？”爸爸使劲儿挠挠（náo）头，“这个……我可不会做呀！”

真的，爸爸的手虽然很巧，要让他拿起针来，可就像使铁棒一样难。

苹苹说：“你应该克服困难嘛！”

爸爸说：“对，是应该克服困难，应该克服困难……可是……可是爸爸就要去开会了，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会，讨论支援农业第一线。

迟到了多不好呀！”

苹苹很失望。爸爸就笑着对妈妈说：

“怎么样？你来帮我克服困难吧！”

“算啦！”妈妈说，

“你别那么惯〔guàn〕着孩子，老是说一件是一件。苹苹，你不是有一块小毛巾么？给小布头包起来，不就得啦！”

爸爸看见苹苹不快活，就说：

“那咱们表决吧！同意妈妈给小布头做一件外套的，举起手来！”

爸爸自己先把手举得高高的。苹苹一看，也高兴得举起手来。只有妈妈一个人没举手。

“这没关系，”爸爸说，“少数服从多数！”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一边找材料，一边咕哝说：

“唉，这父女俩呀，真拿你们没办法！”

不一会儿，小布头就穿着新外套上幼儿园去了。新外套是用深绿色的绒布做的，穿在身上又温暖，又软和，又漂亮。小布头心里有多高兴，那就不用提啦！

六 小布头生气了

从幼儿园回来，小布头很高兴，苹苹也很高兴。妈妈看他们高兴，当然也很高兴。

可是晚上，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叫大家都不高兴的事情；什么事情呢？

吃晚饭的时候，苹苹替小布头脱去新外套，把他放在桌子中央的酱油瓶子盖儿上，对他说：

“小布头，你反正不吃东西，就安安稳稳（wǎn）地坐在这儿，看我们吃吧！”

酱油瓶子又细又长。小布头坐在瓶盖儿上往下一看：哎哟，好高！酱油瓶子好像还在摇晃[huàng]。小布头心里很害怕，生怕掉下去。他想坐得稳当一点儿，把身子往后挪（nuó）了一下。没想到这一挪，身子向后一仰。“哎呀！”小布头叫了一声，一个斤斗从酱油瓶子顶上翻了下来！

小布头从酱油瓶子顶上翻下来，正好落在苹苹的小饭碗里，好多饭粒儿洒（sǎ）在桌子上了，还把苹苹吓了一跳。

苹苹赶紧把饭粒儿捡回碗里，拿起小布头，对他说：

“这多不好呀，小布头！你看，你把粮食浪费啦！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也不应该浪费。昨天晚上爸爸才跟咱们讲过：好孩子应该爱惜粮食。”

苹苹又把小布头放在酱油瓶子的盖儿上，对他说：

“这回，你乖乖地坐着吧，可别再往下跳了。要不，我就不跟你玩儿啦！”

小布头又高高地坐在酱油瓶子顶上了。他心里想：“哈哈，我原先胆子真大小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也不过忽悠（yōu）一下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倒挺好玩呢！我再来试一试，这一回要勇敢地往下跳，像布猴子那样，什么都不怕：不怕高，不怕摔，也不怕苹苹说！”

小布头把身子往前一扑，使劲跳下去。这下子可糟（zāo）了，他用力太猛，把酱油瓶子都踢倒啦！就听得“哗啦”一声，哎哟，小布头和酱油瓶子一齐撞在苹苹的小饭碗上。小饭碗一下子滚到了地板上，撒得满地都是米饭粒儿。

苹苹这回可真生气了，脸儿气得通红。小老师常常告诉小朋友说：每一颗粮食，都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才种出来的。新年那天，爸爸还告诉苹苹：要使咱们的国家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也要有许多许多粮食。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小布头，一点儿也不爱惜粮食，一下子就浪费掉这么多！

苹苹从地上抓起小布头，扔在爸爸的书桌上，严厉（yánlì）地对他说：

“你真是个好孩子！真是个好顶坏顶坏的坏孩子！你怎么不听话，故意浪费粮食！”

苹苹生气，小布头比苹苹还要生气。他没想到苹苹为了这么一下点儿小事儿，会对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撒了一点儿破饭粒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躺在书桌上耍赖（lài），心里想：“苹苹总会扶我起来的。”

可是苹苹没理睬（cǎi）小布头。她和妈妈蹲（dūn）在地上，把饭粒儿一颗一颗拣起来，放在一个大碗里。妈妈帮苹苹用开水把饭粒儿洗干净了，苹苹就一声不响地吃起来。

吃过晚饭，苹苹坐在台灯旁边看小人书，仍旧不理睬小布头。这一来，

小布头更生气了。

一直到睡觉的时候，苹苹才把小布头放在小床上，替他盖好被子，温和地对他说：

“小布头，以后可不许这样，要记住，粮食是宝贝，一颗也不应该浪费。”

小布头根本不要听，他生气地想：“什么宝贝不宝贝！你们女孩子就是小器，一丁点儿的小事儿，也要大惊小怪，对人家耍态度。哼！反正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好了。”

苹苹看见小布头还在生气，就笑着说：

“小布头，不要生气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好。以后我一定不发脾气了。可是，你也应该知道……”

“还是这一套，我才不要听呢！”小布头心里说，“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就是不理你！”

小布头想：“小老虎、布猴子他们说得多对，女孩子就是不好，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儿就要吵吵嚷嚷。什么‘粮食’呀，‘宝贝’呀！要是和男孩子在一起，保险不会有那么多啰唆(luō suo)事儿。为了这么一丁点儿小事儿，男孩子保险不会对我发脾气。”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女孩子。”小布头下了决心，“我要去找豆豆。豆豆虽然不大喜欢我，可是他总是个男孩子呀。”

七 离开了苹苹

小布头决定要逃走。

第二天，小布头跟苹苹上幼儿园，可没找到逃走的机会。

晚上，小朋友坐上儿童车回家了。小布头坐在苹苹的衣袋里，胡思乱想。他在想着逃走的办法。

要是他能从苹苹的衣袋里溜 [lǐ u] 出去，那就好了。他就坐着儿童车，回到幼儿园去找豆豆他们。可是这不能让苹苹看见。苹苹要是看见了，一定不会放他走的。唉！怎么办呢？

小布头从苹苹的衣袋里探出脑袋瓜儿来。他看见车上连苹苹还有三个小朋友，他们住在同一幢 (zhuàng) 大楼里。

不一会儿，儿童车停住了。蹬 (dēng) 车的李伯伯打开小门儿，把最小的小朋友抱了下去。他刚要回头来抱第二个，只听得“哎呀”一声喊，先下去的小朋友不知怎么地摔了个大斤斗，趴在雪地里哭起来。

苹苹一听到小朋友摔倒了，急忙站起来，要跳下车去。

“呀，”小布头趴在衣袋口上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得勇敢点儿，赶快溜出去。”

苹苹弯着腰往下跳，小布头就趁这机会，从她的衣袋里溜了出来，留在儿童车里的板凳上。

李伯伯已经把摔倒的小朋友扶起来了。苹苹给小朋友拍掉了身上的雪，还哄小朋友说：

“快别哭，咱们到家啦！”

李伯伯拉着小朋友的手，把他们送到大楼门口。小朋友说：

“李伯伯，明天见！”

“小朋友，明天见！”李伯伯说。

李伯伯没看见小布头还留在儿童车里。他关上小门儿，骑上车子就蹬走了。

苹苹也一点儿不知道，小布头已经溜出了她的衣袋。

小布头就这样逃走了，就这样离开了苹苹。

八到什么地方去呀？

空的儿童车跑得很快。小布头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心里非常得意。

“这回，我可以去找豆豆啦！”

小布头正笑得开心，车子猛地拐 (guǎi) 了个弯儿。小布头没坐稳，一下子滚到了板凳底下。

车子又跑了一会儿，停住了。小布头听到了李伯伯的脚步声。可是那声音越来越远，李伯伯走了。

“坏啦！”小布头想，“我大概要在这里过一夜了。”

小布头不那么高兴了，他觉得有点儿害怕。天黑啦，虽然穿着外套，他还是有点儿冷。他把身子缩 (suō) 成一团儿，躲在板凳下面一动也不动。

“没关系！”小布头想，“我就在这里睡一夜吧！明天早晨，李伯伯就会拉我去接豆豆的，那不就找到豆豆了吗！”

小布头不再发愁了。他迷迷糊糊地，有点儿想睡觉，忽然觉得身子震动了一下。小布头睁开眼睛一看：咦！车子又动了。怪呀！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去接豆豆吗？

车子跑了一会儿，拐了几个弯儿，跑进了一个大门。很亮很亮的灯光，从儿童车的小玻璃窗口射进来，晃得小布头睁不开眼睛。一会儿，外边又暗下来了，车子也停住了。

小布头听得外边人声嘈[cáo]杂，还有“轰轰轰”的，汽车发动的声音，“丁丁当当”的，铁东西碰撞的声音。

“嗨，老李，您怎么也来啦？”有一个挺大的嗓(sǎng)门儿喊了一声。

“你们这儿这么热闹，我能不来吗！”小布头听出这是李伯伯的声音。

“可是您蹬了一天儿童车，也该休息休息啦！”又是那个大嗓门儿。

“听说机器挺多，汽车不够用。”李伯伯说。

“你那个娃娃车，门儿才一点儿大，能放进机器去吗？”另一个挺尖的声音问。

大嗓门儿说：“嘿！人家老李的可是‘万能车’，能拆能卸(xiè)！”

小布头也不懂他们讲些什么，只听见“辟辟拍拍”几声，接着就有一阵冷气，向他脸上直扑过来。小布头抬头一看：哎哟！满天的星星在对他眨(zhǎ)巴眼睛。

李伯伯拆掉了儿童车的棚子，又搬去了板凳。现在，儿童车变成一辆平板车了。小布头就躺在平板车中央。

小布头心里很着急。他就喊：

“李伯伯，我在这儿哪！”

可是这地方闹得那么厉害，李伯伯什么也没听见。他转身就走了。

不一会儿，李伯伯回来了。他搬来了一个四条短腿的黑黑的铁家伙，放在平板车上。小布头赶紧打了个滚儿，才算没叫那个铁家伙给压在底下。可是这一滚儿，他的漂亮的小外套却滚掉了，周围漆黑的，他怎么摸也没摸着。

接着，平板车上又放了几件很大很重的家伙。李伯伯就蹬着车子走了。

小布头看看前边，前边是三辆大卡车。大卡车都瞪着两只大眼睛，把马路照得通明，一边往前跑，一边“轰轰”地叫着。小布头又看看后边，后边是一连串(chuàn)三轮平板车，和他坐的一模一样。

大车小车接成了一条龙，在马路上奔跑，好热闹呀！

可是小布头觉得怪冷清的。他坐在车上，车上的同伴全是些铁家伙，都一本正经的，半句话也不说。小布头有点儿心慌，他自言自语他说：

“唉哟！这是往哪儿去呀？”

“火车站呗！”回答他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声音。

小布头吃了一惊，这是谁在说话呢？李伯伯一心一意地在蹬车，连头也没有回过来，要不，就是身边的那个四条短腿的、差一点儿把他压在底下的小铁家伙吧！

“你是谁？”小布头有点儿害怕。

“我是小电动机。”那个小铁家伙挺和气地回答。

小布头不再害怕了，他生气地对小铁家伙说：

“你刚才差点儿把我压扁了。连我的外套，也叫你给弄丢了。你一点儿都不懂礼貌。我才不乐意跟你说话呢！”

小电动机还是挺和气他说：“真对不起，我刚才没看见你呀！因为车间里特别亮，我刚一出来，有点儿看不清楚。

要是你刚从很亮很亮的屋子里出来，到了挺黑挺黑的地方，你不是也什么都看不清楚吗？”

小布头一听，他说得也对。再说，一个人多冷清呀！小布头就乐意跟他说话了。

“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小布头问。

“小电动机。”

“电动机是什么呀？”

“是一种机器。”小电动机回答说。

小布头说：“我也是一种机……一种机器。”

小电动机有点儿奇怪：“你也是一种机器？”

“怎么，”小布头有点儿不满意，“就兴你是机器，人家就不能是机器！”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小电动机连忙说，“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一种什么机器呀？”

“苹苹说我是……我是……”小布头想不起来，只好问小电动机：“是什么来着？”

“我怎么知道呢！”小电动机说。

“反正是一种机器。”

小布头想不起来，干脆（cui）不想了。小电动机可还是帮着小布头想。他问小布头：

“这种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开火车的。”

“哦！是‘司机’吧？”小电动机问。

“对啦！对啦！”小布头快活得拍起手来，“就是‘司机’，这种机器是管开火车的。”

小电动机说：“‘司机’是人哪！”

小布头说：“我也是人哪！——又是人，又是机器。”

小电动机想笑，可是他怕小布头不高兴，没笑出声音来。

“你是干什么的？”小布头问。

“我吗？我是带动抽水机的。”

“干吗要带动抽水机呢？”

“带动抽水机，让它抽田里的水。”

“干吗要抽水呀？”小布头还不明白。

小电动机说：“天要是老下雨，田里的水就太多了，会把庄稼给淹（yān）死的，抽水机把田里的水抽出来，才能让庄稼长好。”

“长好了有什么用？”

“长好了，就能打好多好多粮食。”

小布头一听说“粮食”，就想起苹苹和他吵架的事儿来，心里有点儿别扭。他想说点儿别的。

“你还干什么？”小布头问。

小电动机说：“还带动抽水机，让它把井里的水抽上来。”

“还是抽水呀？”小布头有点儿不耐烦（nài fán）了。

小电动机说：“是呀。天要是老不下雨，田里的水太少了，庄稼就会枯死。把井里的水抽上来，浇在田里，庄稼就能长好，就能打好多好多粮食。”

又是粮食！小布头真不耐烦了，他说：

“你除了带动抽水机，就不会干点儿别的？”

“会呀！”小电动机很得意他说，“我会干很多很多活儿：我还能带动

碾 (ni n) 子…… ’ ” 碾子是干什么的呀？ ”

“ 把稻子碾成大米呀！我还能带动磨子…… ”

“ 磨子又是干什么的呀？ ”

“ 把麦子磨成面粉呀！大米和面粉，都是最最好的粮食…… ”

还是粮食！小布头不耐烦极了。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捂 (w) 住耳朵。

“ 你怎么啦？ ” 小电动机吃惊地问。

小布头没听见。

“ 你怎么啦？ ” 小电动机大声问。

这回小布头听见了，他说：

“ 我……我有点儿……有点儿冻耳朵。 ”

九 坐上了真正的火车

真的，三轮车越跑越快，冷风“嗖嗖(sōu)”地迎面吹来，小布头的耳朵和脸都冻得发疼。他的外套又丢了，手和脚也冻得发麻。

小电动机看小布头一个劲儿发抖，关心地问他：

“你身上冷吗？”

“冷！”

“到我外套里来避避风吧！我的外套虽然是铁的，可是里边总比外边要暖和一点儿。”

小布头起先还有点儿不愿意。他想，勇敢的孩子不应该怕冻。可是后来实在大冷了，小布头只好听小电动机的话，顺着他的铁腿爬上去，钻进了他的铁外套。

铁外套里边没有风，果真暖和多了。小布头不再说话，缩成一团睡熟了。

小布头不知道睡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他只听得一阵“哐(kuāng)当哐当”的声音，响得简直要震聋(lóng)耳朵。三轮车还在跑吗？为什么晃动得这样厉害？小布头慌里慌张地从铁外套里爬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呀？看不见路灯，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也看不见前边的大卡车和后边的三轮车，周围是漆黑一片。

“你睡得很好。”黑暗里，小电动机很满意他说，“好好地睡一觉，对身体很有好处。”

小布头没有心思回答，他急忙问：

“李伯伯在哪儿呀？”

小电动机问：“哪个李伯伯呀？”

“就是蹬三轮车的李伯伯。”

“三轮车回工厂啦！”

“什么？”小布头叫起来，“这下子可糟啦！我应该和李伯伯一同回去，明天早晨去找豆豆，这……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小电动机也着急了，“你干嘛不早说呀！要是你早说，上火车的时候，我就叫醒你了。”

小布头问：“上火车？上什么火车？”

小电动机说：“火车就是火车呗！咱们现在，不就坐在火车上吗？”

“你净瞎说，”小布头说，“火车才不是这样的！”

“那火车是什么样的呀？”

“火车就跟……就跟苹苹家里的那样，反正不是这样的！”

小电动机很虚(xū)心地说：“也许，火车也有很多种样子……”

小布头没有心思谈这些，他着急地问：

“咱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去武汉吗？”

“不是。火车要开到一个有山的地方去。我在那儿住过半年多。后来，我生了病，就回工厂去治病。现在，我的病治好了，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美极了，告诉你……”

小布头可一点儿也不想知道那个地方有多么美。他急忙说：

“你什么时候再回去治病？要是你回去，见到李伯伯，你就让他来接我，带我回去找豆豆。”

小电动机抱歉(qiàn)他说：“我再也不回去啦！”

小布头问：“为什么？”

小电动机说：“工人叔叔说：“以后他们每过几个星期，就到那儿去看我们一次，给我们检查（jīnchá）一下身体。谁要是有病，就在那儿治，免得来回跑，耽误（dānwù）工作。”

小布头不作声了。过了老半天，他才叹一口气说：

“看样子，我是回不了幼儿园啦！”

火车一点儿没注意小布头在叹气，还是“哐当哐当”地往前飞奔。

十 查成了大白薯

“ 哐当！ ” 猛地一声响，火车停住了。

小布头又给震醒了。原来天已经亮了，两道刺眼的太阳光，从高高的小窗口照进来。小布头吃惊地坐了起来：哎呀，这火车好大呀！真是奇怪的火车：看不见轮子，看不见火车头，也看不见铁轨，就是这么一间大屋子！

小布头再看看周围：原来车里还有好几位叔叔呢！他们跟小布头一样，就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床也没有被子，就用棉大衣裹着身子。

“ 叔叔们一定也很冷。 ” 小布头心里想，“ 他们的棉大衣上，都落满了雪花啦！ ”

其实才不是雪花呢，那是叔叔们呼出来的热气，在棉大衣上结成了霜，看起来就像落上了一层雪花。

小布头正想着，一位叔叔忽然掀开大衣，跳了起来，用大嗓门儿叫着说：

“ 嘿！伙计们，到站啦！ ”

别的叔叔也都站起来了。

火车静静地停着，也不“ 哐当哐当 ” 响，也不乱晃动。那几位叔叔可忙起来了。他们“ 嘿哟嘿哟 ” 地喊着，把车上的大机器抬下去。

人一下子来了很多。小布头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飞出来的。

大机器一台一台地搬下去了，车上显得有点儿空荡荡的。后来，那个大嗓门儿叔叔又来搬小电动机了。

“ 再见！ ” 小电动机很有礼貌地向小布头打招呼。

大嗓门儿叔叔正要抱起小电动机，忽然发现了坐在小电动机旁边的小布头。

“ 嗨！ ” 大嗓门儿叔叔欢喜地大叫一声，“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呀？ ”

他捡起小布头，翻过来瞧瞧，翻过去又瞧瞧，一边瞧，还一边嘻嘻哈哈地笑。

“ 这回可好了！ ” 小布头想，“ 这个叔叔可以把我带回去了！ ”

可是大嗓门儿叔叔说：“ 好哇！把这个小玩意儿送给老张的那个小丫头子，那她可高兴死啦！ ”

说完，大嗓门儿叔叔把小布头塞进了工作服的大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股机油的味儿。小布头起先还忍着，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呛（qiàng）得受不了啦，就从口袋里压探出脑袋瓜儿来。

小布头看见了新奇的事儿：

大嗓门儿叔叔原来坐在两匹马拉的大车边上。火车上的那些同伴，那些一本正经的铁家伙们，也都坐在大车上，可是这一回，那些铁家伙们都漂亮起来啦！他们不光擦得浑身亮闪闪的，还披上了大红的绸带子。

大车走得很慢，还颠簸（dī ān bō）得厉害。铁轮子“ 咕噜咕噜 ” 地响个不停。小布头看不见汽车，看不见路灯，也看不见楼房，只有一片田野，再远一点儿，就是一层层的高山。这样的景色，小布头还是第一次看见哪！

“ 呜—— ” 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叫。

小布头慌忙扭过头去。咦，火车！这才是真正的火车呢，就跟苹苹家的一模一样。只是这列火车颜色是黑的；再有，火车头还在冒着白烟，苹苹家的火车头可不冒烟。别的都跟苹苹家的火车没有两样。

“ 对啦，这才叫火车呢！我们刚才坐的大屋子，算什么火车！这个小电

动机，真是什么都不懂。”

小布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就是坐了这列火车来的。

小布头想告诉小电动机，真正的火车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小电动机不在这辆大车上。他大概坐在别的大车上，后边还有一大串两匹马拉的大车呢！

火车拖着一串白烟，越开越远了。小布头这才觉得脸上有点儿冷，赶紧把脑袋瓜儿缩回口袋里去了，不错，口袋里有一股机油的味儿，可是总比挨冻好得多呀！

路很长，车又慢。小布头缩在口袋里，摇摇晃晃的，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小布头再醒来的时候，听见一阵喊叫声。他自己也弄不清是喊声把他吵醒的呢，还是他醒了才听见喊声的，不管怎么样吧，总该伸出头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大嗓门儿叔叔的衣袋口上，就慢慢地露出一顶鹅黄色的尖帽子来，接着露出来的，是小布头的圆圆的小脑袋瓜儿。

呀！好热闹！

原来大车已经来到一片房子前边。房子前面的空场上，站着好多好多人，有身强力壮的叔叔，有白胡子的老爷爷，有抱着娃娃的阿姨，还有不少蹦蹦跳跳的小朋友。有的人用竹竿儿挑着一块大红布，大红布上还有很大很大的字。可惜小布头一个字也不认识。因为要识字，就要好好学习，小布头还没上过学呢。

人们一看见大马车走过去，就“冬冬啵啵”地敲起锣鼓来，还举起好多条胳膊，冲着大车高兴地喊：

“欢迎工人老大哥！”

“谢谢老大哥的支援！”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小布头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老大哥，不过他看得清清楚楚：人们真地在向他招手。

“他们在欢迎我哩！”小布头非常高兴，也想伸出手去，举起胳膊来喊点儿什么。可就在这时候：

“砰！叭！”

这声音响极了，就跟除夕晚上，小布头在幼儿园听到的一样。小布头一害怕，一下子把脑袋瓜儿缩进口袋里去了。

“砰砰！”

“叭，叭，叭，叭！”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小布头拼命往口袋角里缩，没注意口袋角上有一个小窟窿（kūlong）。小布头缩来缩去，就从那个小窟窿漏了出来。

“大嗓门儿叔叔！”小布头害怕地叫了一声，“啪”地一下摔到了大车上，刚好掉进两块车板中间，卡在缝儿里，一动也不能动。

大嗓门儿叔叔站在大车上，只顾举着胳膊高兴地喊，根本没注意小布头。小布头卡在缝儿里，鼻子挤得酸溜溜的，像吃了酸枣儿一样。

小布头等大嗓门儿叔叔把他取出来。可是大车才停下来，大嗓门儿叔叔就跳下去了。小布头卡在缝儿里干着急。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人们鼓掌，说话，搬东西，最后，有一个人大声喊：

“走哇，乡亲们，开联欢大会去呀！”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人们都走了。小布头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小布头真后悔，他埋怨自己说：“我干嘛又那么胆小？真的，要是我勇

敢一点儿，不怕那个‘砰，叭’，这会儿我就跟大伙儿一起去开联欢会了……”

嘘！有人走过来了。小布头竖起耳朵，只盼（pàn）望能听到大嗓门儿叔叔的声音。

“再帮乡亲们运一车吧！昨天没送到的，今天顶好都能送到。”一个声音说。

“好咧！”另一声音回答。

两个声音都不是大嗓门儿叔叔。

“唉！”小布头叹了一口气。

大车“咕噜咕噜”拉到一个地方，又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车板“丁丁冬冬”响起来，震得小布头脑袋瓜儿发晕（yūn）。可是震一震也有好处。三震两震，小布头觉得鼻子不再挤得那么酸了。又三震两震，嘻！小布头从缝儿里给震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小布头吃力地爬起来看。

哎呀，不得了！不知多少红皮儿的大白薯，像雨点儿似的打过来，“丁丁冬冬”落在车板上。

“这回我要勇敢！”小布头说，“我不怕！就不怕，就不怕！”

一个大白薯打过来，擦过小布头身边。小布头躲也不躲，对大白薯叫着说：

“我不怕！就不怕！叫你们看看，我勇敢不勇敢！”

大白薯可不管小布头勇敢不勇敢。一个大白薯直砸〔zá〕下来，把小布头砸了个大跟头。

大白薯一阵又一阵地落下来，不一会儿，把小布头给埋在底下了。还好，白薯和白薯中间还有点儿空隙（xì）。小布头虽然转不过身来，鼻子倒不再挨挤了。

大车动了；赶车的使劲甩（shuǐ）了一下鞭子，高高兴兴地哼起来：

大车来回不停步！哎嗨哟！

跑了车站跑仓库。

拉来一车好机器，哎嗨哟！

又拉一车大白薯。

“好哇！”小布头生气他说，“我成了个大白薯啦！”

十一 小芦花

小布头真的被当成大白薯了。他和一大车大白薯在一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大车常常停下来，往下卸白薯。车上的白薯越来越少。后来，大车穿过村子，停在一座小房子的前面。小布头和剩下的大白薯一起被卸了下来，送进屋子，堆在一个角落里。

在屋子里当大白薯，可比在大车上当大白薯舒服多了。屋子里一点也不冷，小布头也不怕挨挤了。

可是小布头没舒服多久。不一会儿，从外边钻进来一只芦花小母鸡。她跑到大白薯堆上，想找点儿什么吃的。她用爪子刨了几下，用尖嘴儿这儿啄啄（zhuó），那儿啄啄小母鸡啄了一会儿，又刨几下，刨了几下，又啄一会儿，最后发现了小布头，小母鸡心里很高兴，她把小布头当做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了，一嘴就叼（diāo）住了小布头的鼻子，把小布头提了起来，提了起来不算，还拼命地甩。

“哎哟！”小布头疼得大叫起来。

小母鸡吓了一跳，嘴一松，小布头就被甩到了半空中，“啪”的一声，落在炉灶上大铁锅的盖子上。

大铁锅的盖子是硬木板做的，把小布头摔得好疼哟！

“你干嘛呀！”小布头从锅盖上爬起来，气得大喊大叫。

小母鸡吓慌了，脸急得通红，胆小他说：

“对不起！我……我当你是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哪！”

“你‘当是’行吗！要是我当你是个饺子，把你吃了，行吗！”小布头的气还没消。他不光摔得好疼，鼻子还叫小母鸡啄得酸溜溜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小母鸡还当小布头要哭呢，她更不好意思了。她说：

“你不要哭，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才哭呢！我从来就不哭。我是个勇敢的孩子！大白薯把我砸了一个大跟头，我都没哭！”

“那你真是勇敢的孩子，”小母鸡认真他说，“那回田阿姨切菜，一棵大白菜从炕上掉下来，砸到我身上，我就哭了。他们还笑我，说我爱哭。”

小布头看小母鸡挺有礼貌，就不那么生气了。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小布头问。

“他们吗？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田阿姨家的鸡呗。”

“那你干嘛不跟他们在一起呀？”小布头说，“我就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我天天上幼儿园去找我的小朋友：小黑熊，布猴子，还有小鸭子……你认识小黑熊吗？”

“不认识。”

“嘿！你连小黑熊都不认识！他可好啦，他特别有力气，他顶爱护小朋友。要是谁欺负小朋友，那他可不答应。”

小母鸡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小布头。你呢？”

“我叫小芦花。”

“你还叫什么？”小布头问。

“我就叫小芦花，不叫别的啦！”

“我还叫‘司机’，因为我会开火车。你会开火车不？”

“不会，”小芦花说，“我只会生蛋。”

“是鸡蛋吗？”

“是鸡蛋。”小芦花仰着头说，“要是生鸭蛋，我就变成鸭子啦。”

“这么说来，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吃的鸡蛋，就是你生的了？”

“我……我还没有生蛋呢！”小芦花又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可是我们很快就会生蛋的。田阿姨说，她一定好好地喂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小母鸡到了春天都生蛋！”

“你说的那个田阿姨，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吗？”

“不，这儿是老郭爷爷的家。”

“老郭爷爷是谁呀？”

“他是给村里看粮食仓库的，长着好多白胡子。老郭爷爷很喜欢我们。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不但待我们好，待小黑花也很好……”

“小黑花是谁呀？”

“我们家的小猪呗。有一回，小黑花病了。老郭爷爷就把他抱到家里来，放在热炕上，还给小黑花煮热米汤喝。你以后就住在这儿吧，等你生病的时候，他也给你煮热米汤喝……”

小布头说：“我不喜欢喝米汤，凉的热的都不喜欢。”

小芦花说：“那就给你吃小米。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吃小米，可好吃啦！”

小布头说：“吃那玩意儿干嘛？”

小芦花说：“吃了可以快长大呀！”

“我可不想吃那玩意儿。我不喜欢吃的，我就喜欢玩儿。”

“那好，我也喜欢玩儿！以后我就常来找你玩儿，好吗？”

小布头高兴他说：“那好极了。你多找几个朋友一同来，玩儿起来就热闹多啦！”

小芦花说：“可是他们不喜欢来。我有时候来玩儿，他们还批评我。”

小布头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小芦花说：“他们说影响老爷爷休息，说我不守纪律，还说我不应该离开大伙儿……”

“没关系，”小布头打断她的话，“你喜欢来，你就尽管来好了。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小芦花高兴他说：“好！咱们以后就做朋友吧！”

小布头说：“可是……你不会再啄我的鼻子了吧？”

小芦花低下了头，不好意思他说：“一定不了。你的鼻子还疼吗？”

鼻子真的还酸溜溜地有点儿疼。可是小布头一想：第一，鼻子疼不能光怨小芦花，大车板也挤过；第二，小芦花红着脸，已经不好意思了，再说疼，她更不好意思了。小布头就说：

“不疼，一点儿也不疼！也不酸，也不疼！”

小布头怕小芦花不相信，还用小拳头往自己鼻子上捶(chui)了一下：

“你看，不疼吧？”

可是这一捶，小布头疼得差点儿流出眼泪来。

十二 小布头哭了

小布头哭了，可不是为了鼻子疼。

那他为什么哭呀？

小芦花走了以后，屋子里冷冷清清，小布头觉得怪没意思的。

因为怪没意思，他就哭了？

也不是。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别着急，让我慢慢他讲给你们听：

小布头觉得怪没意思的。他坐在大铁锅的盖子上东张西望。

忽然，小布头的眼睛停住了。他看到碗柜下边，溜出来一个四条腿的小东西。这个小东西脚步很轻巧，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儿声音。嘻！他是谁呀？他浑身灰溜溜的，长着个尖尖的小嘴巴，嘴巴上还翘〔qiào〕着几根小胡子，小鼻子尖儿红通通的，两只耳朵圆圆的，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东张张，西望望。他的身子跟小布头大小差不多，身子后边，还拖着一条又细又长的尾巴。

小东西停下来，用后腿站了起来，用小爪子摸摸小嘴巴，捋捋小胡子，高兴地说：

“叽叽〔jī〕老头子不在家。”说完，他又顺着墙壁，摇摇摆摆地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还“叽叽”地唱起来：

鼠老五，鼠老五，
溜出洞来散散步。
最好找块甜点心，
外加一个烤白薯。

看了他那机灵〔líng〕的样子，小布头觉得特别好玩儿，很想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又多了一个朋友了。这小东西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朋友，他也许会陪着自己一同玩儿。玩儿得好开心好开心！

小布头刚要喊住他，忽然又想：“先别着急，我再听听他唱些什么。要是一喊，他就会不好意思唱了。”

那个灰溜溜的小东西果真又唱起来了。小布头仔细听着。

鼠老五，鼠老五，
溜出洞来散散步。
最好找块甜点心，
外加一个烤白薯。

“嘻嘻！”小布头心里好笑，“怎么老是那么几句呀！这个鼠老五，大概就会这么一个歌儿。我还是招呼他一声吧，告诉他，靠门的角落里有一大堆大白薯。”

小布头刚要喊，鼠老五忽然站住了。

鼠老五看见了什么啦？原来是一块小小的木头板儿。木头板儿上绷〔bēng〕着几条粗铁丝，还摆着一块东西。是什么东西，小布头可看不清楚了。

鼠老五就停在木头板儿的前边，用小红鼻子“咻咻〔xiū〕地闻着。

小布头想：“摆在木头板儿上的，准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大概就是甜点心吧？”

小布头很替鼠老五高兴。可是奇怪，鼠老五却不上去吃。他绕着木头板儿走了好几个圈儿，停下来用小红鼻子闻闻，闻了一会儿，又绕着木头板儿

转起圈儿来。

小布头笑了，他想：“这个小傻瓜！他干嘛不吃呀？”

鼠老五绕着木头板儿绕了好久，到底停下来了。他悄悄地爬到木头板儿上，挺小心地伸出小爪子，去抓摆在木头板儿上的那块东西。

“这就对啦！”小布头满意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鼠老五一抓那块东西，就听见，“啪！”

“叽——”

木头板儿上的一个粗铁丝框框翻了个身，刚好压住了鼠老五的脖子。鼠老五惨叫一声，伸了伸后腿，就一动也不动了。

这时候，门开了，走进来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他一看小木头板儿，就摸摸白胡子，“哈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小滑头，这回可上了我老头子的当啦！”

老爷爷弯下腰，提起木头板儿来。可怜的鼠老五还夹

在木头板儿上，挂下来一条软软的又细又长的尾巴。

白胡子老爷爷非常得意。他还要教训鼠老五呢！

“小坏蛋，谁叫你当贼，谁叫你偷吃粮食！这一回，你可玩儿完了吧！”

老爷爷提着木头板儿走出去了。小布头看得很清楚，鼠老五的脖子叫粗铁丝给压得扁扁的，可怜地张着小嘴巴。

门一关上，屋子里又剩下小布头一个人了。小布头越想，越替那个可怜的鼠老五伤心。

“让他吃点儿粮食，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他唱得多好听啊！可现在完啦！我早一点儿招呼他就好了。唉！我还盼望他快点儿去咬那玩意儿呢！谁知道……唉，都怪我不好……”

小布头越想越伤心，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地掉下来。

反正也没有人看见他，小布头就趴在锅盖上，哭了一个痛快。

十三 多嘴多舌的大铁勺

小布头哭了很久，后来哭累了，就躺在大铁锅的盖子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他觉得身边热呼呼的，扭过头一看，一把浑身是稀饭的大铁勺，不知什么时候也跑到锅盖上来了。小布头怕稀饭弄脏他那漂亮的衣服，就翻了一个身，没理睬大铁勺。

“你好哇！”大铁勺倒挺亲热地招呼小布头。

“你好。”小布头为了表示有礼貌，受理不理地回答了一声。他心里还在为那个鼠老五难过呢！

“劳动之后休息一下，那才叫愉快！”大铁勺没看出小布头不爱答理他，“可是要老呆着，那我就受不了。我就有这么个脾气，呆的时间一长，就别提多难受了，而且会生一种很讨厌的皮肤〔f ū〕病：长癞〔l ài〕据医生说，那种癞叫‘铁锈〔x i〕’。其实那是一种懒惰病，一般他说，只有懒汉才生那种病……”

小布头听得怪不耐烦的，又翻了一个身。大铁勺“呱啦呱啦”只顾讲，根本就没注意小布头在讨厌他。

“你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大铁勺问。

这把大铁勺跟老郭爷爷在一起，学了不少新名词儿，老想用一用。

“‘职务’是什么玩意儿？”小布头问。这回可不是因为不耐烦，小布头真的没听懂。

大铁勺换了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你负责什么工作？”

小布头睁大了眼睛，摇了摇头。

大铁勺可有点儿急了，他半天没出声，才想到了第三种说法：

“我的意思是：你是干什么的呀？”

小布头这回完全明白了，可是他一时答不上来。他到底算是干什么的呢特别是来到这个锅盖上以后。

“还不明白？”大铁勺急坏了，“我的意思是……”

“我明白啦！”小布头倒忍不住笑了，“我是在想，我到底是个干什么的。”

大铁勺放心了，他说：

“要是一个人连自己是个干什么的都不明确，那可真糟！‘明确’的意思你懂吧？‘明确’，就是说……就是……就是‘很明确’的意思。”

大铁勺对自己的解释非常满意。小布头可没听进去。他自言自语他说：

“开头儿，我是玩具。后来，我是‘礼物’。坐在三轮车上，坐在黑屋子里，我是机器……”

“机器？”大铁勺吃了一惊。

“是呀。后来，我又成了大白薯……”

“大白薯？”大铁勺更惊奇了。

“是大白薯嘛！”

“我做了几十年饭，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大白薯。一般他说，大白薯不是你这种样子。”

“后来，我就飞到锅盖上来了。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这真糟糕！”大铁勺说，“那么，你从前是什么机器呢？”

这一问，小布头高兴起来，他说：

“我从前是火车机器，不，是火车司机。”

“这样说来，你是个开火车的。”大铁勺挺认真他说。

“对呀！”小布头快活地喊，“我会开火车。”

大铁勺可露出不大相信的样子。

“真的！”小布头赶紧说，“要骗了你，我是小狗，是没有鼻子尖儿的小喇叭狗。”

大铁勺慢吞吞他说：“一般他说，小喇叭狗也是有鼻子尖儿的。”

小布头说：“我们幼儿园的那只小喇叭狗，就没有鼻子尖儿。他的鼻子尖儿叫小朋友给揪掉啦！”

大铁勺说：“那咱们不去管他好了。不过，火车头跟我是亲戚，我们全是用铁做的。据我了解，火车头很大很大，可是你……”

小布头涨红了脸说：“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不跟你玩儿啦！”

大铁勺倒挺有耐心，他问：“那你是怎么开火车的呢？”

一问起开火车，小布头又高兴了。

“我就坐在火车头上，后来，火车就开了，后来，火车就开快了，后来……后来火车就到武汉了，火车就停住了，后来，火车又开了……”

“火车自己就开了？”

“对呀，它自己就开了。”

“你没动手吗？”

“我不动手，它也开呀！”

大铁勺就“当当”地笑起来。铁勺们笑起来，都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说，火车不是你开的。”大铁勺说，“因为，一般他说，司机不动手，火车自己就不会跑。比如说炒白菜吧：要是我一动不动，白菜呆在锅里就不会动，就炒不好。——这你懂吧？”

小布头生气他说：“我不懂，就不懂！”

“一丁点儿也不懂！”

这时候，小布头好像闻到大铁勺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儿，他立刻用手捂住了鼻子。没想到这么一捂，鼻子又疼起来了。

十四 小布头想听故事

大铁勺看见小布头捂住鼻子，皱起眉头，一点也不知道小布头是在讨厌他。他挺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感冒啦？”

小布头没理他，眉头皱得更紧了。

“看你的样子，是感冒了。一点儿也不错！”大铁勺说，“我建议你找医生治一治。感冒虽然是小毛病，可容易引起大病来。我们铁勺，一般他说，不大容易感冒，也就是说……”

大铁勺还要啰唆下去，小布头打断他说：

“我根本就没感冒！”

“那你干吗老捂着鼻子？”大铁勺挺认真地问。

“因为……”小布头说，“因为你身上，有一股讨厌的臭稀饭味儿。”

大铁勺愣了一下，自言自语地咕哝说：

“‘臭稀饭’味儿！‘臭’不算，还得加上个‘讨厌的’！”

停了一下，大铁勺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唉——”

大铁勺好半天没说话。

小市头心里想：“大铁勺准叫我说得伤心了。这多不好呀！大铁勺不是个坏朋友，他很关心别人。我对他的态度大不好了，这真不应该……”

小布头心里挺后悔。

大铁勺真的伤心了。小布头的态度不好，他倒并不在意，小布头说的话，可使他想起了一段伤心的故事。

大铁勺伤起心来，就闷不作声。铁勺们都有这么个脾气。

小布头却憋〔bi ē〕不住了，他不好意思地问：

“你怎么不说话啦？”

大铁勺说：“我在想一个故事……”

一听说“故事”，小布头又来了精神。小布头可爱听故事啦！那天跟苹苹一块儿去幼儿园，就听小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哎呀！那个故事可真好听：有一只画在墙上的黄鹤，他会从墙上跳下来，给穷人唱歌，给穷人跳舞。后来，一个有钱的坏蛋把这只黄鹤抓去了。黄鹤就不给他唱，不给他跳。坏蛋就生气了，他还打人呢！后来……后来怎么来着？小布头想不起来了。反正后来，黄鹤让那个坏蛋倒了霉〔méi〕。那个故事可真好听呀！

“你会讲故事吗？”小布头问大铁勺。

大铁勺说：“我就会一个。这个故事，我从来没给别人讲过。我不乐意讲它。”

小布头说：“干嘛不乐意讲呀！要是我会讲故事，我就乐意讲。”

大铁勺想了想说：“这么说来，你一定很乐意听故事喽。”

“当然啦！”小布头说，“我们布娃娃，哪一个不乐意听故事呢！”

大铁勺说：“好，既然你乐意听，我就讲给你听吧！”

小布头高兴他说：“欢迎，欢迎！”

小布头鼓起掌来，大铁勺就开始讲了。

十五 大铁勺讲的故事

你说“臭稀饭”，我就给你讲个“臭稀饭”的故事吧！你不用皱眉头，我决不编派你。我讲的是一个真的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没有一句话是瞎编的。

唉！你说稀饭，前面加上一个“臭”字！你这个傻娃娃呀！你真不知道，在旧社会，我这个大铁勺要沾到一点儿稀饭的边儿，有多么难！

唉，真是说来话长。

我姓郭。当然喽，铁勺也是有名有姓的。我姓郭，因为我是一个姓郭的铁匠的孩子。

我爸爸郭铁匠长得可结实啦，四方脸，紫红的脸膛儿，唐膀儿宽，胸脯儿厚，两只胳膊像铁杠子似的。十几斤重的大铁锤，他一天能抡〔lūn〕几千下。抡的时候，汗珠子就像雨点儿一样飞下来，洒在烧红的铁块儿上，“滋滋滋”地响。

我爸爸专打铁勺，外带修理农具。他给穷乡亲修理农具不肯收钱，主要靠打铁勺卖钱过日子。他的铁勺打得好极了，不光村子里的人称赞他，连外村的人都夸他好手艺。大家都管他叫“郭大铁勺”。

穷乡亲都爱他，敬重他，不光因为他手艺好，还因为他心地好，是个勤劳的人。

有一天，郭铁匠打出了一把大铁勺。这把大铁勺打造得特别漂亮！连郭铁匠自己都惊奇了，他怎么会打出这样漂亮的大铁勺来？他拿起大铁勺瞧了又瞧，实在舍不得卖掉，就把大铁勺送给了他的哥哥。

这把特别漂亮的大铁勺就是我。你笑什么？这又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老实的郭铁匠说的。他可从来不说大话。

我就到了郭铁匠的哥哥——郭老大的家里。从这以后，我就住在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那就是郭老大的家。

郭老大跟他弟弟一样，长得又大又壮，好像一头牛。他整天扛着锄头去种地，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娘。

那个孩子叫丫丫〔yā〕，才四岁，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小姑娘。她有一个可爱的瘦瘦的小脸儿，有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她娘给她梳了两条细细的小辫儿，还扎上两条红头绳儿。丫丫看见我去，快活极了。

丫丫家里穷，什么玩具也没有，跟前又没有小朋友。她娘做饭，忙活儿，也没工夫陪她玩儿。丫丫就自己玩儿。她把我装上小石头子儿，用绳儿拖着我，在炕上拉车，一边拉，还一边小声几唱：

小马车，小马车，
赶着你去看哥哥。
哥哥住在姥姥家，
姥姥给他吃饽饽。

可是，丫丫的小哥哥早没有了。我去的时候，丫丫的小哥哥刚死。他生了病，没钱医，又吃不着正经粮食，就死了。死了，就用席子卷起来，要抱出去埋掉。丫丫不懂，不知道小哥哥死了，还眨巴着眼睛问：

“妈妈，你把小哥哥抱到哪儿去呀？”

妈妈低着头，好半天才说：

“把你小哥哥送到姥姥家去住几天……”

“别叫小哥哥去啦！”丫丫说，“小哥哥到姥姥家去了，谁跟丫丫玩儿呀？”

妈妈忍住眼泪说：“小哥哥饿，到了姥姥家，姥姥给小哥哥蒸饽饽吃。”

“妈妈，我也要去！”丫丫说，“哎——我也要去嘛！丫丫也饿，也要吃饽饽！”

妈妈说：“乖丫丫，听娘话。过几天，娘赶着大车带你去看小哥哥。”

丫丫看看小哥哥。小哥哥躺在席子里，不动，也不说话。

“妈妈，小哥哥怎么老不说话呀？”丫丫问。

妈妈的眼泪一串儿一串儿地滚下来。她说：

“你小哥哥……你小哥哥睡觉呢……”

妈妈赶紧用手捂着脸，把小哥哥抱出去了。

小哥哥埋在山脚下，再也不回来了。丫丫不知道，老是想小哥哥。想起小哥哥，她就把我这个大铁勺当做大车，一边拉，一边唱：

小马车，小马车，

赶着你去看哥哥。

哥哥住在姥姥家，

姥姥给他吃饽饽。

我喜欢小丫丫，也喜欢丫丫的娘。丫丫娘待我真好。她怕我生锈，每回用完，总把我洗得干干净净，还用抹布擦掉我身上的水珠儿。小丫丫待我更好。她天天都和我在一起玩儿。我那时候还小，也贪玩儿。我们俩成了最最要好的朋友。

只有丫丫的爸爸郭老大待我不好。不知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揍〔zòu〕丫丫，使劲揍；他还摔我，狠命摔。有一回，他差点儿把我的腰给摔断。他还骂，说是坏蛋王老肥把他的血都吸干了。坏蛋王老肥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他干嘛那么坏呀？

郭老大摔我的时候，我就想念起他的弟弟——我的爸爸郭铁匠来。郭铁匠待我多好呀！可是郭铁匠老也不来。

有一天，郭老大回来，一进门就哭，“哇哇”地哭。我可吓坏了。我想，他一定又要摔我了。果然，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眼珠子瞪得大极了，上面布满了血丝。他那双手老打哆嗦，把我吓得也哆嗦起来。可是奇怪，他这回没摔我，只是对着我呆呆地瞧着。瞧着瞧着，他又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兄弟呀，我的亲骨肉呀！当兵就当兵呗，你跑什么呀！……啊……哥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呀！要是哥有钱，能把你赎〔shú〕回来，你就不会遭〔zāo]这个罪啦！”

后来听郭老大对丫丫娘讲，我才知道：郭铁匠被抓去当兵，他半路逃跑，叫当官儿的给抓住，枪毙〔bì〕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难过得哭起来。郭铁匠是多么好的人啊！我还是他打造出来的，他是我的爸爸呀！

说也真怪，从那天起，郭老大就待我特别好。他再也不摔我了，不但不摔，还特别关心我。他常常用热呼呼的手拿起我来，对着我仔细瞧，瞧着瞧着，有时候又哭了。他待我就跟丫丫娘待我一样好。有时候，丫丫娘用过我忘了擦，他就说：

“孩子娘，用过咱们的大铁勺，就得擦干，别让他生了锈！”

丫丫和我玩的时候，他也得嘱咐〔zhǔ fù〕两句：

“丫丫，小心点儿，可别把他弄弯啦！”

大家都待我那么好。我在这个穷家里，日子也过得挺快乐。

听到这里，小布头插嘴说：

“这不是臭稀饭的故事呀！你不是说，要讲臭稀饭的故事吗？”

大铁勺说：“娃娃，别性急，你听下去呀！”

小布头说：“好，我听着。”

大铁勺接着讲下去。

十六 一口稀饭

你说我身上的稀饭是“臭稀饭”。我在郭老大家做的，那才叫臭稀饭呢！铁锅里难得有几颗粮食，煮的全是野菜梗儿和树叶子。你没法儿管那种东西叫稀饭。我在郭老大家呆了一年，他们一家人就喝那种臭稀饭过日子！

郭老大还是那样，整天牛一样地在地里干活。一家人还是那样，吃不上一口正经粮食。我呢，也还是那样，每天在铁锅里给他们做那种臭稀饭。

第二年，就连那样的臭稀饭，我也做不上了。他们谁也顾不上擦我了。其实也用不着擦，天气干燥极了，不擦，我也不会生锈。太阳像个大火球，天天挂在半空里。半年也没下过一回雨。

郭老大回家来总是愁眉苦脸的。丫丫娘跑出几十里地去挖野菜。丫丫无精打采地坐在炕上，她没有力气跟我玩儿啦！

头一年秋后，郭老大多多少少还弄回来几颗粮食。可是这一年，他连一颗粮食也没弄回来。听说收是收了一点儿，可是都叫坏蛋王老肥给抢走了。

开头，我还有点儿事情做。他们让我在铁锅里做野菜汤，让我把野菜汤舀〔y o〕到三个破碗里。到第二年春天，我完全闲起来了。我躺在盖满灰尘的锅盖儿上，谁也不理睬我。

小丫丫饿得受不住了，抓着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能吃的。小丫丫可懂事啦！她知道她要是哭，要是闹，爹就会更着急，娘就会更伤心。她就不声不响地，用牙齿咬着小嘴唇。只有爹娘都不在家的时候，她才一个人躲在炕头上，悄悄地哭。她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小声说着梦话：

“小哥哥，给我一块饽饽……”

我心里难过极啦，真想给她做点儿什么吃的，可是用什么来做呢？

一天，郭老大从外边回来，脸上带着笑容。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一年多没见过他笑啦。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我再看他的手，他手里捧着一块白不白黄不黄的东西。

“孩子他娘！”郭老大乐呵呵地对丫丫娘说，“我弄了块这东西来，煮煮看，也许还不坏！”

好，这回总算用得着我了。我在半锅水里搅〔j i o〕着那块白不白黄不黄的硬东西。水渐渐热了，那块东西渐渐碎了。我使劲搅它，它就发出“格支格支”的声音来，好难听。这算什么吃的东西呢？干脆是一块泥巴！

小丫丫可来了精神。她眼巴巴地瞧着锅里，乌黑的眼珠儿又闪亮出光来。

泥巴汤煮好了。我把泥巴汤从锅里舀出来，分到三个破碗里。

我接连做了好几天泥巴汤，这么“格支格支”了好几天。

他们就接连喝了好几天泥巴汤，结果都躺下了。

丫丫躺在炕上，背着脸一声不响。丫丫娘撑起身子来，瞧瞧丫丫的脸。丫丫脸上挂着泪水。

“好丫丫，”丫丫娘轻轻地叫，“不哭……不哭……”

可是她自己倒先哭了。她知道，丫丫就是饿。她心里多着急啊！要是月亮能吃，星星能吃，做娘的也会爬上天去，把月亮和星星给她的小女儿摘下来的。要是有点儿粮食多好啊！哪怕只有几颗！粮食，粮食，粮食才能救丫丫的命啊！

“别哭啦……”郭老大说。他的声音很细。他没发脾气。他连说话都吃力，也没有力气发脾气啦。

“丫丫爹……”丫丫娘说，“你去王老肥家讨点儿什么吧！看有没有吃剩的稀饭，哪怕只有一口……”

郭老大没作声。

“去吧，丫丫爹！咱们俩饿死没啥，活也活够了！可是丫丫才五岁呀，……”

丫丫娘又哭了。

郭老大喘着气，慢吞吞地爬下炕来。他把我抓在手里，手扶着墙喘了半天气，才使劲直起腰来，摇摇晃晃走出了门。

我们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离郭老大家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门口。

郭老大好不容易爬上高高的台阶，去叩那扇黑漆大门上的亮闪闪的铜环。

黑漆大门欠开一道缝儿，一个手提木棒的大汉，探出头来，看了一眼。他还当是有人来抢粮食呢！

郭老大把我伸过去，抖抖瑟瑟他说：

“我们孩子……我们丫丫……快饿死啦！发发善心吧，舍我们一口稀饭，救救孩子一条命吧！……”

郭老大说着说着就跪下去了，把我高高地举在头顶上。给人家跪着，这多难为情呀！可是为了小丫丫，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这时候，门背后又闪出来一个戴着瓜皮帽儿，穿着马褂〔guà〕的胖子。胖子说：

“咦！真新鲜，我们家开粮食店哪？快滚蛋！”

“砰！”大门关上了。

不懂事的娃娃呀！要一口稀饭，一口救命的稀饭，有多么难啊！

我身上一颗饭米粒儿也没沾着，就这么回家了。在路上，我眼睛闭得紧紧的。我怕看郭老大的脸色，也怕看倒在路边上饿死的人。

丫丫到底死了，跟她的小哥哥一样，不声不响地死了。

过了两天，丫丫娘躺在炕上，也一动不动了。

郭老大没埋她们，也没搬她们出去。他没有这分力气。他的两条腿，连自己的身子也支不住了。

郭老大用破席子盖上娘儿两个，自己跌跌撞撞地爬出去了。这一去，我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别一个人走啊！把我也带上吧！”我使劲喊。

郭老大好像什么也没听见，让我孤零零地躺在锅盖上。

过了几天，咦！我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那脚步声还越来越近。

这是谁呀？是郭老大回来了吗？

人影儿在门口一闪。哦！是那个大汉，就是在黑漆大门里提着木棒的那个大汉。他在挨家挨户搜〔sōu〕东西。因为所有的小草房里，都没有人了。

大汉走进门来，掀开炕上的破席子一看，吐了一口唾〔tuò〕沫，恶狠狠地骂道：

“真他娘的晦〔huì〕气！”

大汉两只眼睛贼溜溜地往四处一扫，又骂起来：

“全是穷棒子，什么都没有！”

忽然，他看见我了，就奔过来，把我一把抓住，往锅盖上敲了敲：

“嗯！这玩意儿还不坏。”

他就把我放在铁锅里，连铁锅一起，端出了郭老大的家。

唉——！

从那以后，我就换了一种生活。我住在坏蛋王老肥家里，有许多许多事情要我。我在铁锅里炒大片大片的肥猪肉，在铁锅里做雪白雪白在大米饭。可是我厌烦那种生活！我总觉得，那些东西的味道都不对，有一股血腥味儿！

我老惦〔diàn〕记着郭老大。我盼望有一天还能见到他，重新跟他一块儿过日子。谁知道呢？说不走他跟可怜的小丫丫一样，已经饿死了，直挺挺地躺在路边……

“ 呜——嗯嗯……呜——嗯嗯…… ”

小布头听着听着，鼻子就酸起来；听着听着，流出了眼泪；听着听着，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小布头越哭声音越大，把大铁勺的故事都打断了。

大铁勺心里也很难过，可是他没哭。他光顾讲故事，没注意到小布头那么伤心。后来听见小布头“ 呜呜 ”地哭，他又叹了一口气，不再讲下去“ 你哭啦？ ”大铁勺过了好半天，才轻轻他说了这么一句。大铁勺说话从来都是“ 丁丁当当 ”的，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小声说话呢。

小布头说：“ 我……呜——我没……呜——嗯嗯……我没哭…… ”

大铁勺说：“ 要是你没哭，你就把眼泪擦干吧！ ”

小布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我根本就没哭，根本就没流眼泪…… ”

过了一会儿，小布头问：

“ 要是郭老大有粮食，小丫丫就不会饿死，对吗？ ”

大铁勺说：“ 那当然。 ”

小布头一声不响，他在想。

大铁勺也一声不响。

过了好久，小布头叹了一口气。他问：

“ 喂，你怎么不说话？ ”

大铁勺说：“ 我讲累了。 ”

“ 后来呢？ ”小布头问。

“ 什么‘后来’呀？ ”

“ 故事呗！ ”小布头说，“ 后来怎么样了？ ”

“ 后来——后来就完了。 ”

小布头不信，他摇摇头说：“ 好像还没完。 ”

大铁勺“ 当当 ”地笑起来。

小布头看他笑，就叫着说：“ 哎，你骗人！还没完呢！ ”

大铁勺就不笑了，又接着往下讲。

十七 弄了满身米汤

我心里很不痛快，在坏蛋王老肥家过了二十来个年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算一算，二十来个年头，该多少天呀！我可没有一天忘记了郭老大。我总盼望还能见到他。

忽然有一天，很多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跑到厨房里来了。他们打开碗柜，把我拿出来，放在一个大箩筐里。

我心里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儿呀？他们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们把我和许多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抬到广场上，摆在阳光底下。

天空那么蓝，那么晴朗！太阳那么明亮！我有好久好久没见着太阳光了，心里可真痛快！

我的身边还放着不少别的东西：红漆的大箱子，黑油的大柜子，一床一床的新棉被，一件一件的大皮袄……

广场上围着很多人。他们跟郭老大一家人一样，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都那么快活，在一起说呀，笑呀，唱呀，闹呀。孩子们也赶来凑热闹，在人群里穿来穿去，追着玩儿。

我活了二十几年，还从来不知道人们竟会这样快活。

原来，他们打跑了大坏蛋王老肥，要把这个坏蛋从大伙儿手里抢走的东西，再还给大伙儿。

我觉得挺有意思，正在东张西望地看热闹，忽然有个老头子走到我跟前，蹲下身子，眼睛直瞪瞪地瞧着我。

老头子瞧呀，瞧呀，瞧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没想到他一把抓住了我，突然叫起来：

“在这儿！你会在这儿！不错，一点儿也不错！”

老头子的手哆嗦起来，把我给弄得心里慌极了。

“不错，一点儿也不错！除了我们老二，谁能打出这样漂亮的大铁勺来！”

老头子的声音好熟呀。他瞧着我，我也仔细瞧着他。他是——对啦，不会错！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天天盼望的郭老大！

郭老大没死，郭老大还活着！哎呀，这该多好！我多么快活，真是快活极了，可是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浑身哆嗦。我真是太激动啦！

也不怪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他实在变得太厉害了。那张脸又黑又瘦，还满是皱纹。头发本来全是黑的，这会儿白了一多半儿啦！

郭老大抓住我，对站在他身边一位高个子叔叔说：

“同志！把这把大铁勺分给了我吧！别的，什么金银财宝，我都不要啦！”

那位高个子叔叔笑着问：“这就是你讲过的那把大铁勺吗？”

“对呀！”

“老大爷，拿去吧！是你自己的东西嘛！别的东西，还照样儿分给你。”

那天晚上，郭老大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屋里。这间屋子，也是他新分到的。他还带回来不少别的东西，什么碗柜啦，镜子啦，衣服啦……

郭老大点起油灯，把我拿在手里，凑着灯光翻来覆去地瞧，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

“哈哈，大铁勺呀大铁勺！共产党和毛主席来啦！这回，咱们翻了身啦！”

过了一会儿，郭老大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了很久才说：

“唉！要是老二还在，要是孩子和孩子娘还在，让他们看看今天，那有

多好呀！”

说着说着，郭老大流下眼泪来了。

郭老大这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我叨唠〔dāo lǎo〕了一晚上。

我懂得了翻身的意思。因为从那以后，我们的日子过的跟从前完全不同了。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啦！

大铁勺讲到这里，微笑着舒了一口气，停住了。

“这个郭老大，他到什么地方去啦？”小布头问。

“他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庄稼，从此就能吃上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啦！”

“后来呢？”

“后来又过了几年，他很老了，差不多不能下地干活了。解放前的苦日子，把他的身子给折磨坏啦！”

“那多糟糕呀！”小布头真替郭老大担心。

“一点也不糟糕。那一年乡里成立了敬老院，大伙儿请他到敬老院去过幸福生活，他不肯去。他说他还能干三十年活儿！”

“后来呢？”小布头问。

“后来他就去管理粮食仓库。”

“后来呢？”

“后来，他给大伙儿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情。他生活得非常愉快，非常幸福。我天天给他做好吃的东西，做喷香喷香的大米粥。”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说喷香的大米粥是‘臭稀饭’！”

小布头不好意思他说：“我再也不说‘臭稀饭’啦！”

“那还不够。”大铁勺还不肯罢休，“应该说‘香米粥’！不信，你就来闻一闻，真是喷香喷香的！”

小布头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真奇怪！那味儿真是喷香喷香的！

“真的！好闻极了！”小布头跳着说，“我都想吃一点儿尝尝啦！”

不想小布头这么一跳，一脚踩到米汤上，“滋溜”一下，滑了个大跟头，正好扑在大铁勺里，滚得浑身都是米汤。

大铁勺开心地“当当”地大笑起来。

小布头也开心地大笑起来。

十八 小布头遇险

笑了好久，大铁勺看了看窗子外面，说：

“哎呀，咱们说了好半天话，天都这么晚了！”

小布头也抬起头来，朝窗子外面看了看。真的，天已经黑下来了。

大铁勺说：“咱们明天见吧！郭老大一会儿就要来了。他要把我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到小碗柜里去了。他每天都这样。”

大铁勺刚刚说完，就听见“呀”的一声响，门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也不点灯，伸手到锅盖儿上一摸，就把大铁勺拿在手里。

一定是郭老大！小布头想。他使劲睁大了眼睛，想看看郭老大是个什么样儿。

“哎哟！”小布头吃了一惊。

小布头在黑暗里看见：这个郭老大原来就是那个白胡子老爷爷。就是他，用一块木头板子夹死了那个机灵的鼠老五。

小布头想：大铁勺一定弄错了。这个坏老爷爷一定不是郭老大，也就是说，不是老郭爷爷。

其实小布头弄错了。这个白胡子老爷爷正是郭老大，正是小芦花说的老郭爷爷。

白胡子老爷爷把大铁勺洗好，擦干，送进小碗柜里。

白胡子老爷爷又把堆在墙角里的大白薯收藏好，就走出去了。

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天完全黑下来了。摆在墙边的几件家具先还有点儿模模糊糊的影子，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窗子外面几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在一闪一闪地发光。

小布头孤单地躺在锅盖上，迷迷糊糊地就要睡着了。

忽然，“扑！扑！扑！扑！”

小布头吃了一惊，立刻清醒过来。他仔细听，声音在碗柜底下。

又一阵“沙沙沙”的轻响，好像什么东西在地上走，那声音还越来越近。

小布头心里害怕起来。他想：“可别到我这里来，我可不欢迎……”

偏偏人家找上来了。

“扑登！”锅盖子震动了一下，好像有什么跳到锅盖子上，差一点儿撞在小布头身上。

“扑登！扑登！扑登！”锅盖子又震动了三下。

四只什么家伙跳到锅盖上来了。

小布头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连大气都不敢出。

最先跳上来的一个家伙溜到小布头身边，用冰凉冰凉的鼻子，在小布头身上乱闻。小布头被几根细胡子杆〔chù〕得浑身直痒痒〔y ng〕。后来，一根细胡子竟杵到小布头的鼻孔里去了。小布头要打喷嚏〔p ēn tì〕，可是他不敢，只好拚命忍住。

“喳喳！”闻小布头的家伙叫起来，声音特别刺耳，“今天，我鼠老大的运气不坏呀！”

“吱吱，运气真不坏！”另一个家伙恭恭敬敬他说。

“嗞嗞，运气是挺好！”又一个家伙说。

“唧唧，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还有一个家伙说。

小布头想：这四个家伙，声音怎么这样难听呀！

原来他们是四只老鼠——鼠老五的四个哥哥：“喳喳”叫的是老大，“吱吱”叫的是老二，“滋滋”叫的是老三，“唧唧”叫的是老四。

鼠老大说：“总算找到了这么香的一块点心，喳喳，还做得挺精致！”

鼠老二陪着笑说：“吱吱，不过照我看……”

鼠老大瞪起红眼睛说：“照你看怎么样？”

鼠老二说：“这不是……”

“不是什么？”

“这不是一块，吱吱，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块香点心！”

鼠老三说“滋滋，简直香极了！”

鼠老四说：“唧唧，真是再香也没有了！”

“喳喳！”鼠老大很得意地叫了一声说：

“这个该死的老头子，晚上老守在粮食仓库里，一颗粮食也不叫咱们吃。喳喳，他不叫咱们吃粮食，咱们就搬到他屋里来往，把他屋里的东西统统吃光，不管甜的、咸的、酸的……”

“滋滋，还有辣的。”鼠老三讨好说。

“你多嘴！喳喳！你可恶！喳喳！”鼠老大大叫说，“我不吃辣的！”

“是，是！滋滋！”鼠老三赶紧改口，“不吃辣的，就不吃辣的！滋滋！要是谁再说吃辣的，我就用尖牙齿咬他的脖子！”

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窗口射进来一道银白色的月光。小布头偷偷地睁开眼睛一瞧：呀！围着他的四个家伙全是毛茸茸的，模样儿跟夹死在木头板儿上的那个小东西完全一样：尖尖的嘴巴，圆圆的耳朵，小眼睛，小胡子，身后拖着一条又细又长的尾巴。只不过，他们一个比一个头儿大。

“喳喳，我最讨厌亮光！”鼠老大对着月亮光叫起来。

“吱吱，亮光最讨厌！”鼠老二接着说。

“滋滋，亮光讨厌极了！”鼠老三说。

“唧唧，真是再讨厌也没有了！”鼠老四说。

“走！”鼠老大下命令，“带着香点心回洞去！”

“滋滋！”鼠老三答应一声，揪住小布头上衣的领子，把小布头提了起来。

小布头心里想：“怎么我又成了香点心了？”他想喊，可是叫上衣领子给扣住了脖子，透不出气来。

就这样，小布头被拖进了老鼠洞。

十九 一笔挺难算的帐

四只老鼠回到洞里，围着小布头，坐成一圈儿。

小布头仰面朝天躺在中间。他身上脸上的米汤都干了，好像蒙上了一层硬壳，倒真的像一块点心啦！

鼠老大说：“现在，喳喳，我们就来吃这块点心。”

老二、老三、老四一听，就要往“点心”上扑。

“喳喳！”鼠老大大喝一声，“不许动！”

老二、老三、老四都吓得不敢动了。

“喳——喳喳喳喳！”鼠老大大笑起来，“没什么，喳喳，没什么。大家先不忙吃。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第一，咱们弄到了一块点心；第二，喳喳，这个第二，老五一出洞就不见回来，咱们从此少了一张嘴。咱们应该庆贺庆贺，每人作一首诗，喳喳，说说自己的本事。看谁的本事大，诗又作得快，喳喳到分点心的时候，就可以……喳喳就可以鼠老二恭恭敬敬他说：“吱吱，就可以多给他。”

“对，喳喳，就可以都给他。大家都同意吧？喳喳！那好，现在就开始，我先作！”

鼠老大说完，马上念道：

鼠老大，顶呱呱，
人人见我都害怕！
洞里大权都归我，
世界之上我称霸！

鼠老大怎么作得这样快呀？原来，这是他过生日那天，鼠老二献给他的祝寿诗。鼠老大把诗里边的“你”都改成了“我”，就成啦！

鼠老二心里在笑，可是嘴上说：

“简直是杰(jié)作！太感动人啦，把我感动得都要流下眼泪来啦！吱吱，简直是杰作！”

鼠老大很得意。他看见老三老四在一旁发呆，就生起气来：

“喳喳，你们怎么啦？都变成哑巴了吗？”

鼠老三正在那里编自己的诗呢，憋得脑袋都晕了。他好像听见鼠老二讲什么茄子，就赶紧说：

“对，嗞嗞，真是个茄子！”

鼠老四也没头没脑接上去说：

“对极了！唧唧，一定是个紫茄子！”

“胡说！”鼠老大气得直喊，“是杰作，不是茄子。更不是紫茄子！老三，喳喳，给我咬老四的脖子！”

鼠老三冲上去，狠狠地咬了鼠老四一口，咬得鼠老四“唧——”一声大叫。

鼠老大怒气消了，就说：“现在轮到鼠老二作了，喳喳！”

鼠老二假装想了好半天，才开始念：

鼠老二，本事大，
嘴儿尖尖会说话。
别看今天当军师，
吱呀吱呀吱呀呀。

鼠老大问：“完啦？”

鼠老二说：“完啦。”

鼠老大有点儿不放心，他问：“你这个‘吱呀吱呀’是什么意思？”

鼠老二笑着说：“什么意思也没有。这第四句，我实在想不出来了，就‘吱呀吱呀’地，随便凑上了几个字。要是我有你老大这样的天才，可就好啦！”

其实这首诗，鼠老二早就编好了，末了几句本来是“老大一死我当家”。鼠老二又不是傻瓜，他当然不肯当着鼠老大的面照实念，所以临时改成“吱呀吱呀吱呀”了。

鼠老二的花言巧语，鼠老大听了还很满意，他说：

“不过，‘吱呀吱呀’也太不像话。喳喳，该老三的了！”

鼠老三憋得脑袋都疼啦。他翻着眼睛，“嗞嗞”他说：

鼠老三，不简单……嗞嗞，不简单……”

鼠老大发脾气说：“喳喳，就凭你这个磨蹭劲儿，你就不配吃点心！”

鼠老三急了，赶紧念：

鼠老三，不简单，

又用牙来又用拳。

只要老大说声“咬”，

让他脖子稀巴烂！

鼠老大马上问：“让谁的脖子稀巴烂？”

鼠老三说：“谁说咬，嗞嗞，就让谁的脖子……”

鼠老大大叫：“你说什么？喳喳！”

鼠老三说：“不！不！嗞嗞，说咬谁，就让谁的脖子稀巴烂！”

鼠老大不满意，他说：“哼！诗里根本就没讲清楚！喳喳，这诗太差！老四念！”

鼠老四就念：

鼠老四，真能干，

香油能喝一大碗，

能吃饺子能吃面，

点心能吃二斤半！

鼠老四念完，看看地上的小布头，咽〔yàn〕了一口唾沫。

鼠老大说：“你就知道吃。喳喳，这算什么诗！”

鼠老三问：“老大，咱们该分点心了吧？”

“好吧！”鼠老大说，“就分吧！喳喳，大伙儿说一说，该怎么分？”

“这好办，唧唧！”鼠老四高高兴兴他说，“老五不在，咱们把点心分成四份，每人一份。”

“你胡说！喳喳！你凭〔píng〕什么吃那么多！点心又不是你找着的，你的诗作得也不好！”

“吱吱”鼠老二陪着笑说：“照我看，应该让老大吃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吱吱，咱们三个再……”

鼠老大没等他说完，就嚷：“这就对啦！喳喳，既然你们乐意全让给我，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

鼠老三连忙说：“不是全让给你，嗞嗞，是让你吃……吃二分之一！”

鼠老大说：“反正都一样。”

鼠老四说：“才不一样哪，唧唧！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份，其中的一份，就叫‘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唧唧，就是一半儿。”

鼠老大说：“胡说！‘二分’，就是……喳喳……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份儿……”

老三老四一齐说：“对呀！”

鼠老大接着说：“这个‘之一’嘛，喳喳，就是都给一个人，也就是都给我！”

小布头躺在地上，听了这一笔糊涂帐，再也憋不住笑了。他就“噗哧〔p ch ī〕”一声笑了出来。

“喳喳，你笑什么！”鼠老大冲着鼠老二大发脾气，“你说，不对吗？”

“我没笑呀！”鼠老二也没听清到底谁在笑。

鼠老大就喊：“那你说‘二分之一’到底是怎么回事？”

鼠老二看看老大，又看看老三和老四，挠挠头说：

“这个，吱吱，这笔帐很难算。我一时也算不清楚。”

鼠老大说：“那好吧，喳喳，你们先去算，让我先吃。等我吃完了，你们也就算出来了。”

鼠老大坐下来，摸摸尖鼻子，捋捋小胡子，吡吡〔c ī〕白牙齿，他预备吃点心了。老三老四眼巴巴地看着他，不住地咽唾沫。鼠老二倒没咽唾沫，因为他还不大相信小布头是一块香点心。

小布头多么着急呀！他想：“最好不要先咬我的鼻子“喳喳！”鼠老大叫了一声，咬了一口小布头的尖帽子。尖帽子叫稀饭给粘在小布头的脑袋瓜儿上了，没给咬下来。

“喳喳！”鼠老大又叫了一声，咬了一口小布头的绿上衣，还是没咬动。

“喳喳！”鼠老大又大叫一声，咬了一口小布头的白裤子，仍旧没咬动。

“喳喳！呸！”鼠老大恼火了，“这算什么点心哪！喳喳，简直像布片儿！”

鼠老大一丢下小布头，老三老四一齐扑了上去，“嗞嗞！”“唧唧！”各自咬住了小布头的一条胳膊。

小布头疼得“哎哟”一声叫，两条胳膊使劲一甩，甩脱了两只老鼠。他从地上跳起身来，刚刚站稳，又一个屁股墩儿坐在地上。他一动不动躺了那么半天，躺得两条腿都发麻啦。

点心自己还会跳！四只老鼠吃了一惊，都呆住了。他们睁着贼溜溜的小眼睛，盯着小布头。

二十 鼠老二出了个坏主意

“喳喳！你是什么玩意儿？”鼠老大呲出尖尖的白牙齿，骂起小布头来，“你竟敢假装点心，故意骗我们！”

“瞎说！”小布头也生气地喊，“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点心？你们凭什么乱咬人？你们好没羞！你们不要脸！你们偷粮食！”

“好哇！”鼠老大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喳喳，好哇，你敢跟我顶嘴！弟兄们，来呀！给我狠狠地扔！”

老二老三老四一听说“扔”，就一齐朝小布头冲上去。

鼠老三先出一拳，把小布头打倒。鼠老二拖住小布头的两条腿，老三老四一个拖住小布头的一条胳膊。

小布头使劲想挣脱，两条腿拚命蹬。

“一！二！三！”鼠老大带头喊。

老二老三老四就把小布头使劲往上抛。

小布头飞了起来，“砰”地一下，脑袋撞在洞顶上，又“啪”地一响，身子摔在地上。

小布头忍住疼，一声也不喊，一声也不哼。

三只老鼠又冲上去，又拖住小布头。鼠老大又喊：“一！二！三！”小布头又飞了起来。

这是老鼠洞里最厉害的刑罚〔xíng fá〕，是专出坏主意的鼠老二想出来的。

小布头起先还怒气冲冲地瞪着眼睛，拚命想挣脱。可是给抛了十下，他脑袋就晕了，眼睛就闭上了，腿和胳膊都软了。

四只坏老鼠可不管，又使劲把小布头抛了二十下。

鼠老大看小布头一动也不动，眼睛闭得紧紧地。他把耳朵凑在小布头胸口听了一听，仰着脑袋大笑起来：

“喳喳喳喳！咱们把这玩意儿活活地摔死啦！”

鼠老大可错啦！小布头是摔不死的。所有的布娃娃，都是摔不死的。

“来呀！”鼠老大喊，“搬块大石头，喳喳，把他压起来，等放烂了再吃。”

老三老四不知从哪儿拖来了一块大石头，压在小布头身上。

压住了小布头，四只老鼠就坐下来想主意，怎么填饱自己空空的肚子。

小布头给压在石头底下，他也在想：

“这回明白了，老鼠全是坏蛋！连那个会唱歌的鼠老五，也是个坏蛋！他们整天什么都不干，专门偷粮食吃。我多傻呀，还为那个小坏蛋哭了一场。我还埋怨白胡子老爷爷呢！老爷爷真是个好老爷爷。他一定是大铁勺讲的郭老大，也就是小芦花讲的老郭爷爷。”

“吱吱，我倒想出了个好主意！”

小布头一听，是鼠老二的声音。

“原先，咱们老五动过这个念头。”鼠老二接着说，“他胆子小，吱吱，怕危险，就没那么办。”

“什么主意？快说！”鼠老大说。

鼠老二说：“咱们去弄……”

说到这儿，鼠老二就不往下说了。他溜到大石头旁边，鬼头鬼脑地看了

看压在下边的小布头。

小布头赶紧闭上眼睛。

鼠老大不耐烦他说：“喳喳，你干什么哪？快往下说呀！”

鼠老二凑近鼠老大的耳朵，小声说：“那个玩意儿的脑袋瓜儿还露在外面呢！我看，吱吱，咱们把石头挪一挪，把他连脑袋带耳朵，全压住吧！”

“用不着！”鼠老大说，“他死啦！喳喳，就是没死，他也不能动。你往下说！”

鼠老二小声说：“咱们去弄一只鸡来吃吃！”

老三老四一听，特别高兴，他们就唱起来：

嗞嗞嗞，唧唧唧

咱们要吃一只鸡！

鼠老大可没高兴，他倒有点儿发愁。因为那些鸡是一大群，随你拖哪一只，所有的鸡就一齐乱叫乱啄。那些小公鸡更凶，他们能一下子把老鼠的眼睛啄瞎。

“吱吱，别着急！”鼠老二得意他说，“老五说过偷鸡，可是他没有办法。我可不是那个笨蛋老五，吱吱，我有个好办法！”

“喳喳，你倒说说看！”鼠老大说。

“好！是这么回事儿：吱吱，有一只小芦花，她老是独自一个儿跑进外边这间屋子里来玩儿。咱们就在大门口小布头一听见鼠老二说要偷鸡吃，就使劲听，又听见提到小芦花，他慌极了。他还约小芦花到这儿来玩儿呢，她一定会来的。哎呀！要是她来了，那怎么办呢？”

小布头想听听他们打算怎么抓小芦花。可是鼠老二的声音越来越小，“吱吱吱吱”的，一句也听不清了。

忽然，四只老鼠欢喜地大叫起来。

“喳喳，妙极啦！”鼠老大喊。

鼠老二很得意地“吱吱吱”笑了。

鼠老三鼠老四就一边跳，一边唱：

嗞嗞嗞，唧唧唧，

咱们要吃一只鸡！

唧唧唧，喳喳喳，

咱们要吃小芦花！

二一 救了小芦花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

四只老鼠“扑登，扑登”，都往洞的后边跑去了。

小布头扭过头去一看，老鼠洞的后边透进来一道亮光，原来那儿还有个后门呢！

可是小布头不明白：鼠老二不是说等小芦花到屋子里来再抓她吗？他们干嘛全都跑出去啦？

小布头现在看清楚了，他跟老鼠洞的前门离得很近，还可以看见外间屋子的地。他想逃出去，把四只老鼠的坏主意告诉小芦花，让她千万别离开大伙儿，千万别独自一个儿跑到这儿来。可是他一动也不能动。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好重呀！

过了一会儿，后门口有轻巧的脚步声。小布头一看，鼠老四溜进来了。

鼠老四把叼来的一点儿什么东西放在地上，快活地哼起来：

鼠老四，真快活，

一只甲虫放在这。

等会儿再挖两三只，

抓住芦花有吃喝！

鼠老四一边唱，一边又溜出洞去了。

小布头想：这是怎么回事呀？

四只老鼠都不在家。小布头只盼望小芦花在这个时候来，好叫她赶快逃走。

可是小芦花还不来。

又过了一会儿，鼠老三也回来了。他也把叼来的一点儿什么东西放在地上，就溜出洞去了，嘴里还哼哼着：

鼠老三，兴冲冲！

一条毛虫放进洞。

等会儿摆在洞口上，

芦花来了把命送！

小布头动脑筋使劲想。想着想着，他就明白啦！老鼠出去挖了些躲在地底下过冬的虫子回来，等会儿放在洞口，想引小芦花来吃。小芦花要是上了当，真找到洞口来吃食，四只老鼠就从洞里窜出去，把小芦花拖进来吃掉。对，他们打的一定是这么个坏主意！

一猜透老鼠们的鬼把戏，小布头更着急了：小芦花怎么还不来呢？

忽然，小布头听见洞口传来很好听的喊声。

“咕咕，小布头！咕咕，小布头！”

小芦花走进屋子里来了！

小布头就喊：“小芦花，快跑！”

小芦花问：“小布头，你在哪儿呀？”

小布头着急地喊：“小芦花，赶快出去！去跟你的朋友呆在一块儿！”

“咕咕咕！”小芦花还笑呢，“小布头，你藏在哪儿啦？我找不着你，你自己出来吧！”

小布头扭过头来看看老鼠洞的后门，他急得要死啦！

“赶紧走开！他们就来了！”

“他们是谁呀？”小芦花还是“咕咕”地笑。

“他们就是大老鼠！”小布头死劲喊，“他们要吃掉你！”

小芦花却顺着声音，找到碗柜底下来了。她笑着说：

“找着啦，找着啦！你出来吧，你输啦！哎呀，你也不嫌〔xián〕脏，什么地方都钻。你可真逗！”

小芦花其实还没瞧见小布头。老鼠洞里漆黑漆黑的，她什么也瞧不见。

小布头在洞里说：“小芦花，我叫老鼠给压在洞里了，出不去！老鼠要吃你，他们想在洞口上放些吃食，你要一吃……哎呀，真是急死人！”

“你净哄我玩儿，我才不信呢！就是不信！就是不信！”

小芦花说完，又“咕咕”地笑起来。

小布头急得哭了出来，喊着说：“你真气死人！快逃走吧！他们就要回来啦！要快点儿逃！”

听见小布头急哭了，小芦花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她心里一慌，也哭了出来。

“可是……小布头，你……你怎么……怎么办呢？”

“别管我啦！”小布头又是急，又是气，“你还不快跑！他们就回来啦！”

“小布头，我走啦！你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救你！”

小芦花一边哭，一边往外跑。

小布头这才舒了一口气，心里说不出地轻松。忽听得：“扑登”一声，老鼠真的回来了。第一个从后门跳进来的是鼠老二，接着是老大和老三老四。

鼠老二一进洞，像箭一样地窜到前门口。他看见小芦花的尾巴在门边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鼠老二扭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小布头一眼。他凑近鼠老大的耳朵，“吱吱”他说了几句什么。鼠老大眼珠子立刻红了。他气得浑身发抖，“喳喳喳喳”地乱叫：

“好哇！这个小坏蛋，他敢泄漏〔xièlòu〕咱们的秘密。来呀！把他给我押〔yā]上来，我要审〔shěn]问他！”

鼠老三和鼠老四就推开石头，一个扯住小布头的左胳膊，一个抓住右胳膊，把他拖到鼠老大跟前。

鼠老大瞪着红眼珠子问：

“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事儿说给了小芦花啦？”

老二、老三、老四齐声喊：

“说！”

小布头生气地喊：

“不说！不说！我就是不说！”

“来呀！”鼠老大大喊一声，“给我扔！把他摔死！”

老二、老三、老四像疯了一样，拖住小布头，又把他抛了起来。

“砰！”

“啪！”

小布头摔得好疼呀！

“说！”四只老鼠一齐叫。

小布头咬紧了嘴唇，索性不出声。

四只老鼠把小布头又一连抛了十下。小布头仍旧什么话也不说。

四只老鼠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把小布头仍旧压在大石头底下，

坐下来喘气。

喘了一会儿气，四只老鼠把叼来的吃食撒在洞口。他们还希望小芦花来上当哩！可是等了一整天，一直等到天黑，小芦花也没有来。

四只老鼠丧气极了。他们恨小布头恨得要死。他们想把小布头撕〔sī〕得粉碎。可是他们都饿极了，谁也没有力气去撕小布头。

天黑了，四只老鼠又溜出洞去找吃的了。小布头听见鼠老二在洞口“吱吱吱”地对鼠老大说：

“等咱们吃饱了肚子，有了力气，回来就把这玩意儿弄死。这回要让他真死！咱们要咬断他的脖子，嚼碎他的脑袋，把他弄得稀巴烂！再挖一个坑，把他埋起来，让他烂成一团泥巴！”

小布头压在石头底下，默默地想：“明天，他们就要杀死我了……”

二二 小布头的梦

这天夜里，小布头在漆黑的老鼠洞里做了一个梦。

小布头梦见自己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被子是一条浅黄的小毛巾，枕头是一个软软的小布袋。他的头顶上，是那个台灯的绿纱灯罩，好像一把好看的小伞。

忽然，小布头听见苹苹回来了。他赶紧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叫苹苹看见。

苹苹说：“爸爸，小布头不见啦！我到处找，怎么也找不着。老师阿姨都说没看见他，小朋友也说没看见他。”

苹苹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小布头蒙在被子里，很不好意思。他心里说：“我没逃走呀！我不是还在这儿吗！我不生苹苹的气了。因为苹苹说得很对，粮食确实是宝贝。我接受她的批评。我决不逃跑！”

小布头听苹苹哭得很伤心，就在被子里喊：

“苹苹！苹苹！”

“小布头，你在哪儿呀？”这声音又像苹苹，又像小芦花。

“哈哈！我在这儿哪！”

小布头掀开被子，跳了起来。这一跳可用力太猛，把台灯给撞翻了。台灯“轰”地一声，压在小布头的身上。这个台灯好重哟，简直像块大石头。小布头一动也动不了啦。

可是奇怪，电灯泡掉下来，打了几个滚儿，却还在放光。这是什么电灯泡呀，明明是个大鸡蛋嘛！大鸡蛋忽然裂成了两半儿，从里边走出一只小母鸡来，对着小布头“咕咕”地笑。

哟！原来是小芦花！

小芦花快活他说：“告诉你，小布头，我已经会生蛋啦！”

小布头一看，真的，满地都是鸡蛋，好大好大的鸡蛋，还装满了许许多多大箩筐。

小布头真想祝贺祝贺小芦花，拥抱一下小芦花。可是他被什么压在底下，一动也不能动。

小芦花说：“小布头，我来救你出去！”

小芦花扭头唤了一声：“咕咕！”一下子来了两只五彩羽毛的大公鸡。

大公鸡伸长了脖子打鸣儿：“咯咯咯儿——！”所有的鸡蛋立刻裂开了，都跳出一只黄绒毛的小鸡来。

黄绒毛小鸡都飞到大公鸡背上，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喊：

“冲呀，咱们要救出小布头！咱们要杀死大老鼠！”

五彩羽毛大公鸡又啼了一声“咯咯咯儿——！”就扑着翅膀冲锋啦！小鸡在大公鸡背上挥舞着明晃晃的大刀。

鼠老大、鼠老二、鼠老三、鼠老四，还有鼠子鼠孙一大群，全吓得浑身发抖，一溜烟儿逃走了。

“好呀！好呀！”小布头站了起来，又是拍手又是喊。

坏蛋赶跑啦，小布头看见小芦花用翅膀捧着一个大鸡蛋。

“咦？”小布头问，“为什么这个鸡蛋没出来小鸡呀？”

“这个才不是鸡蛋呢！”小芦花笑着说，“这是一颗麦子！”

小布头说：“哎呀，太好啦！咱们把它种起来吧，那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粮食来啦！”

小芦花说：“对！咱们把它种起来！”

他们就把那颗鸡蛋一样的麦子埋在地里。

小布头等呀等呀，地里可什么也没长出来。

小芦花说：“别着急，我懂得怎么才能让麦子长出来。”

小芦花从翅膀底下拿出来一把大扇子。她把大扇子交给小布头，对他说：

“对着种麦子的地方，扇几下。”

小布头接过大扇子就扇。刚扇两下，就听得“轰”地一声响，地里长出一棵大树来。哎呀！好高的树呀！

上边结了好多好多麦子，颗颗都像鸡蛋那么大。

小布头又扇了两下，麦子就像熟透的苹果似的从麦子树上掉下来，“乒乒乓乓”，落得满地都是。

小布头和小芦花就把麦子堆起来。堆呀，堆呀……哈！堆成了一座山！

正在忙的时候，小布头听见有个女孩子喊：

“小布头！”

小布头回头一看，呀！是苹苹！

苹苹跑过来，抱起小布头，亲亲他的小脸蛋儿说：

“多好呀，小布头！现在，你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了！你不光改掉了缺点，还学会了种麦子。连我都不会种麦子呢！回到家里，你快教给我。咱们要在院子里到处都栽上麦子树！”

小布头该多快活呀！

这时候，他又听见好多小朋友在喊：

“小布头！小布头！”

哈哈！小黑熊，布猴子，小鸭子，大洋娃娃……他们都来啦。大伙儿都说：小布头真是个好顶好的小朋友！

“小布头，”布猴子说，“咱们跳舞吧！”

小布头跟小朋友一起，围着那棵大麦子树跳起舞来，就跳那个《欢乐舞》。

小布头正跳得高兴呢，忽然麦子树上落下一颗大麦粒来，“砰！”正好压在小布头身上。

小布头吃了一惊，抬头一看，他还是躺在漆黑漆黑的老鼠洞里，身上压的不是什么大麦粒，还是那块很重很重的大石头。他还是一动也不能动……

原来，刚才的那些，只是一个梦呀！

两颗泪珠儿，从小布头的脸上滚了下来。

苹苹多好呀！小布头真想一下子就找到苹苹，扑到苹苹的怀里。可是，他现在被压在大石头底下，而且天一亮，他就要被老鼠撕成一片儿一片儿的了。

“唉！”小布头叹了一口气，自己抱怨自己说：

“我再也看不到苹苹啦！我干吗要逃跑呢！苹苹会永远把我当成一个坏孩子了！”

二三 小布头遇救

天亮的时候，四只老鼠回来了。他们把小布头团团围住。

小布头心里想：“坏蛋要杀我啦！”

哪知道四只老鼠挺和气地坐了下来，一点儿也不像要杀死他的样子。

“吱吱！”鼠老二说，“你听着，小东西，我已经全都知道啦！吱吱！昨天，你就在洞口，把我们的事儿全都告诉小芦花了。她当然再也不敢来啦！吱吱！你就想让我们抓不到她。对不对？”

小布头不理他。

“吱吱！”鼠老二挺难听地笑了一声，“什么也瞒〔mán〕不了我，我能算，我一算就算出来啦！”

“你吹牛，你什么也不会算！”小布头撇撇嘴说，“你昨天还盼着小芦花会来呢！真不要脸，没羞，还吹牛！”

鼠老二脸色一变，可是马上又笑了：

“吱吱，你听着：我们本来想今天早晨杀掉你，把你撕成一片儿一片儿的。可是我们都是好心肠。我们一想：‘唉呀，这个小娃娃多么小呀！这么小就死掉，多可怜呀！’我们这么一想，就不想杀你了。吱吱，我们就饶〔ráo〕了你，就要把你放出去。”

“真的？”小布头不太相信。

“当然是真的啦！”鼠老二挺和气地笑着，“可是，吱吱，我们饶了你的命，你也该帮我们办一点儿事——一丁点儿一丁点儿事……”

“什么事呀？”

“你想办法让小芦花来玩儿。你就对她说，吱吱，上回你是骗她的，根本没有谁想抓她。你让她到洞口来玩儿……别的，吱吱，别的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就放你回家去啦！”

小布头一听，气得要命。他什么话也说不出，光是骂：

“呸，你不要脸！呸，你不要脸！呸……”

鼠老二厚着脸皮说：“你别当是我们要吃她，我们才不吃鸡肉呢！吱吱，鸡肉一点儿也不好吃，净塞牙，我们一回也没吃过。吱吱，不论公鸡母鸡，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总是帮助他们，送给他们好玩儿和好吃的。我们就是跟小芦花开个玩笑，吱吱，请她来洞里玩儿一天，就送她回去……”

小布头越叫声音越大：

“呸！你不要脸！你们四个全都不要脸！你们四个全是大坏蛋，专门偷人家的粮食吃！让老郭爷爷用木头板儿把你们全都夹死！”

鼠老大让小布头骂得眼睛冒出火来，他大叫：“噎——气死我啦！可气死我啦！把他给我杀掉！把他撕成一片儿一片儿的！”

老三老四立刻扑上去，推开那块大石头。

“咚！”

墙壁突然震动起来，四只老鼠全都一愣。

“咚！”“咚！”

接着又响了几声，好像有人在敲墙壁。

鼠老二凑近鼠老大的耳朵，轻轻说：“吱吱，这声音，可不大妙！”

鼠老大朝前门瞧了一眼说：“把这小东西弄到后门口去，在那儿弄死他！”

鼠老三揪住小布头的领子，把他拖到后门口。

四只老鼠全都把牙齿咬得格支格支响。他们要把牙齿磨快，好把小布头撕得粉碎。

“喳喳，我咬碎他的脑袋！”鼠老大一边磨牙齿，一边恶狠狠地叫。

“吱吱，我咬烂他的肚子！”鼠老二叫。

“嗞嗞，我咬掉他的两只手！”鼠老三叫。

“唧唧，我咬断他的两条腿！”鼠老四叫。

“咚！咚！咚！”

敲墙壁的声音更大，把他们的声音都压下去了，忽然——

“轰！哗啦——！”

洞里一下子亮了，太阳光从前边直射进来，晃得小布头睁不开眼睛。原来有几把大铁镐，把前面的墙壁打了一个洞。

“喳喳！”“吱吱！”“嗞嗞！”“唧唧！”四只老鼠吓得四处乱窜。

鼠老大第一个想从后门逃出去。小布头一把拖住他的尾巴，不让他逃。可是鼠老大力气大，他反倒把小布头拖到了后门口，自己钻了出去。

小布头在门里，死劲拉住鼠老大的尾巴不放，鼠老大在门外，也拼命地拉自己的尾巴。这老鼠尾巴又细又滑，小布头用尽了力气，末了儿还是让鼠老大挣脱了。

“喳喳，”鼠老大在洞外喘着气，恶狠狠他说：

“咱们走着瞧，早晚找你算这笔帐！”

鼠老大逃跑了。可是洞里还有三只老鼠呢！决不能放走他们！小布头这么一想，就打了个滚儿，把身子堵〔d〕在后门口。

尽管小布头身子小，他把后门堵住了一半，剩下的三只老鼠就再没法往外窜了。鼠老二、鼠老三、鼠老四只好拚着性命，从刚刚掘开的墙洞冲出去。

“打呀！打呀！”

小布头听见外面屋子里有人在喊，接着“丁丁当当”，一阵铁镐铁锹敲打的声音。

小布头从破墙洞朝外张望，看见外边有好多的人。

“哎哟，全跑啦！”一个圆脸儿的阿姨说，她手里提着一把大镐，“没想到里头还藏着这么多老鼠！”

“哈哈！”一个满脸黑胡茬〔chá〕子的伯伯笑起来。他冲着——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笑着说：“叫他们也跟老郭一样，让出自己的房子，为田嫂的科学实验做贡献吧！”

那位白胡子老爷爷小布头认识的，他就是打死小坏蛋鼠老五的郭爷爷，郭爷爷乐呵呵地举起手里的铁锹：“我拍你个大胡子！我成了老耗子啦？”

那些人一齐哈哈笑。他们正在把好些泥巴块和碎砖头装到大马车上。

那个黑胡茬子怕伯抡起大镐来，越抡离小布头越近。到后来，有一镐差点儿砸在小布头身上。还好，他忽然停下来，弯腰拾起小布头：

“咦，这是个什么东西？”

他把小布头交给老郭爷爷：“你养的这是什么鸟儿，让老鼠拖进洞了？”

老郭爷爷仔细瞧瞧，也不明白：“我家没这东西呀！”

他把小布头递给圆脸的阿姨：

“你看看，是不是二娃的什么小玩意儿？”

圆脸的阿姨接过小布头，摇摇头说：

“不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娃娃嘛！”

老郭爷爷说：“拿回去给二娃玩儿吧！”

那个阿姨说了声“谢谢”，就把小布头揣进暖乎乎的怀里。

二四 决定坐飞机去找苹苹

那位阿姨把小布头放在怀里，就回家了。她家的院墙一紧挨着老郭爷爷家的房子，走几步路就到了。

阿姨进了屋子，把小布头摆在小炕桌上。

太阳光照得小炕桌上暖洋洋的。小布头看着雪白的窗纸，看着明亮的玻璃，还有贴在玻璃中央的好看的窗花，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在又黑暗又潮湿的老鼠洞里呆了这么久，小布头更觉这里又明亮，又温暖。

那位阿姨又出去干活儿了。屋子里只剩下小布头一个人，坐在炕桌上晒太阳。

忽然，小布头听见“咕咕！咕咕！”这声音好熟呀！他往地上看，原来是一只小母鸡，跟小芦花一般大，毛色是黑的。小布头就招呼她：

“喂，小朋友！”

小黑母鸡伸长了脖子往上瞧了瞧，惊奇他说：

“咕咕咕！你是谁呀？也是田阿姨家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田阿姨？这儿就是田阿姨的家么？”

“对呀！你认识她吗？”

“嗯！”小布头这才明白，原来带他回来的那个圆脸儿的阿姨，就是小芦花说的田阿姨！他就问：

“那你一定是田阿姨家的小母鸡啦！”

“对呀！”小黑母鸡高兴他说。

“那你一定认识小芦花啦！”小布头赶紧问。

“怎么不认识！她是我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她现在在哪儿？”

“在外边发愁呢！她的一个好朋友被老鼠拖到洞里去了。那个朋友可好啦！在老鼠洞里还救了小芦花！小芦花也要去救他。我们大家都帮她想办法，想呀，想呀，怎么也想不出来。唉，小芦花急得连米粒儿都吃不下啦！”

“哈哈……”小布头觉得高兴，就笑起来。

没想到小黑母鸡生气了。她说：

“哼！人家发愁，你倒笑！真坏！你要知道，呆在老鼠洞里多危险呀！”

小布头就忍住笑。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小黑母鸡问。

小布头说：“照我看，顶好是把老鼠洞挖开，把老鼠统统打跑，再救出那个朋友来！”

小黑母鸡想了一想说：“这倒是个好办法，等我把小芦花找来，大伙儿商量商量！”

“小芦花！”小黑母鸡喊了一声。

门儿掀开了一道缝儿，先钻进一只小白母鸡来，后来又钻进一只……

“小芦花！”小布头大声喊起来。

小芦花抬头一看，也大声喊起来：

“小布头！”

小芦花和小布头都高兴极了。小黑母鸡和小白母鸡又是高兴，又是惊奇。她们早听小芦花说，她的好朋友就叫“小布头”，可没想到勇敢的小布头是

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布娃娃。

三只小母鸡一高兴，全飞到炕上去了。反正田阿姨没在家，他们四个爱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

小布头说起他在老鼠洞里受的那些苦，小芦花听着又伤心得哭起来。小黑母鸡和小白母鸡也陪着她掉了不少眼泪。后来听小布头讲到挖开了老鼠洞，她们就笑起来，“咕咕咕咕”地，笑得特别快活。

小布头讲完了，他们四个就在一起做游戏，捉迷藏呀，丢手绢呀，跳房子呀，找朋友呀……他们把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做的游戏全都做遍了！

最后玩累了，他们又坐下来聊〔liáo〕天儿。

小芦花说：“小布头，你就住在这儿吧！赶明儿，我们还来找你玩儿。小黑，对不？”

小黑母鸡说：“对呀！”

小芦花又问小白母鸡：“小白，你说呢？”

小白母鸡说：“对呀！咱们天天一起玩儿！”

可是小布头说：“不行，我不能住在这儿。我得回家去，去找苹苹！”

小芦花问：“苹苹是谁呀？”

小布头说：“苹苹是我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小黑问：“苹苹住在哪儿？”

小布头说：“她住在城里。可远啦，还要坐火车！‘哐当哐当’……”

小白问：“那你干嘛不跟她在一起呀？”

小布头很不好意思，他说：

“苹苹批评我，说我不该浪费粮食。我一生气就逃了出来。”

小芦花说：“那你可真不应该。苹苹批评得很对，你不应该生气，更不应该逃跑。”

小芦花说到这儿，脸忽然红了。她想到了自己。自己不就是不听大伙儿的意见，老是独自一个儿出去玩儿，才差点儿叫老鼠给吃掉吗？她难为情他说：

“我……我先前也不肯接受大伙儿的意见，以后一定要改正。”

小布头也很不好意思。他说：“我早就后悔了。因为后悔，我才想回去找苹苹……”

小黑说：“知道自己错了，改了就行啦！你不用找她啦，还是住在我们这儿，跟我们一起玩儿吧！”

小布头说：“不行，我一定得找到她。我不光要向她承认错误，还要把大铁勺讲的故事讲给她听。还有，我还要教她种粮食，教她在院子里种麦子！”

“你会种麦子？”小芦花有点不相信。

“不是你教给我的吗？”小布头说，“昨天夜里，你教给我得用大扇子扇。”

“昨天夜里？你不还在老鼠洞里吗？”小芦花更奇怪了。

“这……”小布头也糊涂了，“反正是你教给我的！”

“别管这个了，”小芦花说，“你什么时候去找苹苹呀？”

小布头说：“越快越好，最好现在就走。你知道去火车站的路吗？”

“我不知道。”小芦花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小黑说。

“我更不知道啦。”小白说。

“唉！”小布头叹了口气，“这多糟糕！”

小芦花对小黑和小白说：“咱们给小布头想想办法吧！”

“好的！”小黑和小白一齐说。

大家就一齐想。想了一会儿，小芦花忽然说：

“我想起来啦！田阿姨家的孩子有一架飞机。我刚从蛋壳里钻出来没几天，他就说要请我坐飞机。我胆子小，不敢坐。他对我说：‘坐飞机多好玩啊！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够多美！还可以让你飞到城里去逛逛。’他正想让我坐飞机的时候，田阿姨回来了。他一看见他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赶紧跑了，我也没坐成飞机。”

小布头连忙问：“他真的说能让你飞到城里去？”

“决不骗你！”小芦花认真地回答。

“他的飞机真会飞？”小布头还有点儿不放心。

“真会飞！”小芦花说，“前两天我还看见那架飞机在天上飞哪！飞得真高，看上去就跟小鸟儿一样。”

“哎呀，多好哇！”小布头快活得跳起来，“我要坐飞机去找苹苹啦！我就要看见苹苹啦！”

小芦花、小黑和小白一齐对小布头说：

“那你就在田阿姨家里等着吧！她的孩子准会用飞机送你去的。在你没走以前，咱们就在一起玩儿；等你坐上了飞机，我们都来送你！”

“好的！好的！好的！”小布头真是高兴极了。

二五 小布头换上了新装

到了晚上，田阿姨回来了。

田阿姨刚烧火做饭，门外就进来一个小朋友。小布头一看：哎呀，是豆豆！奇怪，豆豆怎么也来啦！

这个小朋友看见田阿姨就喊：“妈妈，你好！”

田阿姨笑嘻嘻地说：“小喇叭，你好！”

“呀，这不是豆豆啊？”小布头一愣。

小布头认错人啦！这是田阿姨的孩子二娃。他刚从幼儿园回来，不过不是莘莘他们的幼儿园，是村里办的幼儿园。

这个小朋友干嘛叫“小喇叭”呀？小布头又有点奇怪。他一点也不像小喇叭。小喇叭是个细长的筒筒儿，拿起来一吹，就“嘟嘟”地响，这个小朋友胖胖的，笑嘻嘻的，一点儿也不像小喇叭。

真的，二娃为什么叫“小喇叭”呢？嗯，这是因为，他在到幼儿园以前，老是爱哭。他哭起来非常响：

“哇——我要……哇——”

声音就跟吹小喇叭一样。

二娃又哭又闹，吵得田阿姨整天不能干活儿，连饭都不能做。田阿姨特别生气，就管他叫“小喇叭”。

这一段事儿，小布头当然不知道。

小喇叭自从进了幼儿园，就不再哭了。阿姨老师耐心地照顾他，帮助他，使他变成了一个挺听话的好孩子，整天笑嘻嘻的。田阿姨不光能做饭了，还能下地生产了。

田阿姨心里多高兴呀！按理说，二娃不再“哇——哇——”地哭，就不应该再管他叫“小喇叭”了。可是田阿姨叫惯了，还是这么叫，二娃反正不哭了，叫他一声“小喇叭”，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

小布头早在盼望，盼望田阿姨的孩子拿飞机回来。他看看小喇叭，这孩子手上可没拿着什么飞机。飞机到底在哪儿呢？小布头向屋子里看了一周，也没找着。可是他相信，小芦花不会骗他。田阿姨家里反正有一架飞机，只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二娃爬上了炕，忽然看见了炕桌上的小布头。

“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哈哈！”田阿姨笑了起来。她一边往铁锅里倒水，一边说，“好玩儿么，二娃？”

“好玩儿！”

“这是老郭爷爷给的，说送给二娃玩儿！”

二娃仔细看着小布头，问：

“妈妈，这个小布娃娃不讲卫生，是吗？”

“怎么办呢？”

“他的衣服多脏呀！”

“这个小布娃娃很讲卫生，跟咱们小喇叭一样。他的衣服是在老鼠洞里，叫老鼠弄脏的。”

“这些坏老鼠，真坏！妈妈，你给他洗洗吧！”

“好的。等妈妈把米下在锅里，就给他洗。”

田阿姨把米下在锅里，真的来给小布头洗衣服了。她把小布头的小上衣和小裤子脱了下来，把小帽子电摘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的，晾[liàng]了起来。

“妈妈，”二娃又叫了，“他的帽子叫老鼠给咬破啦。你给做一顶新的吧！”

“好的。可是，做什么样儿的呢？”

“做一顶老虎帽，像我小时候戴的那样！”

田阿姨真的用黄布头做了一顶老虎帽，上面有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两个滴溜圆的大眼睛，当中间还有一个“王”字。

嚯！小布头一戴上老虎帽，可真精神哪！

二娃说：“妈妈，二娃有两套新衣服，小布娃娃就有一套。你再给他做一套新衣服吧！”

“嘿，你呀！”田阿姨用手指头点了点二娃的鼻子。

田阿姨真的又找了些布头来，问二娃说：

“衣服照原来的样儿做，好不？”

“不做原来那样儿的，”二娃赶紧说，“给他做一件大红袄[o]，一条黑裤子，就跟我穿的一样，那才好看哪！”

田阿姨就照着二娃的小红袄和黑裤子，缝了一套新衣服，给小布头穿上。

田阿姨看着小布头，“哈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二娃也对小布头大笑起来，“嘻嘻嘻嘻”地，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厉害呀，因为小布头一换上新装，就完全变了样儿，变成一个农村的小朋友了。

小布头也很得意。这一顶老虎帽，这一身新衣服，够多神气！苹苹要是见到他，一定会相信他是从老远老远的农村回来的。

田阿姨做好了饭，就和二娃一起在炕上玩儿。他们要等二娃的爸爸和哥哥回来一起吃晚饭。

二娃有一个不倒翁。他让小布头和不倒翁一同玩“过家家”。不倒翁当爷爷，小布头当孙子。

“天黑啦，”二娃说，“大家该睡啦！”

小布头躺下来了，不倒翁可怎么也不肯躺下。二娃把他按倒在炕桌上，一放手，他又自己站了起来。

后来就不玩“过家家”了，玩“爷爷背孙子”。

田阿姨把小布头摆在不倒翁的背上说：

“瞧呀，瞧呀！爷爷背着孙子去赶集啦！”

可是不倒翁不喜欢背小布头。小布头刚放到不倒翁背上，不倒翁故意把身子一歪，把小布头摔下来。他还摇晃着身子，挺得意地对小布头说：

“就不背你！就不背你！”

小布头怕摔脏了新衣服，很生气。田阿姨和小喇叭可都开心地笑起来。小布头见大家很快活，也不生气了，也跟着他们笑。

二六 等飞机

大家正玩儿得开心，二娃的爸爸和哥哥大娃回来了。

田阿姨点起小煤油灯。一家人围着炕桌，热热闹闹地吃晚饭。

小布头坐在二娃身边，看着桌上的小煤油灯，觉得挺新鲜。小煤油灯有一个玻璃罩子，罩子中间的一股火苗儿一跳一跳的，挺好玩儿！小布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玩意儿呢。

田阿姨一边吃饭，一边高高兴兴地对孩子的爸爸说：

“告诉你，今天我们把实验室布置好了，温室的地基也清理出来。木料和玻璃，明天就运到！”

二娃的爸爸睁大眼睛说：

“你们真把老郭大伯的房子拆了呀？”

田阿姨说：“老郭大伯一定要给我们嘛！他自己先动手，抡起镐，乒乒乓乓就拆起来了。大伯说反正他总住在粮仓，这两间房不用的，就为科学种田做贡献吧！”

二娃的爸爸说：“要是你们那个实验站搞不出名堂来，看你们怎么跟老郭大伯交代！”

田阿姨笑着说：“你放心，我们准对得起大伯！”

二娃高高举起小布头说：“看，老郭爷爷给我的！”

二娃爸只顾说话，没往他那儿看。可是大娃看见了。他放下筷子，伸过手来说：

“呀，什么玩意儿？快让我瞧瞧！”

二娃把小布头递给他哥哥，大娃接过小布头去看了看，又想了想，对二娃说：

“借给我两天吧，让我做个实验。”

“什么实验呀？”二娃问，“也把他种在盆儿里吗？那可不行！”

“不是，不是，”大娃眨眨眼睛说，“你不用管，过两天就还给你，保险不给你弄脏。我还送你一个……”

“送我个什么呀？”

“把我新编的雀笼子送给你，好吗？”

“里边有雀儿吗？”

“现在还没有。过两天我就去抓，给你抓个挺会唱歌的小雀儿来。‘滴溜溜，滴溜溜’，唱得可好听啦！”

“不行，”二娃站起来，把小布头从哥哥手里夺回去，“你老是骗人！”

二娃把小布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小布头觉得，这个二娃真爱他。

吃完晚饭，田阿姨就收拾好碗筷，把炕桌擦干净，在煤油灯下边看起来。那是一本挺厚挺厚的书，啊，可比苹苹看的图画书厚得多！那里头一定有好几百个有趣的故事。小布头不知道，那不是故事书。那本书是讲怎样种麦子的。

大娃也拿出课本来念。二娃呢，二娃就跟小布头玩儿。

后来，二娃和小布头都玩累了。二娃躺在炕上睡着了。小布头躺在二娃的手里，也睡着了。

田阿姨看见二娃睡着了，就笑起来：

“这孩子，睡觉还拿着他心爱的小玩意儿。”

田阿姨给二娃垫(diàn)上枕头，盖好被子。她把小布头轻轻拿起来，摆在大箱子顶上。

等大家都睡了，田阿姨又坐到那盏挺好玩儿的玻璃灯前边，专心地看起那本厚书来。

二娃跟小布头一起玩儿的时候，大娃总爱斜着眼睛偷看。二娃没注意，小布头可看到了。小布头心想：这个大娃，准是想把我拿走！

小布头猜对了。

一天晚上，二娃睡着了，小布头又给摆在炕头的大箱子上。他刚刚躺下，想要睡觉，大娃就悄悄爬过来，把小布头抓在手里。

大娃抓着小布头，一直跑到院子里。他拉开院墙的一道新开的门，跑进另外一个院子，又钻进一扇小门。一进这扇小门，立刻有股暖烘烘的泥土气味扑上来。大娃把小布头摆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旁边，对他说：

“这地方不赖吧？”

小布头没回答。他有点儿不乐意。他跟那个小喇叭早成了好朋友，他们还没玩儿够呢。这个大娃已经是个大孩子，跟他有什么好玩儿的？再说，他还要拿自己“做实验”，做什么实验？这个小子很淘气，多半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大娃好像猜透了小布头的心思。他说：

“跟二娃有什么好玩儿的？他就会让你跟不倒翁‘过家家’，那多没劲！跟我玩儿可好啦，我让你坐我的飞机去旅行。飞机飞得又高又远。别提多美啦！”

原来他的“做实验”是坐飞机！小布头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他刚刚来到田阿姨家，小芦花就告诉他田阿姨家有飞机，可以坐上去找苹苹。他常常想，二娃怎么不让我坐飞机？原来，有飞机的是大娃！

“可是现在不行。”大娃说，“你看，好晚了，我要回去睡觉了。等明天一放学，我就来找你，请你坐飞机！”

大娃说完，又钻出小门，顺手把门关严。

好，明天很快就会到的，就等明天吧！

小布头弄不清他是呆在什么地方。他朝四面张望，四面黑黢(qū)黢的，只有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好像是个瓶瓶罐罐。头顶上似乎有些亮光，他又仰起头来看，哎哟，满天的星星！

小布头忍不住叫了一声：

“这个大娃，怎么把我扔到外边来啦！”

二七 小布头教小全球种麦子

小布头的话刚说完；就听见身旁有个细细的声音说：

“嘻嘻，他管这儿叫‘外边’！”

“可不！”身边又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也是细细的，“他准是没住过咱们这样的玻璃房子！”

也许是因为在黑的地方时间呆长了，也许是因为头顶上那群星星更亮了，小布头看清跟他说话的是两棵小草。小草各自长在一个小盆盆里。小布头问：

“你是谁呀？”

一棵小草说：“我叫小金球，住在田阿姨家，后来搬到这个大玻璃房子里来了！”

一棵小草说：“我叫黄珠儿，住在田阿姨家，后来也搬到这个大玻璃房子里来了！”

小布头说：“我叫小布头，住在苹苹家。苹苹在幼儿园，幼儿园在城里，城里在……城里就在城里！”

小金球说：“什么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根本听不懂！”

黄珠儿也跟着说，“可不，根本没说明白！”

小布头说：“你们也没说明白！叫黄珠儿也不黄，叫小球儿也不圆，什么什么呀！”

黄珠儿说：“当然明白啦，因为我们原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原先……”

小金球说：“不告诉他！咱们是谁，让他猜！”

小布头说：“谁不知道啊，你们是小草！”

小金球和黄珠儿都嘻嘻地笑起来。黄珠儿说：

“才不对呢，再猜！”

小布头说：“一点儿都不告诉，怎么猜呀？幼儿园的老师让小朋友猜东西，都要说两句的，就像：

千条线，万条线，

落到水里都不见！

这是什么呢？小朋友，大家一齐想，看谁先猜着！”

黄珠儿说：“我猜出来啦，这是……”

小布头抢着说：“这是雨！好，我先猜着的！”

小金球说：“自己说，自己猜，什——么呀！”

小布头说：“反正，总要先告诉一点儿，才好猜。”

小金球说：“那好吧，告诉你一点儿：我们小时候啊，是很小很小的一颗东西，就像一个稻粒儿。”

“对啦！”黄珠儿说，“只是身上没有那层硬壳壳。我们是黄色的，身体鼓溜溜的，还有一条小沟儿……”

小金球说：“别说啦，再说他就知道啦！”

小布头猜不出。他说：

“再告诉一点儿嘛！”

小金球说：“那好吧——秋天的时候，农民伯伯把我们一粒粒撒到地里去。我们从地里冒出很小的苗苗来……”

小布头插嘴说：“就像小草一样，对吧？”

黄珠儿说：“对。冬天，我们就在地里过冬，不怕冷，好勇敢！第二年春天，小苗苗长高了，变得很壮实，后来又长出穗子，到夏天，结出好多好多粒的……”

小金球急忙叫：“黄珠儿！”

黄珠儿说：“哎哟，我差点儿说出来！”

小布头问：“你们是干什么用的？”

黄珠儿说：“我们长成了，就可以磨成雪白的面粉，蒸馒头、烙饼、包饺子、做糕点……”

小布头叫，“我猜到啦，猜到啦！苹苹请我吃过饺子。连有，小电动机给我讲过，把什么东西磨成面粉，你们是——你们是——”

到底把什么东西磨成面粉呢？小电动机是讲过，可小布头那时候不爱听，他把耳朵捂起来了。

“我们是什么呀？”黄珠儿直替小布头着急。

“是……是粮食！”

“多新鲜哪！”小金球说，“弄了半天，刚知道我们是粮食！人家让你猜，我们是哪一种粮食！”

小布头说：“哪一种粮食都成，反正你们是粮食，这就算我猜着了！”

小金球说：“唉！你有多笨哪！”

小布头不高兴了，他说：“你才笨呢！光说别人！我是什么，你猜得着么！”

这时候，天亮多了。小金球和黄珠儿看小布头坐在那里，才一丁点儿大。小金球说：“你有点儿像人，可是又不太像。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人。”

“哈！”小布头高兴了，“还说别人笨哩！你们还不是一样猜不着！”

小金球不服气，她说：“可是我们说了那么多，你什么也没说呀！”

小布头说：“好吧，那我就说说我是怎么长大的吧。有一天……”

“那用不着。”小金球说，“你光说说你是干什么用的，就行啦！”

小布头说：“我会玩儿，我还会开火车，呜——火车就开啦，一直开到武汉，旅客就下车！好啦，猜吧！”

黄珠儿说：“哟！这是什么哪！”

小金球问：“还有呢？”

小布头说：“我还会坐儿童车，还会上幼儿园去，还会跟小朋友一齐唱歌，还……还会跟小芦花一同种麦子！”

听到这里，小金球忍不住叫道：

“你还会种麦子？”

“当然啦！”小布头骄傲(jiāo ào)地说，“光会种还不算，回去还要教给苹苹呢！”

小金球就问：“怎么种呢？”

黄珠儿说：“你问他这个干嘛呀？你自己不就……”

“你别管！”小金球说，她还是问小布头：“你说，麦子怎么种！”

小布头高兴他说：“好！要是你们愿意学，我就教给你们吧！你们要好好听着。粮食是宝贝，学会种粮食，那可重要呢！怎么种呢？先去搬来一颗麦子——你知道麦子什么样儿？嚯！可大啦！好像一个大鸡蛋！……”

“嘻嘻！”小金球和黄珠儿都笑起来。

小布头还当是自己讲得挺好呢，他很得意，接着说：

“把这个鸡蛋大的麦子埋在地里！”

小金球用力忍住笑，问：“这就完了吗？”

小布头说：“嘿，哪能这么简单，还要用大扇子扇呢！”

“什么？”小金球和黄珠儿大吃一惊。

“用扇子扇哪！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扇子吗？就是一扇就有风的那个玩意儿，有一个把儿……用扇子扇那扇那，轰！一声响，就长出一棵大树来！”

“都没听说过！”小金球说。

“要不，为什么要教给你们呢！”小布头得意地说。

“后来呢？”小金球问。

“后来，树上就长满了大鸡蛋。不是大鸡蛋，那就是麦子，麦子就‘乒乒乓乓’掉下来，掉得满地都是。堆呀，堆呀，堆成了一座山！”

小布头说完，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小金球却“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黄珠儿怕小布头不好意思，用力忍住了笑。

小布头还当小金球学会了本领，所以这般高兴。他也就高兴地傻笑起来。

黄珠儿起先还怕小布头不好意思，不敢笑出声来。现在看小布头笑得那么高兴，也就“嘻嘻嘻嘻”地笑起来。

二八 什么是勇敢

他们三个“嘻嘻嘻”、“哈哈”地笑了好半天。

后来他们都困了，就睡着了。

小布头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小布头这才看清，原来他是呆在一间很宽的大玻璃房子里。房子的屋顶、墙壁全都是玻璃，怪不得比田阿姨的屋子亮多啦！

玻璃房子里摆着不少瓦盆、木槽子，里边长着各种各样碧绿的东西，小布头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房子里的地是一大片黑油油的泥土，跟田阿姨家的地板下一样。泥上上边是一畦〔qí〕畦绿色的小草，模样儿很像长在小盆里的小金球和黄珠儿。那些绿色的东西都在睡觉，静悄悄地一声不响。小布头心里好笑：这些睡觉大王，还没睡醒！

小布头东张西望，忽然发现玻璃房子的角落里挂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张着两只又宽又大的翅膀，活像一只大鸟。

“飞机！”小布头不由大叫了一声。

他好高兴！

“才不是飞机呢！”小金球被他吵醒了，嘟哝着说，“那叫风筝。”

“谁不知道啊！”小布头说，“我们幼儿园有好多好多飞机！”

小金球没说话。要是知道，那就不用不着讲了。

可是小布头并不知道风筝是怎么一回事。那玩意儿到底能不能飞到城里去？还有，它又不像幼儿园的飞机，有小门儿，可以钻进去，再不，有个小椅子，能坐在上边。这么一个光光的、扁扁的东西，怎么个坐法儿呢？

小布头憋了一会儿，到底忍不住了。他问：

“那个‘风筝’能飞吗？”

小金球说：“你不是知道嘛！”

黄珠儿告诉小布头：“能飞。飞得好高、好远。”

小布头放心了。

他又问黄珠儿：“那上边也没椅子，怎么‘坐’呀？”

黄珠儿说：“这我就知道了。大娃不是跟你说请你坐吗？他一定有办法。”

小布头高兴他说，“好！等会儿我就要坐着那玩意儿，去找我的好朋友啦！”

黄珠儿说：“它老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开头儿的时候它很大，后来，变得特别小，不是变小，是飞得特别高，比鸟儿还高……哎哟，想一想，呆在那上边可真吓人！”

小布头说：“我可不怕。我胆子特别大！我还敢从好高高高的瓶子顶上跳下去，可勇敢啦！”

“从瓶子顶上跳下去？”小金球问，“那是为什么呀？”

小布头说：“不为什么。”

小金球说：“不为什么，那就说不上勇敢。”

小布头问：“一定要为点儿什么，才算勇敢吗？”

小金球说：“当然啦，要不，就成了胡跳一气了！”

小布头说：“不是胡跳一气，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的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黄珠儿嘻嘻笑起来：“也算是‘为点儿什么’。”

小金球说，“那不行。总得是为了做好事嘛！为了做好事，什么都不怕，那才能叫‘勇敢’。”

小布头说：“对啦，那小黑熊就很勇敢！大伙说……说那个……说一个小娃娃是胆小鬼，那个小娃娃要哭。小熊为了保护小朋友，不怕好多好多人，说你们不许欺负他！他就很勇敢，对吧？还有，布猴子也勇敢。那个小娃娃怕大老虎，要哭。布猴子为了不让小朋友害怕，使劲揪大老虎的尾巴，多勇敢！”

黄珠儿着急地问：“那个大老虎没咬小猴子吗？”

小布头说：“没咬。后来那个小娃娃才知道，大老虎样子很凶，脾气很好的，根本不咬人。”

黄珠儿说：“这就好了！”

小金球却问：“那个小娃娃，他叫什么名字啊？”

小布头看见四周好多小草都看着他，他赶紧说：

“那个小娃娃没有名字。”

小金球说：“怎么会没有名字呢！谁都有的！”

小布头说：“也许有名字，我忘了……哎，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是谁呀？”

他这么一问，小金球和黄珠儿也不问他小娃娃的名字了，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小金球问他：

“是谁告诉你，麦子像个大鸡蛋呀？是谁教给你，那样种麦子呢？”

小金球说完，又笑起来。黄珠儿说：

“跟你说了吧：我们就是麦子！”

二九 黄珠儿讲了一个故事

小布头觉得很不好意思。闹了半天，小金球和黄珠儿就是麦子！他还要教人家怎么种麦子呢！

小布头赶紧把话岔〔chà〕开：

“哎，你们说，小黑熊和布猴子是不是挺勇敢的？”

黄珠儿说：“是挺勇敢的。他们也在田阿姨家吗？”

小布头说：“不，他们在城里，好远好远。”

黄珠儿说：“咱们身边就有很勇敢的人嘛，昨天我还瞧见他来着。我知道他的好多故事呢！”

小布头说：“给我讲一个吧，你讲！”

黄珠儿说：“那好吧！”

她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子，还没穿上这一身漂亮的绿衣裳。我是一颗很小很小的麦粒。我跟大伙儿一起，住在粮食仓库里。

有一位老爷爷，天天保护着我们。靠着粮仓有间小屋子，那是老爷爷的。可是他很少呆在自己的屋子里，总和我们在一起。下雨的时候，他怕粮仓漏水，淋着我们，平常的日子，他怕大老鼠进来吃掉我们。他好辛苦好辛苦！

一天夜里，我听见粮仓外边有人小声说话。我是睡在粮囤〔dùn〕上层，又靠着墙壁，所以听得很清楚。有个人小声说：

“那老家伙没在他屋子里。我在外头转了一圈，也没瞧见，不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记住，你守住这地方，一步也别离开。那老头子来了，你就捂住他的嘴，用这条绳子把他捆起来。要是他叫唤，干脆照着脑袋给他一棍子，把他打昏！我们俩进去装粮食，把装好的袋子给你扔出来，你就往车上搬……”

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没错儿，你们瞧好儿吧！那个糟老头子那么瘦，走路都直打晃儿，来两个我也把他们收拾了！”

我一听，糟啦，这是坏蛋跑来，要偷走我们！老爷爷就在我们这个仓里。可是他累了一整天，正靠在囤上打盹儿。他的耳朵又聋，就算那几个坏蛋大声说话，他也不会听见。

坏蛋不再说话了。我只听见墙壁“克嚓克嚓”响，不一会儿壁上就出现个洞，洞越来越大。我借着月光看见，有两个人，都用黑布蒙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们先扔进来几条大麻袋，接着，开始往里爬。

我心里好着急！

可是，老爷爷已经站起来。他后背贴着墙壁，悄悄地移向那个大洞。

要是这时候老爷爷跑出去喊人，那几个坏蛋一定会吓跑。可是老爷爷很勇敢，他怕坏蛋乘机会跑掉，他想抓住坏蛋。

第一个坏蛋根本没想到粮仓里会有埋伏。他刚刚爬进来，还没站稳，老爷爷就跳出来。兜头给了那家伙一拳，“砰”！

这一拳很重，那坏家伙摇晃了一下，一屁股坐到地上。老爷爷跳上去，把他按倒在地。

第二个坏蛋接着钻进来，直扑向老爷爷。老爷爷急忙转身，照着他的肚子踢了一脚。那坏蛋“唉哟”一声叫，双手捂着肚子踢下去。老爷爷顺手抄

起一个麻袋，套在这家伙头上。

还没等老爷爷把他装进麻袋，第一个坏蛋已经爬起来，抱住老爷爷的腰，把他摔倒。

老爷爷挣不脱，大声喊叫说：

“ 来人哪，坏蛋偷粮食啦！ ”

这时候，第三个坏蛋也钻进来了。他举起手里的大木棒，照着老爷爷的脑袋就是一下子。

老爷爷给打昏了。

三个坏蛋慌慌张张往麻袋里装粮食，我也被他们装了进去。

但是，村子里的人早听见了老爷爷的叫声。他们从被窝里爬起来，直朝粮仓飞跑。有一个圆脸儿的阿姨，手里提着大木棒，跑在最前头。她“ 砰！ ”一下子打倒了那个用棍子打老爷爷的坏蛋“ 大伙儿一齐上去，把三个坏蛋都抓住了！

三十 小金球也讲了一个故事

黄珠儿还没说完，小布头就喊：

“我知道，那个阿姨就是田阿姨！那个老爷爷就是老郭爷爷！”

黄珠儿说：“呀，你还认识老郭爷爷？”

小布头得意他说：“当然啦！我还在他家里住过，我还认识他家的大铁勺！”

黄珠儿说：“你看，老郭爷爷和田阿姨他们为了保护大伙儿的粮食，什么都不怕，这才叫勇敢。小金球说得对，光是胆子大，瞎跳一气，不能算勇敢。”

小布头说：“我要有大棍子，我也敢打坏蛋。再来大老鼠，我打给你们看！我是为了不让他们偷大伙儿的粮食，该算勇敢了吧？”

小金球说：“对。可也不光是打打杀杀，才叫勇敢。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听，故事里的那些人，是不是勇敢的人。”

下面就是小金球讲的故事。

我讲的，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妈妈和我的故事。

妈妈说，她小时候也叫“小金球”。她长得圆滚滚、金灿灿的，非常好看。

黑胡茬子伯伯在把我妈妈种进泥土里以前，先把妈妈和许多她的同伴放到盐水里。麦子妈妈们有的漂浮在盐水上面，有的沉到底下去了。伯伯把沉在水底的妈妈们捞出来，对她们说：

“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长得结实，你们的小宝宝也会像你们一样，都长得又结实又漂亮，成为一个个的小金球！”

他又对那些漂浮在水面的麦子妈妈们说：

“真对不起，你们不能当种子啦！瞧瞧，你们这么瘦弱，这么轻飘飘的，将来只会生出一群小瘪〔bi ē〕三来。”

小布头，你别笑，这是真的。要是黑胡茬子伯伯不费一番力气挑选种子，随便把我们都种到地里去，那就真的会长出一大群小瘪三，每亩地少收好多斤粮食！

我妈妈当然是沉到水底下去了，因为她是个沉甸甸〔di ān〕的金球儿。她和那些结结实实的妈妈们一道，给拌上药粉。这样，那些藏在妈妈们身上的特别小的，肉眼看不见的小坏蛋就会被杀死，妈妈们就会健康地成长。

这以后，伯伯才把妈妈她们播种到地里去。地还要先耕得又松又软，还要施足肥料。肥料很重要，那是我们麦子的粮食……你说麻烦呀，是有点儿“麻烦”，不像你说的，嘻嘻，把一个“大鸡蛋”埋进土里就成了！

种子播种下去以后，黑胡茬子伯伯更忙了。压麦呀、锄地呀、灌水呀、追肥呀，麻烦事儿多着呢！伯伯的汗水也不知洒到地里多少。可不是用扇子扇几下就完事了——说真的，小布头，是谁教给你那一套种麦子的办法呀？

还有想不到的困难哪！

种下妈妈去的那一年冬天，没下一点儿雪。妈妈睡在田野里，寒冷的北风一直吹着她们。空气又干又冷，把她们都冻昏了。到了春天，黑胡茬子伯伯想尽办法，才把妈妈唤醒。天气渐渐暖和，由于伯伯照看，妈妈一天天长高。可是正当她们要喝许多水的时候，偏偏天上一滴雨水也不掉下来。伯伯地头的一口井也汲不出水了。伯伯就挑着两个大木桶，到很远的一条小河里

去担水，一瓢一瓢地浇到地里，让妈妈喝，这样，妈妈才没有渴死。

还有呢！那时候，我已经生出来了，妈妈每天把我抱在怀里。那时候，我的身体还软软的，肚子里充满白色的汁液，就像牛奶似的。有一天，不知从哪儿飞来好些红色的虫子，像一大群蚊子。他们一落到妈妈身上，就发出“丝丝丝”的怪笑，还快活地唱起歌来：

丝丝丝，真不赖，

这回我要喝牛奶！

丝丝丝，味好香，

这回我要喝豆浆！

红蚊子唱完，就伸出尖嘴巴，想插进我的肚子里。我妈妈急得要哭，央告他们说：

“别吃我的孩子，要吃，就吃我吧！”

红蚊子嬉皮笑脸他说：“你的老皮，有什么味道！”

我们都吓呆了。我说：

“你们不要喝，我肚子里没有牛奶，也没有豆浆，那是麦浆……”

那些坏蛋一齐丝丝笑：

“丝丝丝，告诉你吧，我们就是要喝麦浆。麦浆可香

我的一群姐妹都哭着说：

“求求你们，不要喝。我们的肚子一空，就扁扁的，就不会长成麦粒啦……”

那些红蚊子说：“长不成活该，反正我们得喝！”

一个坏蛋就伸过尖嘴来。正在这时候，一大团白雾飞过来，红蚊子一头栽到地上，死了。好多好多红蚊子都纷纷落到地上，六脚朝天。

原来，是伯伯来了，正向他们喷药。

妈妈好快活，我们也好快活！

在那以后，又有不少虫子来害我们，有的要咬妈妈的根，有的要吃妈妈的叶子。可是，伯伯怕天天守护在我们身边，不许那些坏蛋欺负我们。

黑胡茬子伯伯不管天多冷，也不管太阳多么晒，大雨怎样淋，从清早到夜晚，从秋天到夏天，不停地细心照料我们。他从来不嫌麻烦，不怕困难，一声不响地为大家辛勤劳动。小布头你说，他是不是勇敢的人？

黄珠儿抢着回答说：“是！田阿姨打坏蛋，把他们都抓住，这是勇敢。可是，她为了改良品种，为试验新的种麦子的方法，天天努力学习，不怕困难，这也是勇敢！”

小布头说：“啊，我明白啦，你们一定是在这儿帮田阿姨做实验！我还当是你们怕外边冷，躲到这儿不敢出去呢

黄珠儿和小金球都笑起来。

小布头也给他们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讲鼠老大他们怎样把他抓到洞里去，他怎样告诉小芦花，四只大老鼠摔得他好疼他也不怕……都讲完了，他说：

“你们说得对。老鼠洞里的事，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天天都给大家做好事，什么困难也不怕，好像更难呢！”

三一 小布头坐上了“飞机”

他们一起说说笑笑的时候，太阳在玻璃房顶上悄悄地移动着。等到太阳有些西斜的时候，大娃气喘吁〔x ū〕吁地跑进来了。他对小布头说：

“等急了吧？咱们这就走！”

他跑去摘下挂在角落里的“飞机”。小布头对小金球和黄珠儿说：

“再见啦，朋友们！”

黄珠儿和小金球都不愿意小布头离开。可是他们都知道，小布头要坐风筝去找他的好朋友，要回自己的家了，没有办法留住他。他们说：

“再见啦，小布头！祝你一路平安，很快就能回到家！”

大娃拿来风筝，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大针和一条细线。他用针把线穿在小布头的衣领上，线的另一端拴在风筝的尾巴上。他把风筝高高举起，小布头就悬〔xuán〕在半空中了。

“原来他的飞机是这样子坐的！”小布头觉得自己的身体悠悠〔yōu〕荡荡，两只脚踩不到什么东西，心中有些害怕。

大娃笑着对他说：

“这么坐飞机才有意思呢！等飞机一飞起来，就跟打秋千一样，好玩极了！”

大娃一手举着风筝，一手攥〔zuàn〕着线轴，跑出玻璃房子。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小朋友跟在大娃的后边跑。他们都是大娃的同学，专门来看小布头坐飞机的。

小芦花，还有小黑、小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小芦花探头探脑地看看，就追上小布头，一边跑一边问：

“咕咕咕，小布头，怎么回事啊？”

小布头说：“我找到飞机了，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呀！”

“你现在就走了呀？”

“是啊，去找苹苹！”

小芦花着急地向小黑和小白喊：

“咕咕咕，咕咕咕，小布头要走啦！”

小黑和小白追上来说：

“咱们去送他！”三只小母鸡就跟在大娃的后边跑。大娃回头一看。嚯，可真够热闹的！他向小芦花她们挥着拳头喊：“你们跟来干什么？回去！”小芦花她们没有办法，只好停下来，流着眼泪叫：“咕咕咕，咕咕咕，小布头，再见啦……”小布头心里一阵难过。他喊：“再见啦！”大娃他们来到一片空地上。大娃让一个小朋友高举两手替他擎〔qíng〕着风筝，他自己抓住线轴，把线拉紧。他叫一声。

“松开手！”

那个小朋友立刻把手放开。大娃牵着线飞快地跑，风筝就飞起来了。他一边跑，一边放线轴上的线。

线越放越长，风筝就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好呀！好呀！”小朋友们都拍着手叫。

小布头升到高高的天空中去了！

小布头往下看，哎呀，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脚底下：房子呀，树林呀，小路呀，一片片的果园呀、还有一面面的镜子呀，——嗯，才不是镜子呢！那是一个一个的水库，水面上结了一层冰，亮晶晶的，就像镜子一样。

开头，小布头心里很害怕，因为他飞得太高了，他觉得自己比那些大山还要高得多。他再看远处，看大娃和他的那群小朋友，呀，他们都变得那么小啦，简直变得比小布头自己还要小！

小布头虽然很害怕。可是，一想到他就要找到苹苹了，他就不害怕了。

风筝还在往高处飞，往远处飞。忽然，小布头看见远处有一列火车在奔跑，他快乐地喊起来：

“这才是火车呢！这就是苹苹家那样的火车！”

可是，苹苹家的火车头不会冒烟，下边那个小火车头，冒着一道长长的白烟呢！

风筝飞着，飞着。小布头想，说不定，再飞一会儿，他就能看见苹苹的家了。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小布头看见，远处有两架飞机在飞，因为非常远，看来就像两个小黑点儿。两个小黑点儿起先老在一个地方绕圈子，后来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一直冲着小布头飞过来。

哎哟！这是什么哪！

是两只老鹰！他们在天上找食吃。

老鹰的眼睛可尖啦！他们老远就看见了挂在风筝尾巴上的小布头，立刻箭一样地飞过去抢他。

一只老鹰用爪子一下抓住了小布头。风筝抖了一下，挂小布头的细线断了。老鹰抓住小布头就跑。

另一只老鹰尖声叫着“是我的！是我的！”赶上来抢。他用铁钩子一样的尖嘴，啄那只抓住小布头的老鹰。

抓住小布头的老鹰给啄得好痛呀！他的羽毛也被啄掉了，一片一片地飘了起来。他很生气，要用尖爪子去抓另一只老鹰。

老鹰的尖爪子一松开，小布头觉得全身“忽悠”一下。他叫一声“哎呀！”还用小手抓了一把，想抓住点儿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抓住，一直掉下去了！

掉呀，掉呀，……小布头只听见风在他耳朵边上“呼呼呼”响。他先是脚朝下，后来不知怎么，头又朝下了。他也不清楚在天空里掉了多久，后来听见“砰”的一声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三二 小布头想念朋友

小布头摔昏了。他苏醒过来，只看见一片干净的蓝天。

“我的飞机呢？”小市头呆望着天空，糊里糊涂地想，“是不是我已经回到苹苹家啦？”

他吃力地翻过身，爬起来向四周看。

小布头非常失望。

原来，他是躺在长着稀稀落落枯草的一个土丘上。四周是空荡荡的田野，再远一点儿，是大山，太阳变成了一个大红球，就要躲到山后边去了。

在玻璃房子里，这个太阳是热烘〔hōng〕烘的，现在，他怎么变得这样冷冰冰的？

小布头眼前出现了那两个像大钩子一样的尖利的嘴，还有瞪得溜圆的黄眼珠子——好凶好凶的眼珠子！

“就是那两只大鸟，把我从飞机上弄下来了。”小布头想，“他们不让我去找苹苹。苹苹还是离我好远好远……”

这么一想，小布头真想大哭一场。

他好像离开村子不太远。也许，大娃看见他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会跑来找他。

小布头向远处张望，想看看田阿姨的房子在哪儿。

可是，除了田野和山，他什么都看不见。

冷风尖声叫着，一阵又一阵吹过来，使劲擦着小布头的脸，擦得好疼。小布头觉得手冻得很疼，脚也很疼。

“我一定会冻死的……”小布头想。

上丘前面有一条大沟，很深。小布头走到沟里去，在几棵枯草中间躺下去。一下子，风变得小多了。

他就那么躺着，等大娃来找他。

可是，大娃老也不来。他为什么不来呀？也许，在他昏迷的时候，大娃来找过他，找不到，又回家去了。

太阳沉到山后边去睡觉。开头儿，山顶上还留着一长条亮光，现在，亮光完全消失了，四周变得漆黑。

许多亮晶晶的星星，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个跳了出来，很快，满天空都是，数也数不清。小布头觉得有些奇怪：那些星星有红的，有黄的，有蓝的，有绿的，还有白的，就像幼儿园新年时挂的那些小电灯。星星还一闪一闪的，也像那些小灯泡儿。

玻璃房子里也有这样的星星。玻璃房子里很暖和，可不这么冷。在那儿，身旁还有黄珠儿和小金球，说说笑笑好热闹。

一个人多不好啊！没有人跟他玩儿，连一个跟他说话的也没有。

小布头觉得特别孤单。

他躺在那儿，听着北风的呼啸声，开始想念朋友了。要是多嘴的大铁勺子在身边，呱啦呱啦地跟他讲点儿什么，该有多好！还有那个性情温和的小芦花，她叫来朋友。跑很远的路来给他送行，可是被大娃轰回去了。她心里一定很难过。她现在也许正在对小黑和小白说：

“小布头这时候一定到家了，跟苹苹一起玩儿呢！”

要是小芦花知道他躺在这里没人管，那就好了。她准会和小黑、小白跑

来救他，把他驮〔tuó〕在背上，带他回田阿姨家。田阿姨家好温暖啊，白天有太阳照着，连那些好看的红窗花都像是热的；夜里，炕头是暖烘烘的，还有那个小炕桌，桌上亮着黄火苗儿的玻璃油灯……

二娃丢了他，一定特别着急。二娃知道是大娃拿走了他吗？他真想那个很爱他的小喇叭。

小布头特别想念的朋友是苹苹。苹苹多么爱小布头呀，是苹苹第一个教给他，要他成为一个勇敢的、懂事的孩子。苹苹那样关心他，给他布置那么好的小房子和小床，还怕他挨冻，让妈妈给他做了一件暖和的小外套。

苹苹找不到小布头，心里一定很难过。她也许会哭呢！——那回在梦里，不是看见苹苹哭了么？

也许，苹苹在生气吧？苹苹一定要说：“小布头是个坏孩子，是个什么也不懂的糊涂孩子，浪费了粮食，还不接受批评，还要逃走。”唉！要是苹苹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又勇敢又懂事的孩子了，该多么快活！

可是，现在小布头孤零零躺在这里，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管他。他还能再见到苹苹吗？

苹苹离他多么远呀，就在飞得那样高的飞机上，也连影子都看不到！苹苹再也看不到小布头了，也听不到小布头向她承认错误了。苹苹会永远把小布头当成一个坏孩子，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糊涂孩子……

小布头想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有几颗眼泪沿着他冰冷的小脸蛋儿流下来。

三三 第二次遇救

小布头挺伤心地哭了一阵子，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一夜，小布头很害怕，又冻得要命。到第二天，太阳从另一边的山里爬出来时，小布头完全冻全国了。他想爬起来，可是手和脚不听话，一动也不肯动。

他本来还想今天自己走回去。他想，就算走错了方向，走不到城里，也能走回村子，走不回村子，随便走到什么有人的地方都行。这下子可好，他只能躺在这里了！

小布头直挺挺躺在那儿，盼望着天变得暖和一点儿，他的手和腿不再那么全国，再不，有人从这里走过，看见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布头看见太阳从这一边的山后升起来，又落到那一边的山后。一次，两次，三次……

有一天，蓝色的天空变得灰蒙〔méng〕蒙的。小布头没瞧见太阳，倒看见白色的、鹅毛似的東西一片片飘落下来。

下雪了！

最先落下来几片雪花，在小布头身上融〔róng〕化了，变成几滴冰凉的小水珠儿。可是，新的雪花又立刻落下来，接连不断，又快又多。所以，小布头很快就被遮盖起来。

小布头很担心。他想，身上盖了这么多冰凉的东西，他一定很快就被冻死。可是奇怪得很，小布头躺在厚厚的雪花下面，像盖上了一层棉被，反倒觉得比原先暖和了。冷风不再直接吹到他身上，脸不麻木了，手和脚好像也不全国得那么厉害了。

小布头心里想：“这回，我不会冻死了。可是，就算有谁从我身边走过，也看不到我……”

夜里，雪停了，却刮起大风。

田野里的雪被卷起来，随着风跑。

一夜过去，平地的雪差不多给刮光了。雪都跑到低洼的地方，躲藏在那儿，那些地方好，他们可以不必再没命地奔跑。

小布头觉得身上压的东西越来越重，让他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当是又下了大雪。其实呢，是风把他睡觉的那一条沟填平了。小布头的身上压了有一米多厚的雪。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小布头更没办法让人发现了，对吧？

不对！这样一来，小布头就回到小喇叭的身边啦！

事情是这样的：

天亮以后，小布头忽然听到什么声音。这声音从远到近，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那是许多人走路的声音，许多人的说笑声，铁锹和铁锹撞到一起的“叮叮当当”声。

“喂——！”小布头大声喊叫起来，“我在这儿！在沟里头！”

没人理睬他。他又大叫：

“小布头在这儿！在雪底下！”

那么热闹，谁会听见一丁点儿大的一个小娃娃在雪底下的叫声？

要是小布头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也许他会留下力气，等到该叫的时候

再叫。

那些人在干什么呢？

他们正在把低洼地方的雪铲出来，装进大筐，抬进田里去。田里也有好多人，忙着把抬来的雪扬到麦苗上去。这样，天冷的时候，小麦不会冻坏；天暖的时候，雪都融化在田里，让干渴的麦苗有水喝。

就在小布头喊得声嘶力竭的时候，他听见，有个人走到他身边。头顶上覆〔fù〕盖的雪“沙沙沙”地响起来。那个人一边铲，一边唱起来：

团结起来力量大，哎嘿哟！

地不怕来天不怕。

不怕寒冬北风吹，哎嘿哟！

咱给小麦盖棉花！

这声音好熟悉。噢，小布头想起来了：这是老郭爷爷！

小布头猜对了。这个人正是老郭爷爷。

老郭爷爷铲了一会几，忽然“咦”了一声。因为沟里头露出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在白雪上很显眼。

“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老郭爷爷说着，把小布头拾起来。

小布头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终于又遇救了！

“这个小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老郭爷爷捋〔lǚ〕着白胡子，打量小布头，“对，是拆房子的时候老赵捡的，我把你给了二姑娘。嗯，没错儿。就是你！可是你怎么换了打扮〔bàn〕啦？瞧这老虎帽子，多神气！”

一群孩子围上来。有只通红的小手伸上，一把夺走了小布头：

“哈哈，我的飞行员！”

小布头一看，这孩子是大娃。

老郭爷爷问：“怎么跑到这儿来啦，你的这个什么员？”

“飞行员。飞机出了点儿故障，他就从飞机上跳伞下来啦！”大娃一本正经地说。

老郭爷爷让大娃给弄糊涂了，他挥挥手说：

“赶紧拿走，别在这儿跟我瞎起哄了！”

大娃一边转身走开，一边高兴地对小布头说：

“你这家伙，害得我好找，原来藏在这儿！二娃那个小赖皮，天天追在我屁股后头要你，又吹起小喇叭来啦，真没治！这回就好了……”

三四 深入鼠洞

天黑了，大娃子完活儿回到家，从衣袋里掏出小布头，对二娃说：

“怎么样，告诉你没丢吧！你看，不是好好的？”

二娃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从炕里头扑过来，双手夺过小布头，发疯一样叫着说：

“小娃子！我的小娃子！是我的！”

大娃瞪了他弟一眼，满脸是瞧不起的神气。可是田阿姨很高兴。她说：

“好了，小喇叭，这回不用再跟我胡搅蛮缠啦！”

整整一个晚上，二娃一直不肯离开小布头。他跟小布头玩儿，给小布头讲这些天家里发生的事，还有他自己的故事。二娃说：

“姐姐给我一个小布娃，还有一个黑狗。小布娃可好玩儿啦，会蹦，一蹦，就蹦到大箱子顶上！二娃好喜欢小布娃。小布娃淘气，揪大老鼠的胡子。大老鼠好生气，好，你揪我的胡子，抓走！就抓到洞里去了……”

小喇叭说着，难过起来，泪水在眼眶里转。他指着大立柜前头的地上说：

“就在那儿！一下子抓住了，没啦！黑狗说，好，小喇叭不要哭，我打死大老鼠，给你找回来！后来，黑狗就去打大老鼠，走了，也不见了……”

大娃正蹲在地上鼓捣什么。他哈哈笑着说：

“什么呀，又胡说八道！”

田阿姨正坐在小炕桌上看她的大书。她抬起头，笑着说：

“小喇叭说什么了呀？”

二娃又把他的故事讲了一遍。大娃说：

“听，是不是胡说八道？我怎么没瞧见谁揪大老鼠的胡子？再说，咱们家根本就没老鼠！”

田阿姨说：“他倒是真拿回来两个布玩意儿，喜欢得不得了，说是姐姐给的，大概是东院的小翠吧……真的，那两个布玩意儿哪儿去啦？”

“跟你们说了嘛，”二娃着急他说，“小布娃让大老鼠抓走了，黑狗去救他，也没回来……”

大娃说：“他自己老乱扔，说不定又扔到哪儿去了！上回，就这个小布娃娃，他也乱扔，没了，天天问我要。还是我刚才从院子里给他找回来的。”

这事，田阿姨不知道，小布头可清清楚楚，明明是大娃偷着拿走，让他坐飞机才丢的嘛！大娃才净是胡说八道呢！

二娃玩儿累了，用热热的小手抱着小布头睡着了。田阿姨又把小布头轻轻拿起来，放到炕头的大箱子上。

大概因为这些天小布头睡得太多了，大家都“呼呼”地睡了，他还是睡不着。

他很相信二娃讲的事，那就是，邻居的姐姐给了他一个布娃娃，一只黑狗。布娃娃让老鼠拖进洞里，黑狗跑去找，也没回来。

“这当然是真的！”小布头躺在大箱子上想，“老鼠那些坏蛋就爱把人家拖进洞里去。田阿姨也说有个布娃娃和黑狗嘛！他们不相信，可是二娃一说起，眼泪都要掉下来，还指着地上一个地方，准是他看见了！”

要是能找回那个小布娃娃，二娃一定特别快活！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布娃娃，又是个挺淘气的，小布头自己也有了个好同伴了呀。不倒翁那家伙实在没意思！

小布头忽然生出个念头：对呀，我为什么不趁二娃睡觉的时候，替他找回那个小布娃娃呢！

这么一想，小布头再也躺不住了。他爬起来，朝大木箱下探头看看，接着就跳下去。

小布头落在炕头上一个针线筐箩〔p luo〕里。他扶着线轴爬起来，手碰到线轴上边插着的一根光光、亮亮的东西。那是一根大针。小布头认识这东西。大娃就是用这东西把线穿过他的衣领，把他挂到飞机上的。这东西非常尖利。

“我没有大老鼠那样的尖牙齿，”小布头心里想，“要是碰上什么危险，这玩意儿可以当武器的！”

他用力把那很大针从线轴上拔下来。真不错，这根大针差不多有小布头身体那么长，光闪闪的真像一把剑！

小布头把他的长剑在手里挥舞几下，觉得很顺手。

接着，他又从炕沿儿跳到地上去。他从飞机上掉下来过，现在跳这样高矮，简直不算一回事！

小布头一直走到大立柜前头。他朝四周看看，好像小喇叭指的，就是这地方。他停下来，往立柜底下瞧。

立柜底下黑乎乎的，可是有一个地方显得特别黑。那说不定就是一个洞口。老郭爷爷家的老鼠洞口，就是隐蔽在柜子底下的。

他走到柜子底下。可不，在墙根上真的有个洞。洞口前边还堆着些发出潮湿气味的泥土，像是新近掘出来的。

小布头悄悄靠近洞口，侧着头仔细听。

洞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小布头决心钻进洞里去寻找那个小布娃娃。

他把手里的长剑对准洞口，往前刺了两下试试。对，要是在洞里迎面碰上大老鼠，他就这么办！

他把长剑举在前头，蹑〔niè〕手蹑脚地朝老鼠洞里走。

小布头没想到，他刚迈进洞里一步，脚就踩空了。他“哎呀”一声叫，直向地底下掉去。

那是个陷阱〔j ng〕，好深好深！小布头掉下去，砸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那个软东西也“哇”一声叫，跳起来。

“大老鼠！”小布头吃一惊，立刻慌慌张张在黑暗中爬着摸他的长剑。那根大针在小布头掉下去的时候，脱手飞了，根本看不见在什么地方。碰到敌人的时候，偏偏把准备好的武器丢了，这有多糟啊！

那个家伙却在这时候猛扑上来，他一下子就把小布头压在身子底下。

三五 碰见了老朋友

小布头猛一用力，翻过身来。可是那个家伙身体好重好重，小布头再用力，想把他从身上掀下去，就怎么也办不到了。那家伙“啊呜啊呜”地吼叫着，使劲朝小布头的脸上打，“砰！砰！砰！”

对手拳头很大，胳膊好像也很粗，不像是只大老鼠。他那叫声也不像老鼠。小布头一边躲闪，一边喊：

“你是谁？”

听见小布头的喊声，那家伙忽然住了手。他把脸贴近小布头的脸，好像在仔细看。小布头只见一个黑影子离自己的脸特别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啊——啊——啊呜啊呜！”

那家伙大叫了两声，放开小布头。小布头觉得身上一下子轻松了，那家伙像是站立起来。可是紧接着，小布头又被他拦腰抓住，高高地举起来。

“他要摔我！”小布头两脚悬空，浑身不自在，不由想起了几只大老鼠摔他的情景。

可是那家伙没撒手，只是高举着他拼命跳，一边还“啊哇啊哇”地大叫，好像特别欢喜。

“这是什么毛病？”小布头给弄糊涂了。

那家伙蹦了一阵子，放低小布头，把他抱在怀里。他就像哄娃娃睡觉一样，拍着小布头，嘴里还哼着摇篮曲。

“他好像认得我，跟我说什么呢！”小布头心里想，“这到底是谁呢？”

“你是谁？”小布头问他。

“呜噜噜，呜——！啊呜啊呜！”那家伙回答。

“我听不懂，你说慢一点儿！”

“啊——啊——呜——呜——！”

“还是不懂！”

“啊呜啊呜！”

那家伙好像很着急，使劲把脸贴近小布头，还抓住小布头一只手，拉到他自己脸上，让小布头摸。

呆在暗处时间长了，小布头觉得四周不再是漆黑一团，现在，那张脸又离他这样近……

“小黑熊！”小布头忽然大叫一声，“你是小黑熊，幼儿园的小黑熊！”

“啊，啊，啊，啊呜！”那黑影连连点头，听那声音，简直快活极了。

显然他先认出了小布头，急着要小布头知道他是谁。现在终于让小布头认出他，他就欢喜得发疯。他又举起小布头，蹦了好一阵子，才把小布头放到地上。

小布头还是糊里糊涂。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小黑熊，还有，小黑熊怎么变成了一个哑巴？他急切地问：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啦？”

小黑熊回答：“啊啊，啊——啊巴啊巴！”

“你怎么不会说话了？”

“啊啊，啊——啊巴啊巴！”

看来这么问没用。小布头换了一个问法儿：

“是大老鼠把你抓来，扔到这个大坑里的，对不对？”

小黑熊摇摇头。

“你也是不小心，掉在这里头了，对吧？”

小黑熊使劲点头。

“你是进洞来救一个小布娃娃的，对吧？”

小黑熊又叫：“啊——啊——啊呜，啊呜！”

对，还是不对呀？

不能再这么耽误时间了。小布头说：“咱们先想办法上去！”

小黑熊摇摇头，又伸起一条胳膊，往上比一比，意思是上头太高了。小布头说。

“也许我有办法。我带着一把剑，掉在地上了，咱们找一找！”

小布头趴下，开始在地上摸索。小黑熊也撅着屁股满地爬。

还好，这个陷阱虽然很深，可是很窄，地面不大。小布头摸了几下，就摸到他的长剑了。他告诉小黑熊：“有啦！”站起身来，用长剑去抠〔kǒu〕陷阱壁上的土。

长剑很锋利，不一会儿，壁上就挖出一个小坑儿。

小黑熊明白了小布头的意思。他高兴地从小布头手里夺去长剑，在高一些的地方，又挖出一个小坑儿来。

等到挖出三个小坑儿，小黑熊把两只脚踩进小坑里，一手攀〔pān〕住上头的小坑儿，继续往上挖。壁上的小坑儿越挖越多，小黑熊越攀越高。

过了一会儿，连小黑熊的影子也不见了。小布头只听见头顶上“沙沙”响，土末儿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来。又过了一会儿，小黑熊爬下来，他高兴地告诉小布头说：

“啊——啊——啊呜啊呜！”

接着，他蹲下来，指指自己的背。这回小布头明白了。他高兴的爬到小黑熊的背上去。

小黑熊背起他，一直爬到顶上，走出陷阱。放下小布头，小黑熊又从地上拿起长剑，交到小布头手里。他指着洞的深处说：

“啊呜啊呜，啊——！”

说完，他就沿着通道，直向里边走去。

那么说，洞里头还是有个小布娃娃？为什么刚才他问小黑熊，小黑熊不点头呢？

小布头举着长剑，抢到小黑熊前头。可是小黑熊又把他扯到自己身后。小布头给他长剑他也不要，只是用力挥挥自己滚圆的胳膊，意思是他很有力气。

洞很深。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走到尽头。可是到了尽头，通道又拐了弯儿。他们拐过去后，觉得亮了好多。原来，在前边还有一个洞口，通向外边，有月光照进来。小黑熊放慢脚步，还回头向小布头摆摆手，示意他别出声。

通道的两侧有好几个门洞。每走近一个门洞，他们就悄悄地停住，听听声音，再探头向里头看。

那些门洞里，都没有老鼠。看样子，他们是趁着黑夜，出去干坏事了。

最后一个门洞里，堆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老鼠们偷来的。在地中央，摆着一块大石头。

他们俩正探头探脑地窥〔ku ī〕探，大石头忽然说话了：

“喂，黑狗，进来吧！”

小黑熊急忙跑进去，用力掀开石头。

一个东西从地上“腾”一下蹦起来，喊叫说：

“哈，你这个家伙，到底来啦！”

接下来，那个东西呆住了。

“咦，是小布头！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也跑到这儿来啦！”

小布头也怔一下，接着大声叫起来：

“呀，布猴子！你是布猴子！”

三六 小黑熊和布猴子

他们三个拥抱到一起，又是叫，又是跳。小黑熊光会喊：

“啊呜，啊呜！啊——啊——啊哇啊哇！”

布猴子说：“哎哟，哑得这么厉害呀！你这个傻瓜，瞎叫唤有什么用？我就听见你在陷阱里大吵大闹，骂那几个坏蛋。那帮家伙脸皮厚着哪，根本不怕骂。他们还高兴呢，说‘别理他，让他骂吧，气死他！这么玩儿命地叫唤，一会儿就得喊破嗓子，变成个哑巴！’我在这儿喊，‘傻黑狗，你别叫啦！’你根本不理我。”

小黑熊却很高兴，冲着布猴子喊：

“啊巴哇！啊巴哇！”

布猴子听了哈哈笑。小布头问他：

“小黑熊说什么？”

布猴子笑着说：“他叫我‘小布娃，小布娃’。二娃那家伙真傻。他管小黑熊叫‘黑狗’，管我叫‘小布娃’！我也学他，管小黑熊叫‘黑狗’，小黑熊就管我叫‘小布娃’。”

小布头这才明白。原来小喇叭说的“小布娃”是布猴子，“黑狗”就是小黑熊。

小布头笑着说：“这个二娃真逗！他跟我就是这么说的。我怎么知道‘黑狗’就是小黑熊啊？在陷阱里还跟他打了一架。二娃说那个‘小布娃’很淘气，揪大老鼠的胡子，听着倒有点儿像只猴子，可也想不到是你呀！”

布猴子说：“二娃简直胡扯一气！我没事儿地去揪大老鼠的胡子干什么？是我从炕上蹦到地上去玩儿，发现大立柜底下有个洞。我觉得挺奇怪，正想到立柜底下仔细看看，洞里就钻出一只大老鼠。大老鼠指指我说：‘喳喳，这家伙鬼头鬼脑，在这儿瞧什么？一定是个奸细！现在他已经发现了咱们的秘密通道，准得去报告。来呀，把他给我抓进去！’他这么一叫，洞里就跑出三只大老鼠，把我揪住。我当然不能随便让他们把我抓走。我就挠他们，咬他们，还使劲揪他们胡子。”

小布头笑起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呢？”

布猴子说：“后来他们还是把我拖进去了。那只最大的老鼠下命令，要把我撕成碎片儿。有一只大老鼠说：‘先别急。还有个黑家伙跟他是一伙儿的，那黑家伙很凶，说不定什么时候钻进来捣乱。咱们就在那个秘密通道口挖一个陷阱，然后咱们在洞里使劲扔这个奸细，把他摔得嗷嗷叫。那黑家伙听到叫声准得进来，‘咚’一下子就掉到陷阱里啦！’……没想到小黑熊还真上当了。”

小黑熊一听，气得要命，又哇哇叫。布猴子问小布头，小黑熊是怎么上来的。小布头说了。布猴子高兴他说：

“那时候大伙儿说你胆子小，不像个男孩子。现在，整个变了个样儿嘛！”

小黑熊连连点头，还上来拍拍小布头肩膀。小布头让他们弄得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小布头问布猴子：“你们怎么跑那么远，到这地方来了呀，新年那天，你好像跟着林林回家了，小黑熊分给了胡文和。是谁带你们来的？”

小黑熊抢着回答：“啊——啊呜，啊呜！”

布猴子跳上去，捂住小黑熊的嘴巴说：

“你别再说话，再说话，没准儿真变成一个哑巴啦！你一声也别出，让嗓子好好休息，到明天早晨准能说话，我保证！”

他又对小布头说：“我们是坐火车来的，‘哐当哐当’！你猜猜，是谁带我们来的？”

小熊又要对小布头说什么，布猴子又跳上去捂住他的嘴：“你忘了我跟你说什么啦？”

他转身对小布头说：“猜呀！”

小布头说：“是林林！”

布猴子说：“不——对！再猜！”

小布头说：“是胡文和！”

布猴子说：“不——对！再猜！”

小布头说：“噢，我想起来了！好像叫……叫小翠！”

布猴子说：“什么呀！幼儿园根本就没有叫小翠的！”

小布头说：“那我就知道了。”

布猴子说：“真是的！你住在谁家里呀？”

小布头说：“田阿姨家。”

布猴子说：“不是说现在。我问你在城里的时候住在谁家。”

小布头的心忽然“咚咚”地跳起来。他紧张得要命，口吃地说：

“苹、苹、苹……苹苹家。”

布猴子说：“当然是苹苹啦！就是苹苹带我们坐火车来的嘛！”

小布头叫起来：“你骗人！”

小猴子说：“谁骗你不是人！苹苹的爸爸要下乡开工厂。苹苹和她的妈妈也一起来。苹苹要走的时候，幼儿园开欢送会。好多小朋友都带来玩具送给苹苹。林林把我给了她，胡文和把小黑熊给了她，琪琪把小老虎给了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坐完火车，就住到前边的院子里。二娃跑来了，苹苹让我们跟他一块玩儿。这家伙真赖皮，玩儿完了还想带我们走。苹苹就笑，就说，‘好，把这个小猴子和小狗熊送给你吧！’苹苹根本就没说我叫‘小布娃’，也没说小黑熊叫‘黑狗’……”

布猴子一点儿也不像是瞎说，可小布头还是跑到小黑熊那里，揪住他问：

“布猴子说的是真的吗？”

小黑熊使劲点头，点得下巴都撞在胸脯上了。

小布头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从这个老鼠洞里跑出去，是二娃的屋子，从二娃的屋子跑出去，就到了苹苹的家，就能看到苹苹了！——这会是真的吗？

布猴子说：“还不信呀？昨天早晨苹苹还跟我们说，‘咱们坐火车跑了这么远，小布头要是回家去，到哪儿去找咱们呢？’说着说着，都要哭了……”

布猴子刚说到这儿，小黑熊忽然跑到门洞那儿去，歪着头听听，接着又跑回来，扯了他们一把，又指指自己耳朵。

布猴子和小布头立刻明白，他是说，他听见外边有声音。

“一定是那几个坏蛋回来了，”布猴子小声说，“咱们有三个，不怕他们！这回得好好跟他们打一仗。咱们先藏起来，等他们进来再打！”

小黑熊显得特别高兴，使劲抡了几下胳膊。小布头也从地上拿起他的长剑。

三七 小老虎

过道里“噼噼”的响声越来越大。这是什么声音呀？

小布头是躲在一个破米袋子里。这时候，他忍不住探出头来看。

最先跑进这个门洞里来的一只大老鼠又转回身去，朝着通道里喊：

“喳喳，先搬到仓库里来！别那么磨磨蹭蹭的，快！”

呀，小布头认出来了，这个家伙正是鼠老大！

这几个坏蛋又搬到田阿姨家来落户了。

“吱吱，使劲推呀！”一只大老鼠倒退着进来，他抓着一个圆鼓鼓的牛皮纸大口袋，用力往洞口里拖。这只老鼠是鼠老二。

“嗞嗞，你不用劲儿！”

“唧唧，是你不用劲儿！”

又有两只老鼠在后头推着那大袋子，也挤进来了。他们是鼠老三和鼠老四。

鼠老大回头看看地中央那块大石头，叫了一声：

“喳喳，不对头！这个大石头有人动了。你们快看看，那只滑头猴子哪儿去了！”

鼠老二向鼠老三和鼠老四叫：“吱吱，不是让你们看看吗，怎么不动？”

鼠老三和鼠老四一齐跑上去，用力把大石头翻过来。他们俩又一齐叫：

“嗞嗞！唧唧！没有啦！”

小布头和躲在一个纸盒子后头的小黑熊想冲出去。可是藏在洞顶一个缺口里的布猴子没发信号。他不但没发进攻信号，还向他们俩使劲摇手，不让他们动。他想看看几只大老鼠着急生气的样子。

鼠老二说：“他自己掀不动这块石头，一定是那个狗熊爬上来了，我去看看！”

鼠老大又给老三、老四下命令：“你们俩到别处搜查！”

不一会儿，三只老鼠都跑回来。鼠老二说：

“报告老大：狗熊从陷阱里逃走了！”

鼠老三和鼠老四说：

“报告老大：哪儿都没有猴子！”

鼠老大气得胡子都支棱起来。他大骂鼠老二：

“喳喳，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傻瓜！都是你瞎出主意，说陷阱深，不用看守！”

鼠老二骂鼠老三：

“吱吱，你这个懒蛋！我让你找一块狗熊搬不动的大石头，你偏不听！”

鼠老三骂鼠老四：

“嗞嗞，你这个滑头！要是你刚才使劲推这个粮食袋子，咱们早就到家了，他们就来不及逃走！”

鼠老四没的骂，气得光是瞎叫唤：

“唧唧！唧唧！唧唧！”

鼠老大说：“算了，算了！我跑得肚子好饿，得吃点儿东西了！”

他跑到那个圆鼓鼓的牛皮纸袋那儿，想打开。可是那个口袋粘得牢牢的。他下命令说：

“喳喳，给我咬开！”

三只老鼠跑上去，连咬带撕，把袋子弄出个大口子。

鼠老人说：“喳喳，你们躲开！”

他走上去，把爪子伸到裂口里去抓。

谁都没想到：忽然“唰”地一声，裂口里窜出一个浑身黑条条的家伙，直扑向鼠老大。鼠老大一下让他扑了个仰面朝天。

那家伙毫不客气，照着鼠老大的肚子就是一口。

鼠老大疼得“喳——！”一声大叫。

“嗞嗞，是猫！”

“唧唧，猫！猫！”

“吱吱，什么猫，是一只小老虎。咱们人多，不怕他，跟着我上！”

鼠老二领着老三和老四冲上去。

那只小老虎瞪着滚圆的大眼睛，掉转身来，又扑到鼠老二身上，在他脖梗子上狠狠咬了一口，接着，他又咬了鼠老三、鼠老四。他咬得真疼，一时间，“吱——！”“嗞——！”“唧——！”一片尖叫声。

可是，老鼠们在自己洞里，胆子比在外头大得多。他们又是四只，咬这一个，那三个又缠上来。不一会儿，他们就把小老虎按在地上。

就在这时候，洞顶上有谁喊一声：

“冲啊——！”

这是布猴子。随着喊声，他飞身下来。听到信号，小布头挺着长剑，从破米袋子里冲出来。小黑熊也一脚踢开纸盒子，扑向老鼠们。布猴子告诉小黑熊：

“先用大石头把洞口堵住，关起门来打！”

小黑熊立刻把那块大石头滚到洞口，堵得严严的。接着他一转身把鼠老大打倒，一边叫：

“啊——啊——呜哇，呜哇！”

小黑熊和小老虎都是大力士，哪一只老鼠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布头虽然最小，可是他手里有一柄锋利的长剑，剑刺到哪里，哪里就发出尖叫声。布猴子力气不大，但他身体灵活。老鼠呲着牙扑上来，他轻轻一跳就躲开了，还乘机照他们屁股上踢一脚，再不就踩一下他们的尾巴。他一边打还一边指挥：

“小布头，扎他肚皮！”

“小老虎，咬他的耳朵！”

“对，黑狗，照他鼻子上打！”

四只老鼠这回可惨了。他们想撤出去，可是没有退路，光剩下挨打的份儿。他们四处乱窜，偏偏跑到哪儿都会让人咬一口，再不就是鼻子上挨一拳，尾巴上让人家踩一脚。最可怕的是，不定身上什么地方，会突然被长剑猛刺一下。他们认出刺他们的就是上回让他们当成甜点心的小布娃娃，只是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样凶。

不大一会儿，这四个家伙都浑身是伤。

几个老朋友越打越轻松。他们可以一边惩罚坏蛋，一边聊天儿了。

“喂，小老虎……你好啊……哈，你不是很乖，不咬人嘛！”小布头说这几句话的工夫，已经刺出去三剑，听到“吱吱喳喳”三声叫了。

“你怎么……戴上……这么一顶帽子？我都认不出你啦……”小老虎说着，也咬了三只老鼠的耳朵。

“黑狗，保护……嗓子，别瞎叫！”布猴子说。说到“保护”的时候，他一把扯下鼠老大两根胡子。

“啊——啊——啊哇，啊哇！”小黑熊向他的三个朋友叫。他的意思是说：我得揍死他们，谁叫他们把我弄到大深坑里！

趁他们说得热闹的时候，鼠老大冷不防冲到洞口，挤死命推开那块大石头，一瘸一拐地逃出去。另外三只老鼠也紧随着他，从洞口挤出去。

小黑熊去追，布猴子把他拉回来说：

“行啦，这回够他们躺半个月的了！我保证：这辈他们也不敢再到这儿来！”

小布头问小老虎：“他们怎么把你装进口袋里去了？”

小老虎：“他们敢！不是他们，是苹苹。苹苹说，明天要开联欢会，她想把我们送给这地方的小朋友，就把我们一个个装进口袋，还用浆糊把口袋封好。半夜里这几个家伙溜进来。准是他们闻着口袋上的浆糊味儿，把我当‘粮食’，搬出来。我一动也不敢动。要是他们知道我是个老虎，把我扔到井里去怎么办？”

大伙儿一听，都笑起来。

小布头给他们讲了这几个坏蛋的故事。布猴子听完说：

“原来你跟他们也是老朋友啊！”

大伙儿又笑。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讲了好多分手以后的事。

小老虎说，他还是要回到苹苹那里去，小布头马上喊：

“我也跟你去！”

布猴子说：“急什么呀，咱们还没好好玩玩呢！再说，小老虎不回去，苹苹不见他，要着急的。二娃找不到你，也要着急。反正明天开联欢会，那时候，咱们再跟二娃一起去找苹苹！”

三八 联欢大会

回到炕头的大木箱上，小布头又和小黑熊、布猴子他们玩儿了好半天，这才睡觉。

早晨天还没亮，小布头就醒了。他看看身边的小黑熊还在睡，就捅〔t ng〕捅他。小黑熊翻个身，迷迷糊糊地说：

“讨厌……人家还困嘛……”

小布头高兴他说：“呀，小黑熊会说话了！”

布猴子也醒了。他说：

“我早就说了，让他的嗓子好好休息一下，到今天就能说话。”

小黑熊坐起来说：“我昨天就能说话，说了好多！”

小布头说：“可是谁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小黑熊说：“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明白，我再给你们说一遍！”

他就呱呱啦啦说开了。

二娃在被窝里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爬到大木箱前边，去拿小布头。他朝朝大木箱上看一眼，就大喊大叫说：

“小布娃和黑狗！妈妈，我的小布娃和黑狗回来啦！”

田阿姨正在外屋里做饭，听见二娃尖声叫，急忙跑进来。她看见小儿子光屁股溜儿站在炕头，就说：

“哎哟，大惊小怪地干什么呀，我还当你掉到地上去了！”

二娃还叫：“黑狗跑到老鼠洞里，把小布娃救出来了，你看！”

田阿姨一边给二娃穿衣服，一边说：

“啊，真的！”

她又对二娃讲：“今儿个晚上你回来，妈妈带你去开联欢会，听唱歌，看跳舞！”

二娃说：“我知道！我们老师说啦，城里叔叔来开工厂，还有小朋友，还有姐姐。我们还练习唱歌，晚上我还唱哪！”

田阿姨笑着说：“是吗？咱们家二娃可真长了本事啦！”

傍晚〔bàng〕晚，二娃从幼儿园回来，对小布头说：

“姐姐给我布娃子和黑狗，我没给姐姐。今天开联欢，我把你送给姐姐，好吗？你是个乖娃，听话！”

小布头已经知道这个“姐姐”是谁了。他的心快活得“咚咚”直蹦。

吃过晚饭，田阿姨给二娃换上小花袄。田阿姨自己也穿上一件鲜亮的蓝布小褂〔guà〕子，还对着镜子梳了半天头，最后在头发上插了一朵小红花。

二娃刚把小布头抱在怀里，田阿姨就抱起二娃。二娃爸和大娃也穿好衣服，跟在他们后头走出来。

小学校的门口好热闹呀！村里的好多叔叔伯伯和阿姨在那里出出进进。门口挂了两盏〔zhǎn〕老大老大的红灯笼，还横着一块很长很长的红布。学校的那间最大的房子里，火炉烧得暖烘烘的。老郭爷爷捋着白胡子，站在炉子旁边呵呵地笑。大屋子里摆满了长凳，屋顶上挂着一盏特别亮的气灯，还挂了不少花花绿绿的小纸条。小布头一看，哎哟！比幼儿园小朋友过新年还好玩呢！

田阿姨把二娃放在长凳上，自己也坐下，二娃爸和大娃也都坐下来。

小布头在二娃的手上东张西望，看苹苹在什么地方。后边长凳上坐着好

些小女孩儿，可都不是苹苹。二娃也回头找，他告诉小布头：

“姐姐还没来呢！”

大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快要坐满了，只有最前头的一排长凳还空着。那些人有的抽烟袋，有的聊天儿，有的逗小孩子。忽然屋角里有人喊：

“大伙儿听着：欢迎老村长给咱们唱个歌，好不好啊？”

大伙儿一听都笑了，一齐喊：

“好哇！老、赵，来一个！老、赵，来一个！”

有个人站起来了。小布头一看，嘻，这个“老赵”他认得！原来他就是从老鼠洞里把他救出来的那个黑胡茬子伯伯。你们大概也记得他。黄珠儿在她的故事里讲了好些他的事。

黑胡茬子伯伯向大伙摆摆手，笑着说：

“我唱得不好听。一唱，把你们全吓跑啦……”

一句话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老郭爷爷站起来，捻〔ni n〕着白胡子说：

“你唱吧，我保险不跑！”

大伙儿又哈哈笑起来。黑胡茬子伯伯说：

“待会儿李厂长跟那些工人老大哥来了，咱们欢迎他们唱。他们唱得可好听！你们说，好不好啊？”

有人喊“好”，也有人喊：“他们要唱，你也得唱！”大多数人光是喊：

“老、赵，来一个！老、赵，来一个！”

黑胡茬子伯伯就唱了一个《东方红》。二娃在幼儿园里学过，也会唱，他就跟着唱。

歌儿唱完了，大伙儿又喊：

“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正吵得热闹，有个人在门口喊了一声：

“乡亲们，工人老大哥来啦！”

这时候，屋子里的人一齐鼓起掌来，靠门坐的人都往外跑。锣鼓“咚咚咚、锵〔qi āng〕锵锵”地敲打起来，中间还夹杂着“噼噼啪啪”的小鞭炮和“腾——叭”的二踢脚声。

二娃把小布头夹在胳膊肘〔zh ū〕儿里，跟大伙儿一起鼓掌。他怕小布头掉在地上，接着又把小布头装进花棉袄的衣袋里。

这可真糟，小布头一下子什么都瞧不见了！

他听见杂乱的脚步声，有些人从身边走过。接下来响起黑胡茬子伯伯的声音：

“请坐在这儿！”

好像有好几个人在他们前边的长凳坐下来。

到底这里头有没有苹苹，小布头使劲听，听不到有她的声音。

大会开始了。有个人讲话，这是黑胡茬子伯伯。他说，村里的机器越来越多，可是，出了毛病不会修，要拉到城里的工厂去，很耽误时间。这下子好啦，李厂长和许多工人老大哥来了，来支援我们，建立一个农具修配厂。这个厂，哈，咱们真有福气，就建在咱们这个村里。咱们这个村比哪个村都方便！

他一边讲，大伙儿一边鼓掌叫好儿。讲完了，黑胡茬子伯伯说：

“欢迎李厂长讲话！”

这个“李厂长”刚说出第一句，小布头就怔住了。这声音好熟呀！啊，对了，这是苹苹的爸爸！没错儿，就是他！

那么苹苹呢？苹苹是不是也跟她爸一块儿来参加联欢会了？苹苹的爸爸走上台以前就坐在他的前边，跟他们紧挨着。要是苹苹也来了，那苹苹就坐在他身旁！

等到一个人喊：“现在文艺节目开始！”大屋子里又热闹起来，“嗡嗡”的一片说话声，小孩子还跑来跑去。就在这时候，小布头听见一个小女孩子说：

“二娃，到这儿来坐！”

小布头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是苹苹的声音！

“苹苹！苹苹！”小布头在二娃的衣袋里叫起来，“苹苹，我在这儿！小布头在这儿！”

三九 大家都感到非常幸福

田阿姨和苹苹的妈妈坐到一起，说说笑笑，二娃也和苹苹坐到一起玩儿。小布头根本用不着大喊大叫，因为二娃刚一跟苹苹坐到一起，就对她说：“姐姐，你给我的小布娃和黑狗真好玩儿，我也给你一个小玩意儿……”二娃把小布头掏出来，送到苹苹手里。

苹苹笑眯眯他说：“谢谢你！”

可是，苹苹刚把小布头举起来，就大叫了一声。

“呀！”

她叫得好响。爸爸、妈妈和田阿姨全都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站起来。

“怎么啦，苹苹？”苹苹的爸爸问。

“小布头！就是苹苹的那个小布头！”

爸爸向苹苹手里看看，就笑了：

“又是小布头！总也忘不了你的小布头。这是什么小布头呀！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呀！”

“不，爸爸！真的是小布头！”苹苹说，“你看他多么快活啊！他快活得都说不出话来啦！你看他的眼睛，爸爸，你看哪……”

爸爸再仔细一看：“咦！真是他！”

妈妈接过去，看看说：“是他。就是衣服换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真想不到！”

田阿姨说：“对啦，这个小布娃娃本来穿着绿上衣，白裤子，还戴着一顶鹅黄的小尖儿帽。那一套漂亮的衣裳，都叫老鼠给弄脏了，还撕了几个口子，我给他缝洗了，明天让二娃给苹苹带来！”

爸爸点点头说：“嗯，那确实就是他了！”他又皱起眉头，自己问自己：

“是啊，真奇怪！他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呢？他一定有一段很不平常的经历……”

小苹苹根本没听见爸爸在说什么。她只是捧住小布头，一个劲儿亲他的小脸蛋儿。她只是叫：

“小布头！哎呀，小布头！……”

小布头这时候多么快活呀！他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快活过。他快活得流出了眼泪，把苹苹的脸蛋儿都弄湿了。

联欢大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演了好多好多节目，大家鼓掌啊，叫啊，笑啊！

可是小布头好像什么也没看到，就连二娃怎么上台，怎么唱歌，怎么下来，他都恍恍惚惚。

小布头沉浸在幸福里了。

走出小学校的大门，小布头发现，天空有许多鹅毛一样的东西飘下来，在两个大红灯笼的四周飞舞。

地上一片白。看样子，大雪已经下了好长时间了。

雪花也像别的花一样，有一股很好闻的气味，一种清清的、淡淡的香味儿。

那时候——他从风筝上掉下来，孤单地躺在田野里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个呢？

田阿姨他们把苹苹一家送到苹苹院子的大门前，这才亲亲热热地分手。
这是苹苹的新家，也是小布头的新家。

他们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以前，他们可没有。

“空气真新鲜！”爸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儿。”

“是啊！”妈妈伸出手，去接落下来的大团大团的雪花，“只有春天，才有这样的雪……”

苹苹和小布头也伸出手去，接那些雪花。

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幸福。

四十 后来……

好啦，小布头的奇遇讲完啦！

后来，苹苹知道了小布头好多好多的事情了吗？

当然了！小布头把什么都讲给苹苹听了。苹苹又把这些讲给爸爸听。她爸爸又对我讲了。要不，我怎么讲给你们听呢？

那后来……后来小老虎怎么了？

小老虎啊？苹苹又把他装进一个新的纸袋里，跟好多别的玩具一起，送给村子里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都是幼儿园的，天天带他们到幼儿园去。这么着，小老虎就老是跟小布头，还有苹苹，还有二娃，还有布猴子、小黑熊他们在一起玩儿，田阿姨家离苹苹家很近，三只快活的小母鸡：小芦花、小黑和小白，也总爱跑到苹苹家的院子里，跟小布头一起玩儿。

后来呢？

后来，小布头又有一次新奇遇。有一天，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小朋友到小河边去做游戏。小朋友把小布头、小黑熊、布猴子和小老虎放到一只小木船上，用绳子牵着木船走。没想到绳子断了，小木船向远处漂去。小朋友们喊：

“小布头，快停住！小布头，快停住！”

可是布猴子说：“不要停住。到远处去玩玩多好！”

于是，小木船越漂越远，越漂越远……

这些都是后来又后来的事了。等以后有了空儿，我再慢慢讲给你们听吧！

新版后记

《小布头奇遇记》问世，距今已有三十二个年头了。它的第一批小读者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回首当年，他们该会同我一样，感慨时光流逝之快吧！

这本书曾获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评奖一等奖。

1990年我做为安徒生文学奖候选人去美国参加IBBY大会，领取的“作品荣誉证书”上就印着《小布头奇遇记》的英译本书名。

但是，真正带给我欢乐的是我的那些小读者。也正是他们，使我有勇气把这本旧作重新拿出来。当年，我是为他们写的这本书；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也还是为他们，为这些已经不小了的“小读者”才拿出它。

我常常会遇到当年的小读者。他们偶然得知我是“小布头的爸爸”，脸上那种成人的严肃就一扫而光，刹时间变成孩子，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他们小时候读过这本书。有些还会津津有味地跟我讲起书中连我都记不得的细节，大声给我背诵我自己也背不出的几只大老鼠的打油诗。他们最爱讲的一句话是“小布头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却不知道这话给了我多大的安慰，一次我到燕翔饭店去会一位日本朋友，外套丢在大厅里不见了。一位保卫人员问我来做什么，我说你们这儿一个日本客人想译我一本书，约我来商谈。他好奇地打听是什么书，我告诉他了。这位一本正经的保卫人员一下子变成了个娃娃，大喊大叫说：“呀，《小布头奇遇记》我小时候看过！”接着兴高采烈地讲起他是怎么买的这本书，同学借走了找不到，他又是怎么着急。接下来他安排我在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坐好，开始楼上楼下地疯跑起来。跑得满头大汗还没有找到，他就要我留下地址，说找到了给我送去。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您给我们写了小布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给您找！”还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会议。与会的一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听介绍说我是《小布头》的作者，快活得不得了，跑来说个不休。她当晚回家，连夜缝制出一个很大的“小布头”来，第二天会上送给我。那个透明的袋子里还装着个小本本，她告诉我，那是“小布头的户口”。我拿出来看，果然上边写着小布头出生的年月日，还有住址什么的。我在北京一家医院里护理病重的母亲时，每天来查病房的是一位表情庄重的女医生。她不苟言笑，来去匆匆，对我一得闲就伏在病床上一角满纸涂鸦总投以怀疑的目光。可是一听说我写过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的书，她立刻叫道：“啊，那是您写的呀？我十岁的时候就看了，可好玩儿啦！”又是拍手，又是跳脚。往常那个矜持的主治医师，奇迹般变成一个小女孩子。我也不再是个有些碍手碍脚的“病人家属”，倒像是她童年的游伴。

获奖和孩子喜爱并不等于说这本书就是“成功之作”。事实上，在我这本“处女作”里，主人公小布头被我当作所谓“反映现实”的工具。我精心安排的不是主人公个性的发展，而是那背景。好比拍摄人物像，我把焦距对准人物身后的建筑物。结果是，背景是清晰的，人物面目却模模糊糊。听到赞扬的话越多，我越觉得它不该有这样严重的缺陷。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布头”成了我不大不小一块心病。我缺少了点儿“不悔少作”的气魄。获奖并没给我多少安慰，反而使我心怀惴惴。这有些像把我拍的一帧连焦距也没调准的照片拿到摄影展览会上去展出。一想到有那么多人眼光射向它，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开始怕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我在心里念叨：“最近十几年我

写了那么多长长短短的童话，许多篇在思想、艺术上都比它成熟，为什么偏偏去拎不开的那一壶呢……”

我并非只是想想而已，还采取了行动。我跑到出版社去，对他们说：“这本书太旧了，还在那儿讲人民公社呢，早不适合今天的孩子，不要再印了！”那本书当时仍旧印刷得很起劲，每次的册数都超出我新书的两三倍。我说过之后，发现书还继续印，我又去声明。为了得到出版社的支持，我说，我做些修改再给你们。但那近乎托词。在我内心，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修修补补，它还是原来那样子；对大的框架做改动，它就不再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童话史”之类书里谈论的那本《小布头奇遇记》了。我想，我还没有老到丧失创作能力的程度，有那精力，我还不如写一本新的呢！

就这样，小布头被搁置起来了，一搁就是四年多。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得到安宁。我常常收到当年的小读者写来的信，其中多数是讲要给自己的孩子也买本“小布头”，但是书店里没有，问我怎么才能买到。有些信里还夹有邮票和现钞，求我无论如何要帮他们买一本，一位年轻的妈妈写来的很长的信里说，她每天凭着记忆给自己的孩子讲小布头的故事，但时间太久，有些地方已记不清楚了，她就跑了好多书店去找，但哪儿都没有。接下来，她呼唤说：“小布头啊，你在哪里？”小布头在我的书柜里。但也为数不多，很快就寄光了。我不能把退回的钱也装进信封里寄，还是要跑邮局。每逢报上有什么报道，把我的名字同外交学院联系起来，就会有一批信寻到门上来。终于，我连珍贵保存的一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也赠掉了。有的信非常令人感动，使我没有办法不尽心力。

看来，我要埋葬掉小布头，为时还稍早了些。

我不好埋葬小布头，还由于，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叶至善、李庚和韩淑锦等同志都为他的诞生付出过心血，尤其是叶至善同志。当时至善同志是出版社的领导，但是从审稿，安排画家制作插图直到考虑版面设计原则、开本大小和使用几号铅字这些具体琐碎的事，他都亲自去做，连“内容提要”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由于他的辛勤劳动，从我把修改稿交给他到我拿到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样书，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中国少儿社之后，他仍一直惦念着小布头，称他作“嫁出去的女儿”。他确是把小布头当作自己的孩子的。1980年2月，我参加《儿童文学》一次发奖会。至善同志的长子叶三午听说我叫孙幼军，跑过来说：“你怎么不去看看我爸爸？他总是挂念着你，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多半已经不在世了。我爸爸还从图书馆给我借来不少关于非洲的书，说咱们这儿有‘文革’，让小布头到非洲去一趟吧！他是让我写‘续集’。我说，我跟他语言风格完全不一样，怎么写？我爸就说：‘你学嘛！’弄得我没有办法。这回就好啦！”我知道至善同志当初拿到原稿，曾让念小学的女儿小沫试读，听取她的意见。事隔十多年，他又拖住儿子来帮忙。他对小布头，真可说是一往情深了！我有什么权利独断独行，轻易就“枪毙”呢？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现在的一些朋友也没忘记这本书，一再催促我尽快完成修改工作。

有这些做动力，我终于把这本书修改出来了。

这本新版的《小布头奇遇记》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我只把“人民公社”和与此相关的“生产队”、“社员”之类词儿去掉，而那些人物、那些情节，都原封未动。标语口号也大多保留下来，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子的。

一些枯燥无味，孩子又不可能懂的个别段落，如苹苹的爸爸念报，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略去了。改动的重点在于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把■嗦重复的“小布头又讲了一个故事”，整章地删去，而增写了小布头第二次进鼠洞的故事约一万字。这大抵相当于我删掉的总字数，可以维持原书的篇幅，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有助于丰富小布头、小黑熊、布猴子等人物形象。

总的说，好比一个人，生就的一张丑脸，我做的只是给他刮刮胡子，洗洗脸，理理发。我不能把他的鼻子割下来，向上移动一厘米。就算我有那本事，我也不该那么做，否则，张三就不是张三，变成李四了，而当年的小读者在那里寻找的，正是这个丑张三。

封面、插图都是原来的。沈培的儿童画极可爱，而这本书的插图，又是他付出过特别的努力的。为了小布头的造型，他画了好多张各种各样的形象，反复进行比较、选择。小布头这个人物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是和沈培成功的插图分不开的。我不心疼删去的章节，却心疼这些章节的插图。所以有时候为保留插图，我把想删的文字也勉强保留下来了。

面对着厚厚的一大叠剪贴稿，我不禁想：现在的小读者，还会像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一样地喜欢这本书吗？我实在没有把握。至于将来他们会到书店里为自己的孩子寻找这本书，我更是想也不敢想了！

孙幼军

1993年3月于北京

